黃侃
手批

白文十三經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

上海古籍出版社



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經

黄侃校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大統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56．1/32　印張55·5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500

統一書號：17186·27　定價：9.80元

前言

《十三經》白文斷句，係黄侃先生手稿。侃字季剛，湖北蘄春人，是近代著名文字、音韻、訓詁學家。他對於先秦古籍如《周易》、《尚書》、《毛詩》、《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三傳》（《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爾雅》等書，所費功力尤深。於《易》、《書》、《詩》咸撰有札記，散見於日記中，惜在抗日戰爭時失去泰半，《三禮》纔存《禮學略説》一卷，《爾雅》校語今悉録入《爾雅音訓》中。

先生治經，持論平允，不存門户之見。凡有所疑，必廣搜旁證，輾轉求通，不輕改易本文。嘗言：「凡輕改古籍者，非愚則妄。」其學於名物、制度、文辭、義理，靡不兼綜廣攬。其持論，閎通嚴謹兼而有之，追比乾嘉學者，有戴震之閎通，而無其新奇；有惠棟之嚴謹，而無其支離破碎之病，洵爲一代鉅儒。

先生嘗言：唐人修五經疏，於《周易》不用漢儒之義，而用王弼注；《尚書》用僞孔安國傳，清儒多議其失。平情論之，漢儒解《易》，説多細碎而不切用，且以《易》爲神秘之書，唐人專主王弼《易》，以其切用故也。《周易》句讀，參差不齊，唯當主一説。故其手校《十三經》白文，於《周易》斷句一依王注之説。又言：《尚書》用僞孔傳，誠爲失當，然自今日言之，《尚書》師説已殘闕不完，唯有僞孔傳獨在，孔傳僞託之人果爲王肅，王亦魏世大儒，其採摭豐富，語有據依，精理雅言，在在皆是。清儒如孫星衍有《尚書今古文注疏》，江聲有《尚書集注音疏》之作，然據其所解，間有不可句讀者。故於《尚書》句讀，一以僞孔義爲主。《毛詩》句讀，則以毛傳鄭箋之義爲據，《三禮》一依鄭玄注，《左氏傳》則唯杜預注是遵，《爾雅》則全依郭璞注。

研治先秦古籍，必自分析章句始。古籍中難於斷句者，以《儀禮》、《尚書》爲最。《儀禮》自韓愈已苦難讀，又稱「周誥殷盤，佶屈聱牙」。先

生亦云：「予如脱離注疏，對周誥句讀幾無以下筆。」故解經獨本漢唐傳注正義爲説。古經句讀，其難分析者多，雖易解如《孟子》，各家所施句讀亦間有歧異。如《離婁下·齊人有一妻一妾章》「乞其餘不足」，或有從「不足」斷句，先生則以「乞其餘」爲句，而於「不足」下注逗點，與「又顧而之他」爲句。先生又言：《詩經》多四字句，人以爲易讀，然《詩》有聲氣句與文法句之别，以聲氣爲句者，如《邶風·柏舟》首章「微我無酒，以遨以游」爲二句，而於文法則爲一句。毛傳云「非我無酒可以遨游忘憂也」，其義可見。其它類此者尚多。先生云：「治經之法，先宜主一家之説以解經文，繼則兼通衆家之説而無所是非。」故於《爾雅·釋畜》「駷牝驪牡玄駒褭驂」之文，依郭注於「駷牝玄駒」下注點，「驪牡褭驂」下注圈，實則應依鄭玄《周禮·夏官·廋人》引《爾雅》讀「駷」爲句，「牝驪牡玄」各爲句，先生雖知鄭義爲長，然於句讀則仍從郭，良以治經先宜以一家之説爲主故爾。

先生所讀《十三經注疏》本(此本已失)，朱墨重沓，或塗乙至不可識，有所得即箋識其端。於白文本亦全加圈點，並勘誤補闕，其於異文及舊讀有異，如《尚書》古文今文不同，《詩經》鄭箋與毛傳異義，以及《毛詩》興義所在、《左氏》條例諸端，均用符識表明。所施符識約達四十餘種，蓋其微言奥旨，俱寄其中。今就可逆知其用意者，加以説明(見後附《符識説明》)，其於所不知，即闕而不説，俟讀者詳之。先生所撰《手批白文十三經提要》，對批校體例有所説明，現刊於書首。

先生治學精勤，嘗謂子姪曰：「汝見有勤學如我者否？」誦群經義疏及《四史》皆十餘過。蓋自三十以後二十年中，其精力多萃於經傳注疏及《説文》中。其於諸經傳圈點，雖云根據舊注，然舊注簡略，如《儀禮》鄭注字數反較經文爲少，徒據注文，嘗不能確知句讀斷限，須深究古訓，審度經文辭氣，探其義旨，始得明古人用意所在。經生多詳訓詁，而忽於推究文理，唯先生兼具衆長，所下句讀，至爲確切。先生

治學十分謙謹，不斷檢查自己不足之處。就句讀而論，亦經反復推究，並常加修正。一九三三年元月，他給學生陸宗達信中說：「侃所點書，句讀頗有誤處，望隨時改正。即如《洛誥》『今王即命（逗）曰（逗）記功（句）宗以功（逗）作元祀（句）』此在叢書本《尚書》斷句尚不誤，而侃前竟誤讀以『記功宗』爲句。雖有所本，要不合於注疏也。」先生爲一代經學家，能持此實事求是，周嚴責己之治學態度，足爲學者有所矜式。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將其批校斷句《十三經》白文本影印刊行，其沾溉後學，殆無涯已。

本書底本爲一九一四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先生之批校，約於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〇年進行，一九三二年又改正一遍。在此之前，尚有一部初校本，約於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一年批校，一九三〇年冬復閱改正。兩本斷句相同，其他符識稍異，現特附記說明。

黄焯一九八一年十月

符識説明

一、全書符識説明

1. 書中於句旁加圈「〇」表斷句。古書無標點符號，通讀時在文義停頓處加圈點，稱斷句，這種句往往比現代語法所述之「句」爲短。如《禮記・禮器》：「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八六頁）又書中偶於句中加點「、」，以示頓或逗。如《儀禮・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一頁）《周禮・春官宗伯》：「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五八頁）唯《尚書》僞古文、《儀禮》、《春秋》三傳、《孟子》斷句符號稍有不同，詳見各書説明。

2. 凡句下加「一」者，表分段。

3. 凡句下加「口」者，表空格。如《詩・魯頌・閟宫》「克咸厥功」下加「口」（一四二頁）。原表空格〇上加「×」，表不空格。如《禮記・檀弓上》（十六頁）。

4.凡在兩段文字之間加「┤├」者，表上下文相連。如《詩・魯頌・閟宮》(一四二頁)。

5.凡於句中加「⌐」者，表原爲倒文，現予對調。如《周易・需卦》：「以終吉也」(六頁)，當爲「以吉終也」。

6.凡於字之四角加半圈者，表四聲。如《周易・乾卦》「亢龍有悔」(一頁)之「亢」字。

7.凡於字旁加「、」者，表此字有異文，如《孟子・梁惠王》引《詩》「白鳥鶴鶴」(一頁)、「於牣魚躍」句，「鶴鶴」，《詩・大雅・靈臺》作「翯翯」。「牣」一本作「仞」，故於「鶴鶴」與「牣」字旁注「、」。

8.凡字上加「・」者，表此字真書體製與篆文有異，或古本與今本不同。如《詩・邶風・北門》：「終窶且貧」(十七頁)，「窶」真書作「窶」，篆文作「[illegible]」。

9.凡於字上加「×」者，表此字訛誤或爲衍文，並將所改之字録於書眉或字旁。如《詩・邶風・簡兮》：「衛之賢者仕於伶官」(十七頁)，「伶」當

作「泠」，於「伶」上加×，並録正字「泠」於書眉。《詩・國風・關雎》：「關雎……一章章四句」（二頁），後一「章」字係衍文，上加×。

10.凡於字之右上方加「＼」者，表據別本補字，所補字於書眉上注明。如《尚書・禹貢》：「厥賦下上錯」（十頁），據閩本在「錯」字上補「上」字。

二、各經符識説明

1.《周易》符識説明

凡段首或行首加「△」者，表別本分段與此不同。如《説卦》（五〇頁）一二兩段，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連爲一段，故於「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段上加△。又李書將「帝出乎震」以下文字從「雷以動之」段中分出與下段相連，故於該行上加「△」。

2.《尚書》符識説明

(1)《尚書》中於字旁加點者，表今文用字與古文不同。如《堯典》：「文思安安」（一頁），今文作「文塞晏晏」。「宅嵎夷」（一頁），「宅」一作「度」，「嵎夷」一作「禺銕」之類是。

（2）凡今文篇名末字右旁皆加圈，但從今文《堯典》、《皋陶謨》、《顧命》中分出之《舜典》、《益稷》、《康王之誥》三篇名則不加圈。僞古文篇名亦不加圈，如《湯誥》等篇是。

（3）凡僞古文斷句衹用點，如《大禹謨》、《五子之歌》等篇是。

（4）凡僞古文於句旁連加點者，表此類文句確有來歷，非魏晉間人所僞造。如《大禹謨》「帝德廣運」（四頁）三句見《吕氏春秋・諭大》引《夏書》，「任賢勿貳」（五頁）二句見《國策・趙武靈王》引《書》之類是。

（5）阮元《尚書注疏校勘記》所載古本與今本異同用朱色圈標於經文之左。

（6）山井鼎《尚書考文》、《書古文考》、《物觀補遺》所載用「・」標於經文之左。

（7）敦煌寫本經傳及《經典釋文》、日本寫本經傳用朱色「⌐ ¬」標於經文之左。

（8）《原本玉篇》、《匡謬正俗》、《後漢書注》、《群經音辨》所載以朱色

「△」標於經文之左。

3.《毛詩》符識説明

(1)凡於句右旁加「——」者，表興義。如《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二頁)，《周南・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頃筐」(三頁)等句右旁均加「——」表興。

(2)凡於上句左下角與下句左上角用「——」連接者，表上下句於文法需連讀。如《邶風・柏舟》「微我無酒，以敖以游」(十一頁)二句是。

(3)句旁加「／」者，表反問詞，此係依毛傳、鄭箋或孔疏而定。如《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凡周之士，不顯亦世。」黃氏因「不顯亦世」句毛傳云「不世顯德乎」，故以「不顯」、「不時」爲反問詞，皆加「／」號。

(4)凡於上下句角加「┐」者，表此類句爲詩人代所詠之人述之之詞。如《召南・行露》次章三章是(八頁)。

(5)凡於字左旁加「・」者，表鄭箋與毛傳義異或字異。如《周南・關

雎》：「君子好逑」（二頁），「好逑」左旁加點，毛解爲「好匹」，鄭讀「好」爲「和好」之「好」，「逑」作「仇」是。

(6)凡上下兩字用「◡」相連，表倒裝句，或表傳箋補足經意。如《召南・江有汜》「不我以」（十頁）即「不以我」，又如《邶風・柏舟》「不能奮飛」（十一頁）句，於「能奮」二字間用◡連接，以傳云：「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

4.《周禮》符識說明

(1)書眉下「疏」字指阮校本《周禮注疏》（四十二卷），「孫」字指孫詒讓《周禮正義》（八十六卷），楷體數字指《注疏》卷數，篆體指孫書卷數。

(2)凡於字或句旁加「——」者，表前人對此提出疑議。如《天官冢宰・膳夫》：「以樂侑食」（九頁），孫詒讓《正義》謂「侑」當作「宥」。

(3)凡於字上加「□」者，表此爲衍文或重文。如《冬官考工記・輈人》「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一二一頁）第二個「利準」爲重文。《儀禮》、《禮記》同此。

5.《儀禮》符識說明

(1)書眉上「疏」字指阮校本《儀禮注疏》(五十卷),「胡」字指胡培翬《儀禮正義》(四十卷),「楊補」指楊大堉補注胡書中《士昏禮》等五篇。墨色數字指《注疏》卷數,朱色指《正義》卷數。

(2)底本(商務本)按阮校本《儀禮注疏》卷數分大段,文義往往被割裂。黄氏將諸段連接而按《注疏》分節。每節題名注於書眉下。胡氏《正義》分節與之有異者,注於書眉下。

(3)經文斷句用「〇」,記文用「、」;唯《喪服篇》記文用「·」,傳文用「、」。

(4)凡字旁加「レ」者,表前人謂此有誤衍。如《士冠禮》「贊者盥于洗西」(二頁)中「于洗西」三字,前人謂乃注文誤入經文。

6.《禮記》符識説明

(1)底本(商務本)按阮校本《禮記正義》卷數分段,黄氏將諸段連接而按宋本和《正義》分節。

(2)宋本《禮記》和阮校本《禮記正義》分節不盡相同,凡於句下加「|」

者，表宋本分節；凡商務本句下刊有「〇」及加朱色「〇」者，表阮校本《正義》分節。

7.《春秋左傳》符識說明

(1)經文斷句用「・」，傳文用「〇」，傳文中對話中用「、」。

(2)凡於諸字下連續加「〇」，表左氏之詞涉及全書條例。如《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一頁)

(3)凡於句旁標「——」者，表君子曰或仲尼曰。

(4)凡於句末加「△」者，表書法，觀本書經傳可知。

8.《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符識說明。

(1)經文斷句用「〇」，傳文用「、」，敘事文用「△」。

(2)凡句末字旁加朱色「——」者，表疑問語。如《公羊傳・襄公二年》：「曷爲不繫乎鄭」(八二頁)，於「鄭」旁加朱色「——」，表疑問。

(3)凡於句旁加「——」者，表釋《春秋》書法。如《公羊傳・文公二年》「大旱之日短」至「故以異書也」(五三頁)句旁加「——」，即表《春秋》書法。

9.《論語》符識説明

(1)凡於句旁加連「、」者，表重出。如《里仁篇》「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六頁) 句旁連點，表此文重出，因已見《學而篇》。

(2)字旁加「△」者，表異文。如《陽貨篇》「歸孔子豚」(三五頁)，「歸」字旁加「△」，表此字有異文。據《經典釋文》，「歸」，鄭本作「饋」。

10.《孝經》符識説明

(1)凡於句旁加連「、」者，表古文分章不同。如《庶人章》「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至「未之有也」(二頁)旁加連「、」。據《經典釋文》云：「古文分此以下別爲一章。」

11.《孟子》符識説明

本書斷句用「、」。

手批白文十三經提要

周易

依注疏本斷句舊讀（傳）句絕有異者一一（經文按各經各本詳勘校定經均同）
別白其異文舊說並加微識又有夾識
撮書王注六十四卦精要語以便誦習
東計經字數引鄭耕老云二萬四千二百七字
點句以讀書經請作一百七字

尚書

依注疏本斷句（備古文用點斷句以示區別）舊讀句絕有異者一一別白
之其異文舊說並加微識又取各本校勘

皆見阮元尚書注疏校勘記所載古本與今本異同用〇山井鼎物考文書古文考物觀補遺所載用•敦煌寫本經傳及釋文日本寫本經傳用〻〻原本玉篇匡謬正俗後漢書注羣經音辨及他經疏所載用△皆以朱筆記於經文之左末計字數自引鄭明老曰今古文合二萬五千八百字（一作七）歐陽公謂書法同又記云辛未十月廿日戊子精計除僞古文除篇題併經及序合計

壹萬柒千玖百貳十伍字補四字與誤

毛詩

刪文法及音讀兩種異文舊說均加識詁文賤比易知凡興雜識如毛傳獨標興也是編於毛所稱興未明言均為推遠標明未計字援引鄭耕老曰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歐陽公讀書法作三十四字

周禮

凡校書舊說鄭讀均為標明未計字

注引鄭耕老曰四萬五千八百六字

點句與讀書法同

儀禮

凡鄭（異文）讀及今古文異同均為標明經文句讀用圈記又用點十七篇皆分節標明每段大意簡當明確足與胡氏[illegible]校便誦習末計字數引說云閻若璩曰五萬六千六百卅四字嚴州本後僅計經注字數云經共五萬六千一百

十五字

礼記

凡異文及鄭讀及異本均为標識分以節

依阮本外復識如記明惠校宋本分

節末計字數記云鄭畊老曰九

萬九千二十字歐陽玄讀書

法作四一十字

春秋左傳

經文經白用實圈傳用文記事之辭用圈

記言之處用點◉傳◉舊說異文並加標識又左氏之辭涉及全書條例暨君子曰者皆逐條標出末計字數記云鄭耕老曰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歐陽公讀書法同春秋說題辭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李燾曰今更缺一千四百二十八字

春秋公羊傳

經文斷句用圈傳文用點其異文舊說辭例均加標識末計字數記

云閻若璩曰四萬四千七十五字

春秋穀梁傳

經文斷句用圈，傳文用點，其異文舊說辭例均加標識，未計字數

記云閻若璩曰四萬一千五百十二字

論語　孝經

凡異文[illegible]均加標識，未計字數（論語）

武鄭耕老曰一萬三千七百字（作二一）歐陽云讀書法作一萬一千七百五字

孝經末記云鄭耕老曰一千九百三字，歐陽云讀書法同

爾雅

依郭注斷句其有讀不同者一一別白之

凡舊文佚說異文舊日說皆加標識又以宋本校正文字未記云善元槧本爾雅足計經第三千一百一十三字戴東原曰不足第七百九十一言

孟子

斷句用點異文均標識以未記云趙岐曰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歐陽公鄭畊老同陳士元曰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

目録

一 周易

三　毛詩

國風

周南

召南

齊

大雅

文王之什

生民之什

魯頌

商頌

四　周禮

五　儀禮

六　禮記

九　春秋穀梁傳

十　論語

十二 爾雅

十三　孟子

歲在壬申夏四月八日甲戌男中溼全經詁時已辟寇寄居余師正陽門外武藝四條胡同卅七號宅蘄黃侃季剛

周易

䷀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

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

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初九磐桓利居

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六三卽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節也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

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終吉也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

服亦不足敬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

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上九既雨既處尙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履虎尾不咥人亨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

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九四履虎尾愬愬
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上九視履考
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
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象曰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象曰包荒得
尙于中行以光大也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
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
戒以孚中心願也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上六城復
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

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大有元亨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

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豫利建侯行師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六五貞疾恆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隨元亨利貞无咎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

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

謂也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尙賓也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噬嗑亨利用獄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剝不利有攸往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之不祐行矣哉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上九无

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衞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顚頤之吉上施光也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上九由頤厲吉

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

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咸亨利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遯亨小利貞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

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
志也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
以正志也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大壯利貞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
之情可見矣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
于趾其孚窮也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
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上六羝羊觸
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
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初六
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六二晉如

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明夷利艱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得大也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

人退也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

五

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尙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

五

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

未安上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九五劓刖困于赤紱

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

之行有嘉也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鼎元吉亨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顚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象

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六五震往來厲意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漸女歸吉利貞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歸妹征凶无攸利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

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
筐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尙大也勿憂宜日
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尙象曰雖旬无
咎過旬災也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
志也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
不可用也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
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上六豐其屋
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
藏也
䷷旅小亨旅貞吉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
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初六旅瑣

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兌亨利貞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

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節亨苦節不可貞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九二不出

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九二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象曰山上有雷

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

其中矣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

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

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

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

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

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

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序卦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賁者飾也至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

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雜卦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

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
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
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周易終　鄭畊老（宋莆田人字穀叔）云二萬四千二百七字歐陽公讀書法作一百七字

䷀

乾

初

三 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剛之險純脩下道 居上之德履純脩上道處下之禮曠 處下卦之極愈于上九

五 在乎天 以至德而處盛位

二 出潛離隱處于地上居中非君位君之德也

四 去上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履重剛之險而无定位 所處近乎尊位迫乎在下

上

䷁

坤

初 始

三 處下卦之極而不疑于陽

五 中之色下之飾坤為臣道美盡于下體无剛健以柔 順之德處于盛位極陰之盛不至疑陽以文在中

二 居中得正

四 處陰之卦以陰居陰履非中位不造陽事

上 盛而不已陽所不堪

屯

初　屯之初不可以進陰求于陽初處其首而又下

三　近五無寇難四志在初不妨已路五應在二往必不納

五　居尊位而繫應在二不容他間

二　志在乎五不從于初与初相近而不相得涉遠難進天初之難乃与五婚二雖比初敦貞不從不害已志

四

上　處險難之極下无應援進天所適雖比于五不与相得

蒙

初　處蒙之初二照其上

三　在下卦之上求上卦之上九女先求男

五　以陰質居尊位而委于二

二　以剛居中體陽處于卦內以剛接柔親而得中

四　獨遠于陽處兩陰之中

上　處蒙之終以剛居上合上下之願若欲取之則物咸叛

需

初　最遠于難能抑其進

三　以剛逼難欲進其道猶有須焉不陷其剛

五　已得天位暢其中正无所復須

二　將近于難不至致寇居近不逼難遠不後時履健中

四　陰陽相近而不相得陽欲進而陰塞之處坎之始九三剛進四不能距

上　處卦之終与三為應三來之已乃為已援為難終三陽自來天位而為二陽三陽主之

訟

初　處訟之始陰非先唱四召而應見犯乃訟

三　體柔弱以順于上處兩剛之間近不相得柔體不爭繫應在上上壯勝

五　處得尊位為訟之主用其中正剛無所溺

二　以剛處訟不能下物自下訟上

四　初辯明處上訟下可以改變

上　處訟之極以剛居上訟而得勝

䷆ 師

初　為師之始

三　以陰處陽以柔乘剛進則无應退无所守

五　柔得尊位犯而后應柔陰必以授之不得主則衆不從

二　以剛居中而應于上承上之寵為師之主

四　得位而无應不可以行可以處~~得主~~~~柔處必以撥卜来~~

上　處師之極師之終也

䷇ 比

初　處比之始為比之首應不在一

三　四自外比二為五應近不相得遠則无應

五　為比之主而有應在二所親者狹居王位用中正

二　居中得位繫應在五不能來它

四　外比于五復得其位

上　處卦之終是後夫也

䷈ 小畜

初　處乾之始以升巽初四為己應以陽升陰

三　上為畜盛不可牽征已為陽極上為陰長畜于陰長不能自復

五　處得尊位不疑于二來而不距●以陽居陽處實者也居盛處實而不專固

二　處乾之中以升巽五〻非畜極雖不能若陰之不違可牽以獲復

四　四乘于三近不相得三務于進而已隔之上亦惡三志与上合三雖逼不能犯

上　處小畜之極陽不獲亨剛不能侵體巽處上為陰之長陰盛疑陽

䷉ 履

初　處履之初為履之始道惡華獨行其願

三　以陰居陽以柔乘剛在剛健志存于五

五　得位處尊以剛決正盈而處尊是以危

履　志　惡

二　以陽處陰履于謙居内履中隱顯同

四　逼近至尊以陽承陽處多懼之地以陽居陰

上　處履之極居極應說高而不危履道大成

䷊ 泰

初 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為類首上順而應進皆得志

三 乾本上坤本下而降与升三處天地之際將復其所處居不失正動不失應

五 陰陽交通之時處尊位履中居順降身應二用中行願

二 體健居中而用乎泰中行謂五

四 乾樂上復坤樂下復四處坤首見命則退坤爻皆樂下已退則從

上 居泰上極各反所應泰道將滅上下不交卑不上承尊不下施否道已成

䷋ 否

初 居否之初處順之始為類之首三陰同道皆不可進

三 俱用小道以承其上而位不當

五 居尊得位能休否道施否于小人君子道消之時已居尊位何可以安

二 居否之世而得其位用其至順包承于上內柔外剛大人否之其道乃亨

四 初志在君可以有命疇謂初

上 先傾後通始以傾為否後得通乃喜

䷌ 同人

初 居同人之始為同人之首无應于上心无係吝

三 居同人之際履下卦之極貪于所比據上之應其敵剛健三歲五道已成

五 執剛用直近隔乎二剛居中處尊

二 應在于五唯同于主

四 處上攻下履非其位二自五應三非犯已攻三求二无而攻之

上 外之極蓋在于外不獲同志而遠于內爭

䷍ 大有

初 以剛健為大有之始不能履中

三 居下體之極乘剛健之上履得其位与五同功

五 君尊以柔處大以中上下應之

二 健不違中為五所任

四 失位而上近至尊之威下比分權之日為懼雖至威五不可害旁謂

上 處大有之時不累于位己獨乘柔履五之信不能體柔而以剛乘柔

☷☶ 謙

初 處謙之下謙之謙　失位
天應

三 處下體之極履得其位上
下无陽衆陰所宗居謙
之世何可安尊

五 居于尊位用謙与順　失
位无應

二 得位居中　无應

四 處三之上而用謙承五
而用謙順盡奉上下下
之道乘剛无應

上 最處于外不与內政　處
外而履謙順

☳☷ 豫

初 處豫之初而特得志于上

三 居下體之極處兩卦之際
履非其位承動豫之主進
退離悔

五 四以剛動為豫之主非已
所乘居中處尊未可得
亡

二 得位履中　順不苟從豫
不違中

四 處豫之時居動之始獨體
陽爻衆陰所從莫不由之
以得其豫

上 處動豫之極

☱☳ 隨

初 居隨之始上无其應无所
偏係動能隨時意无所主

三 雖體下卦二已據初舍
初係四四俱无應亦欲
于已應非其正四處已上

五 履正居中盡隨時之宜

二 體于柔弱乘夫剛動不能
違近隨此失彼五處已
上初處已下

四 處說之初下據二陰三求
係已居于臣地履非其
位體剛居說

上 最處上極不從者也　隨
道已成拘係乃從

☶☴ 蠱

初 處事之首　以柔巽幹事

三 以剛幹事而无其應　履
得其位

五 以柔處尊用中而應

二 居于內中　不失中

四 體柔當位幹以柔和　然
无其應往必不合

上 最處事上不累于位

臨

初 有應于四，四履正位，而已應焉，以剛感順

三 履非其位，居剛長之世，而以邪說臨物，剛不害正，故咎不長

五 處于尊位，履得其中，納剛以禮，不忌剛長而乃任之

二 有應在五，而五體柔，非能剛勝，則柔危，于五剛不得長，先全與志相順，感相應

四 處順應陽，不忌剛長，而乃應之，履得其位，柔不失正

上 處坤之極，志在助賢，在內二陽，剛不害，厚志

觀

初 最遠德美，體于陰柔，不能自進，巽順而已

三 居下體之極，處二卦之際，近不比尊，遠不童觀

五 居于尊位，為觀之主

二 處在于內體，性柔弱，從順而已，猶有應焉，居觀得位，柔順寡見

四 最近至五，居近得位

上 不在于位，最處上極，不為平易

噬嗑

初 居无位之地，以處刑初，受刑而非治刑

三 處下體之極，而履非其位，然承于四，而不乘剛，雖失其正，刑不侵順

五 以陰處陽，以柔乘剛，處得尊位，不以柔乘剛而然，居于中，履不正，剛勝得中

二 處中得位，盡順道，刑乘剛而行，未得所疾

四 雖體陽爻，為陰之主，履不其位，雖中而居非其位

上 處罰之極，惡積不改

賁

初 在賁之始，以剛居下，居于无位，而棄不義

三 處下卦之極，居得其位，與二相比，俱履其正

五 處得尊位，為飾之主，泰而能約

二 得其位而天應，三亦天應，俱天應而比焉，近而相得者也

四 有應在初而閡于三，志不通，靜則疑應，進二則懼三，雖履正位，未可犯

上 處飾之終，飾終反素

剝

初　下道始滅剛隕柔長

三　与上為應羣陰剝陽我獨協焉

五　居得尊位為剝之主　貫魚謂羣陰

二　剝道浸長稍近于牀

四　剝道浸長以及人身

上　處卦之終獨全不落

復

初　最處復初始復者也

三　處下體之終雖愈于上六之迷已去復遠矣未至於迷故雖危无咎

五　居厚而履中雖不及休復悔可免也

二　得位處中最比于初上无陽爻以疑其親陽為仁行在初之上而附順之

四　上下各有二陰而處厥中履得其位而應于初獨得所復順道而反

上　最處復後

无妄

初　體剛處下以貴下賤

三　以陰居陽為不順之行

五　居得尊位為无妄之主下皆无妄

二　代終已成乃盡臣道

四　以陽居陰以剛乘柔履于謙順比近至尊

上　處不可妄之極

大畜

初　四乃畜已未可犯

三　九三升于上九塗徑大通履當其位進得其時与上合志

五　處得尊位為畜之主二剛而進柔能制健

二　五處畜盛未可犯居得其中遇難能止

四　處艮之始履得其位能止健初柔以止剛

上　處畜之極畜極則通

頤

初 以陽處下而爲動始

三 履夫不正以養于上

五 以陰居陽无應于下而比于上處頤違謙

二 處下體之中无應于上反而養初居下不奉上而反養上

四 體屬上體居得其位而應于初以上養下下交不瀆欲而致寡履正養陽

上 以陽處上而復四陰之必宗陽爲眾陰之主不可瀆貴而无位高而有民爲養之主

大過

初 以柔處下

三 處下體之極以陽處陽又應于上係心在一

五 處得尊位以陽處陽亦未有棲

二 以陽處陰能拯其弱上无其應心无持吝大過至衰而已至壯

四 體屬上體以陽處陰能拯其弱而應在初用心不弘

上 處大過之極涉難過甚

坎

初 最處坎底處重險而復入坎底上无應援

三 既履非其位而又處兩坎之閒一出則之坎居則亦坎

五 爲坎之主而無應輔可以自佐未免于咎

二 履失其位上无應援處中而与初三相得初三未足以爲援

四 處重險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于五五亦得位剛柔不犯皆无餘應

上 險陗之極三歲險道之夷

離

初 處離之始將進而盛未在既濟

三 處下離之終

五 履非其位不勝所履以柔乘剛不能制下下剛而進將來害已四爲逆首然所麗在尊

二 居中得位以柔處柔履文明之盛而得其中

四 處于明道將變之際其明始進逼近至尊履非其位以炎其上无應无承

上 處離之極離道已成除其非類以去民害

䷞ 咸

初　處咸之初為感之始所感在末四屬外

三　進不能制動退不能靜處

五　進不能大感退亦不為无志其志淺末

二　咸道轉進處不乘剛可以居

四　處上卦之初應下卦之始居體之中在股之上二體始心神始感始感未盡感極

上　咸道轉末

䷟ 恒

初　處恒之初最處卦底始求深者也

三　處三陽之中居下體之上處上體之下上不至尊下不至卑中不在體分无定所

五　居得尊位為恒之主不能制義而係應在二

二　雖失其位恒位于中

四　恒于非位

上　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為恒

䷠ 遯

初　辟內之外最在體後

三　在內近二以陽附陰繫于所在不能遠害

五　遯而得志反制內小人應命

二　居內處中為遯之主執乎理中以固物

四　處于外而有應于內君子能舍之

上　最處外極无應于內

䷡ 大壯

初　得大壯者必能自終成居下而用剛壯以斯而進窮凶可必

三　處健之極以陽處陽

五　以陽處陽猶不免咎而況以陰處陽以柔乘剛二履貞吉而己委焉則得悔

二　居得中位以陽居陰

四　下剛而進以陽處陰上陰不罔已路

上　有應于三不能退懼于剛長不能遂雖處剛長剛不害正固志在一憂患亡消

晉

初 處順之初應明之始進明退順處卦之始物未之信方踐卦始未至履位以裕无咎

三 處非其位志在上行与眾同信順而麗明

五 柔得尊位陰為明主能不用明雖不當位能消其悔

二 進而无應居中得位履順而正不以无應回其志處内而成德者也

四 履非其位上承于五下居三陰又負且乘

上 處進之極過明之中明將夷焉

明夷

初 明夷之主在于上六初處卦之始最遠于難類過甚人心疑之尚義懷懼而行

三 處下體之上居文明之極上為至晦故夷其明次發其明

五 最近於晦与難為比而在斯中明不可息正不憂危

二 以柔居中進不殊類退不近難不見疑懼

四 左取其順雖近不危隨時辟難

上 處明夷之極是至晦者也本其初也在乎光照轉至于晦遂入于地

家人

初 教在初而法在始處家人之初為家人之始

三 以陽處陽處下體之極為一家之長

五 履正而應處尊體巽居于尊位而明于家道

二 居内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

四 體柔居巽履得其位近至尊能以其富順而處位

上 處家人之終居家道之成著于外

睽

初 處睽之初居下體之下无應獨立与四合志乃見惡人以辟咎窮下上无應下无權

三 履非其位以陰居陽以柔乘剛志在于上而不和于四二應于九五近不相比終獲剛助

五 非位有應厥宗二也三比二二噬之非妨己應也

二 失位五亦失位出門同趣

四 无應獨處五自應二三与己睽初亦无應特立同處體下失位自託于五 [illegible]

上 處睽之極睽道未通 [illegible]

陰陽和羣疑亡往不失時

蹇

初：處難之始，居止之初，觀險而止，往則遇蹇，來則得譽

三：進則遇險，來則得位，為下卦之主，是內之所恃

五：處難之時，獨在險中，居不失正，履不失中

二：處難之時，履當其位，居不失中，以應于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以履中行其義，以存其上

四：往則無應，來則乘剛，往來皆難，得位履正，當其本實

上：往則長難（更有所往），來則難終，處難解，大道可興，有應在內，往則失之，來則志獲（來應于內）

解

初：處蹇難始解之初，在剛柔始散之際，將赦其險，不煩于位而無咎

三：處非其位，履非其正，以附于四，乘二負四，以容其身

五：居尊履中，而應乎剛

二：剛中而應，為五所任，處于險中，知險之情

四：失位不正，而比于三，三為其拇，則失初之應

上：初為四應，二為五應，三不應上，失位負乘，處下體之上，高而非三所處，居動之上，為解之極，後動成而後舉

損

初：居于下極，損剛奉柔，損之始

三：三人謂六三以上三陰，六三獨行則得友，三陰俱行則必疑

五：以柔居尊，履尊以損，陰非先唱，柔非自任，尊以自居，損以守之

二：柔不可全益，剛不可全削，下不可無正，初已損剛，二不復損而務益，中而復損則剝成已，履得其位，以柔納剛

四：處損之終，上無所奉，損終反益，剛德不損，乃反益之，而不憂于柔，剛德遂長，居上乘柔，處損之極，尚夫剛德，為物所歸

益

初：處益之初，居動之始，體剛位下，德而卑之乎巽

三：以陰居陽，求益不外，來己以陰

五：自救之則免，居陽處下卦之上，壯以救衰，不失中行，得位履尊，為益之主

二：以柔居中而得其位，處內居中，自外來，不損巽之至，損六五自中體柔，當位應巽

四：居益之時，處巽之始，體柔當位，在上應下，卑不窮下，高不至亢，位不中，用中行者也

上：處益之極，求益無已

夬

初　居健之初為決之始宜審其策以行

二　居健履中

三　頄謂上六最處體上夬為剛長而三獨應上六不與眾陽為羣與剝三異

四　下剛而進非己所據必見侵傷羊謂五之為夬主非下所侵牽之可得悔亡剛亢自任凶可知

五　莧陸謂柔五處尊位最比小人以至尊敵至賤未足多處以中而行免咎而已

上　處夬之極小人在上君子道長

姤

初　金柅謂九四初六處遇之始以一柔而承五剛必繫于正應

二　初陰窮下稱魚不正之陰處遇之始不能逆近初自樂來應已擅人之物

三　處下體之極二據初不為己乘居不獲安行無其應復得其位不遇其時安非之位

四　二有其魚故失之也无凶而動失應而作

五　九五履得尊位不遇其應得地而不食體剛居中不可傾隕

上　進之于極无所復遇〻角而已獨恨而已不與物爭其道不害

萃

初　有應在四而三承之已為己配三以近寵安夫界退則勿恤而往无咎

二　體柔當位處坤之中己獨處正獨正者危未能變體必見引乃吉以處于中忠信正行

三　履非其位以比于四〻亦失位不正相聚干人之應上六亦无應不若之于同志二陰相行不共一陰一陽故小吝

四　履非其位而下據三陰得所據而失所處必大吉然後无咎

五　最得盛位四專而據己德不行守正悔消

上　居于上極五非所乘內无應援處上獨立近遠无助不敢自安眾所不害

升

初　巽卦三爻皆升初雖无應處升之初與二三合志俱升

二　與五為應往必見任體夫剛德進不求寵

三　履得其位以陽升陰莫之違距若升虛邑

四　處升之際下升而進不距而納

五　升得尊位體柔而應納而不距任而不專

上　處升之極進而不息於正則可為主則喪

困

初 最處底下欲之其應二南其路居凡所安進不獲抵困之為道不過數歲

三 若謂四三以陰居陽四自納初不受已二非所據剛非所乘天應而入

五 以陽居陽異方應乖體在中直履夫尊位困而能改能不遂遠

二 以陽居陰處得其中體剛用中復謙應不在一坎巽方之卦而物給又南方之物能

四 金車謂二二剛進則凶在于初而隔于陰以載不當志位然以陽居陰二不與二爭驗不當位而物約與之

上 居困之極而乘剛行則愈困則謀通續居不獲安

井

初 最在井底上又天應恒德至賤[illegible]

三 處下卦之上復得其位而應上

五 居中得正體剛不撓不食不義寒泉乃食

二 天應于上反下與初射謂初處上宜下處下宜上井已下而復下注故天與

四 得位天應自守而不能給上

上 處井上極水已出井井功大成不私其利則物歸之

革

初 在革之始未能應變

三 已處火極上卦三爻雖體水性皆從革者自四至

五 上從命而變征之則凶合時心

二 陰不能自革之已乃從二五雖水火殊體同處應中陰陽相應往以合志

四 初處下卦之下處上卦之下故能變居無應悔也不處水火之際會改命之吉以改命

上 不疑於下信志居變之終變道已成君子居成其文小人樂變則順上居則得正躁擾則凶

鼎

初 陰在下為覆鼎處鼎之初利在納新

三 三處下體之上以陽居陽守實天應天所納不受雖

五 體陽交統當陰卦剛不全居中以柔能以通理納剛正

二 以陽之實處鼎之中我仇謂五困于乘剛不能就我則我不遂

四 處上體之下而又應初既承且施非己所堪

上 處鼎之終鼎道之成體剛履柔應不在一

震

初　體天剛德為卦之先

三　不當其位之非所處而无乘剛之逆

五　往則天應來則乘剛處震而得尊位有事之機

二　初幹其任而二乘之无應而行之无所舍物莫之納

四　處四陰之中居恐懼之時為眾陰之主履夫不正

上　居震之極求中未得懼鄰而戒故无咎極懼相疑

艮

初　處止之初行无所之

三　限身之中三當兩象之中當中脊之肉上下不止其身中體分而主分與上下薰灼其心

五　施止于輔以處于中

二　隨謂趾躁而處止不拯其隨又不能退聽安靜

四　中上稱身履得其位不分全體

上　居止之極致重在上

漸

初　始于下而升又以進而復之為義始進而位于窮下又天應未得位義未傷

三　進與四相得不能復反樂于邪配三本艮體與四相得不反異體合好相保

五　進得中位隔于三四不得與應合各履正而處中三四不能久塞

二　少進得位居中而應

四　鳥而之木雖乘剛志相得

上　進處高絜不累于位

歸妹

初　少女而偶長男非敵是娣

三　進未值時不可以進

五　歸妹之中獨處貴位配君而亦五在九二尭少震長不若以少從長之美位在乎中極陰之盛

二　雖失其位居內處中足以保常

四　不正无應而適人必待彼道窮盡无所與交

上　羊謂三處卦之窮仰无所承下又无應進退莫與

豐 ☳☲

初 處豐之初其配在四以陰遇陽以明之動初四俱陽故日均過均則爭

三 應在上六志在乎陰雖愈以陰處陰亦未免于闇沫微昧

五 以陰之質來適尊陽之位

二 既處乎內又以陰居陰日中明盛斗見暗極如闇不能自發履中當位不邪

四 以陽居陰得初以發

上 以陰處極而最在外不履于位豐其道之成深自幽隱以高其行更柰及道

旅 ☲☶

初 最處下極

三 居下體之上与二相得以寄旅之身而為施下之道主之所疑

五 處文明之中居于貴位終不可有不柔下而承之上終以譽而見命

二 得位居中體柔奉上旅不可以處盛

四 雖處上體之下不先于物不得其位

上 旅得上位眾之所嫉

巽 ☴☴

初 處令之初未能服令

三 剛正而為四所乘志窮而巽

五 以陽居陽損于謙巽然秉中正以宣令猝以剛直加物終于中正消邪

二 處巽中既在下位復以陽居陰卑甚失正能以中而施卑于神祇

四 乘剛悔也然得位承五卑得所奉雖以柔乘剛而依尊履正

上 處巽之極過巽失正

兌 ☱☱

初 居兌之初應不在一无所黨係

三 以陰柔之質履非其位非正求說

五 比于上六而与相得處尊正之位不說信陽而說信陰小人道長

二 說不失中失位而說孚吉悔亡

四 三為佞說將近至尊四以剛德裁而去之匡內制外閑邪防疾

上 以陰質而處說後見引乃說

渙

初 處散之初，乖散未甚，可以涉難

三 渙內險而外安，三散躬志外，不固所守，與剛合志

五 處尊履正，居巽之中，為渙之主

二 机謂初，二俱无應，與初相得，離散而奔，得其所安

四 踰險得位，體巽與五合志，能散群險，處于卑順，不可自專

上 最遠于害

節

初 為節之初，將整離散而立制度，慎密不失，然後无咎

三 以陰處陽，以柔乘剛

五 當位居中，為節之主，不失其中

二 至二宜宣，故遲失時之極

四 得位而順，不改其節，以承上

上 過節之中，以致亢極，施正則物所不堪，脩身則行在无妄

中孚

初 為信之始，而應在四，繫心于一，專吉無它

三 三居少陰之上，四居長陰之下，對而不相比，以陰居陽，進而閡敵，承五非己所克，四履正而不見害，進退无恒

五 處中誠以相交之時，居尊位以為群物之主

二 處內居重陰之下，而履不失中，不徇于外

四 處巽之始，應說之初，居正履順，以承于五，陰德之盛，履正承尊，不與三爭

上 居卦之上，處信之終，信終則衰

小過

初 小過上逆下順，初應在上，進而之逆

三 小過之世，大者不立，故令小者過。居下體之上，以陽當位，不能先過防之，至令小者過，而復應而從之

五 六得五位，陰之盛，艮止于下，故不雨，陽不上交，以陰質治小過，能獲而不取

二 在小過而當位，祖謂初，妣居內履中而正，過初履二

四 雖體陽爻而不居其位，不能過者也，以陽居陰，失位在下，不能有所為，未足任

上 小人之過，遂至上極

䷾ 既濟

初 最處初 未涉于燥

三 處既濟居文明之終 履得其位

五 處尊位物皆盛 宜脩德

二 居中履正處文明之盛而應五陰之盛也 上下不與初三 初三之間不相得 不比初故見侵 以中道執貞正

四 履得其正而近不與三五相得

上 處極道窮則之未濟

䷿ 未濟

初 最居險下 欲之其應以 陰處下非為進元困則能反

三 以陰之質失位居險 能拯難而已比之弃己委二

五 以柔居尊處文明之盛為未濟之主以正入吉使武以文御剛以柔付物以能

二 體剛履中而應于五之柔 應[illegible]而不自任 處險體剛靖難在正而不違中

四 出險難之上居文明之初 體剛近尊失位而志在正物

上 五居尊以柔體之明不奪功 未濟之極反于既濟馳紫之甚亦失于是

尙書

虞書 大題在小題下後放此

堯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重篇名後放此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

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舜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

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
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
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
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
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
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
哉惟時遠柔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
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
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
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
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
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大禹謨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於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

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

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敍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兹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

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敍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皐陶曰朕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

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
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
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
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
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
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
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
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
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
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
惟敍皐陶方祗厥敍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
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曰

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兪往欽哉

夏書

禹貢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厎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海岱惟靑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萊夷作牧厥

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厎平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
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
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厎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
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
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
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
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
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
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
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
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

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崐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大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

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柰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胤征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

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顚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尙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旣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商書

湯誓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

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仲虺之誥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予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

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湯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

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咎單作明居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

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肆命

徂后

太甲上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
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
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
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
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
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
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
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
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

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咸有一德

伊尹作咸有一德

伊尹旣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

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

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

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盤庚上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

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

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
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盤庚斅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
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
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
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
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
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
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
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
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
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

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

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顚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

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說命上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

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肜日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西伯戡黎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

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微子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顚隮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周書

泰誓上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

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

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武成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衞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

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洪範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

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
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
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晢聰作謀
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
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
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
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
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
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
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
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
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

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
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
側頗僻民用僭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
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
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
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
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
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
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
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
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
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

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旅獒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金縢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屛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幷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

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大誥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王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敍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

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
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
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
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
丕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
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
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
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
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
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
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
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
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

命不僭卜陳惟若玆

微子之命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愼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玆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康誥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百工
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
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
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
惟時敍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
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耈成人宅心知訓別求
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
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
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
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
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
嗚呼封有敍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
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王曰外事

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
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敍惟曰未有遜事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
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
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
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
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
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
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
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
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
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
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

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

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召誥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

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
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
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
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
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
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
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
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
于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
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
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

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
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
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
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
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
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
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洛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
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
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
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

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

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敍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敍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多士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

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

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無逸

周公作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

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君奭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

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

子曰若游大川予往曁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耉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蔡仲之命

蔡叔旣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

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多方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

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敎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

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立政

周公作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

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

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

周官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

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君陳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旣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顧命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

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康王之誥

康王旣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太保暨芮

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尙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畢命

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

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恆辭尙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君牙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冏命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

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呂刑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淸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

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

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幷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兹祥刑

文侯之命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費誓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爾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

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秦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尙書終 鄭册若曰今古文合二万五千八百字八一歐陽公讀書法同

辛未十月廿日戊子精計除僞古文除篇題併經及序合計壹萬柒千玖百弍十伍字無誤 補弍字

阮元尚書注疏校勘記所載古本與今本異同用○

山井鼎尚書考文書古文考物觀補遺所載用●

敦煌寫本經傳及釋文日本寫本經傳用卜或「」

原本玉篇匡謬正俗後漢書注羣經音辨所載用△

他經疏同

皆以朱筆記于經文之左

毛詩

國風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

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

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
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
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
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瘏
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
之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兔罝三章章四句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采蘩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

子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邶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愼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

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衞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衞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

用不臧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衞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衞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

既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
念昔者伊余來塈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
中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
責於衛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
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
兮褎如充耳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公庭萬舞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我思肥泉兹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

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衞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鄘

柏舟共姜自誓也衞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衞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刺衞宣姜也衞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美衞文公也衞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靈雨旣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蝀止奔也衞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衞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美好善也衞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衛

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倚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淇奥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手如柔
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碩人敖敖說于
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
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
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
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
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
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
三其德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

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衞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四句

王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

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鄭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

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昬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蘀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

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淸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淸揚邂逅相遇與子皆臧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旣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溱與洧瀏其淸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旣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齊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還三章章四句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顚倒裳衣倒之顚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游敖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二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魏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愼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愼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愼旃哉猶來無死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唐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幷爾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鴇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刺晉武公也武公始幷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

獲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

宛在水中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亡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大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陳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子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

晢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顚倒思予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檜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

兮誰能亨魚漑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鳲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豳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

兕觥萬壽無疆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鴟鴞鴟鴞旣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

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
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
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
舊如之何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
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
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
踐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章二百三句

小雅

鹿鳴之什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

心矣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我馬如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家室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伐木六章章六句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還率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

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還役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

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蕭澤及四海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忡忡和鸞雝

鞗萬福攸同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

子。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

荆來威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愼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

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
以酌醴
吉日四章章六句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
鴻鴈之什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
焉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鴈于飛集于中
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
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

子至止鸞聲噦噦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水規宣王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它山之石可以爲錯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父刺宣王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厎止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勉爾遁思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旣升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無羊四章章八句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二章二百三十句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届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

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
誰云憎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
誰知烏之雌雄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
今之人胡爲虺蜴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
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
助予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魚在于沼
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
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
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車舝五章章六句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鍾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籥舞笙鼓樂既和

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魚藻之什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

于已斯亡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菀者柳不尙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有菀者柳不尙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菀柳三章章六句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

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淸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

詩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

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摯仲氏任自彼
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
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
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
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
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
帝臨女無貳爾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
肆伐大商會朝淸明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周原膴膴菫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緜九章章六句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

不作人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思齊四章章六句故言五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臨衝

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減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

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

之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　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
戈戚揚爰方啓行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
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
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
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
其夕陽豳居允荒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
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
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
塈

泂酌三章章五句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凡伯刺厲王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卽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

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

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

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三十三句

蕩之什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

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

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

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

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
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
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衞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維民
之則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
先王克共明刑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庭內維民之
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
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無易由言無
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

萬民靡不承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國步滅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

爲梗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愼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薰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烝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

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

厄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

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

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

其盈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

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

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獻

其貔皮赤豹黃羆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

寧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

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

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皐皐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尙有舊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周頌

清廟之什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旣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

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臣工之什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大祖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

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

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嗣王求助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

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
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
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
胡考之休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酌一章九句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桓一章九句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賚一章六句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魯頌

駉之什

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

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嘗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

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閟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駉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旣載淸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旣戒旣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

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毛詩經鄭畊老曰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歐陽公讀書法作三十四字

周禮

天官冢宰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𤅩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鼈人下士

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食醫中士二人　疾醫中士八人　瘍醫下士八人　獸醫下士四人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醯人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

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內豎倍寺人之數　九嬪　世婦　女御　女祝四人奚八人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四人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

林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

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大喪贊贈玉含玉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

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

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令于百官府曰各脩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掌治灋以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眡滌濯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以灋警戒羣

吏令脩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義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春秋以木鐸脩火禁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王燕食則奉膳贊祭凡王祭祀

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爲獻主掌后及世子之膳羞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薧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凡令禽獻以灋授之其出入亦如之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眂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

食之事亦如之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師役則掌共其

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鉶羹

賓客亦如之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蓏之薦喪事

代王受眚烖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

于虞中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凡田

獸者掌其政令

𩰫人掌以時𩰫爲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爲鱻薧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

魚之鱻薧凡𩰫者掌其政令凡𩰫征入于玉府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祭祀共蠯蠃蚳以授

醢人掌凡邦之簎事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眂春時羹齊眂夏時醬齊眂秋時飲齊眂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漱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眂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

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凡爲公酒者亦如之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凡飲共之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夏頒冰掌事秋刷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穮榛實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籩事掌之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蜱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罋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賓客之禮共

醢五十罋凡事共醢

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罋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罋凡事共醯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盬以待戒令

冪人掌共巾冪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黼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爲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爲壇壝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之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大喪共帷幕帟綬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

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

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敍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

徵令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敍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凡上之賜予以敍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喪廞裘飾皮車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遂以式灋頒皮革于百工共其毳毛爲氈以待邦事歲終則會其財齎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會內宮之財用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掌王之陰事陰令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

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啟閉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掌埽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爲齍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翣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時招梗襘禳之事以除疾殃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楬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喪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

掌凡內之縫事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掌凡染事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

喪紀共笄絰亦如之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

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地官司徒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

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

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

人徒百有二十人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

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

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虣十肆
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
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
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
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
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
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大夫每遂中
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
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
徒八十人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
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丱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

人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　槀人奄八人女槀每奄二人奚五人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

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臝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

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灋而待政令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蓺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蓺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

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

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
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
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
追胥竭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
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
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乃分地域而辨其
守施其職而平其政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大軍旅帥其
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
之封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
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
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
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

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旣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凡邦事令作秩敘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

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

祭禜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

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

封人掌詔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槀歌舞牲及毛炮之豚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凡祭

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展牲則告牷碩牲則贊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

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隷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

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眂父師長之讎眂兄弟主友之讎眂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儥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儥之事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

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僞飾行價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價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凡國之賣價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

者撻戮而罰之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爲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若起野役則令各

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于玉府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其委積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脩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若

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間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爲之等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輦帥

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
凡其余聚以待頒賜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
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
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
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檕用蕡輕爂用犬
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
揚其芟作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旱暵共其雩斂喪
紀共其葦事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王巡守則夾王車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若祭山林則爲主而脩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𠀅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

禁令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縛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之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

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喪紀共飯米熬穀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司祿闕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于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舂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凡饗共其食米掌凡米事

餼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

稾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掌豢祭祀之犬

春官宗伯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

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

四人徒八人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以凶禮

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
哀寇亂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
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
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
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
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
作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
執蒲璧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
執雞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
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以天產作陰德以
中禮防之以地産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以事鬼神以
諧萬民以致百物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

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儐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儐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若大甸則帥有

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王崩大肆以秬鬯渳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爲位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國有禍裁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鬯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大賓客涖筵几築鬻贊果將大朝覲佐儐共設匪罋之禮饗食授祭與祝侯禳于畺及郊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令外內命婦序哭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

涖卜來歲之稼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凡祼事沃盥大喪之渳共其肆器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䟽事用散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凡王弔臨共介鬯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

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涚酌凡酒脩酌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若遷寶則奉之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

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

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驚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大札大荒大烖素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驚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政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

而役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
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相外內宗
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凡王
后有撫事於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
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齍則贊
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敘
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
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爲

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及竁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爲尸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鍾舞

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

月食四鎭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爲節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皐舞詔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鍾鼓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凡國之瞽矇正焉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廞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鍾鼓鼜愷獻亦如之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凡聲高聲碮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縵樂燕樂之鐘磬凡祭祀奏縵樂

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凡祭祀饗食奏燕樂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掌鼙鼓縵樂

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鎛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

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之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廞筍虡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

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若有祭祀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上春相簭凡國事共簭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歐疫

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辨九𢷎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𢷎六曰凶𢷎七曰奇𢷎八曰襃𢷎九曰肅𢷎以享右祭祀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臯舞相尸禮既祭令徹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相飯贊斂徹奠言甸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

者頒祭號于邦國都鄙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皋疾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凡事佐大祝大喪贊渳設熬置銘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大師掌釁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啓及朝御匶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掌喪祭祝號王弔則與巫前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祭祀則

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館凡祭事守瘞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筭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弔則與祝前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灋以前大喪執灋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謚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卿

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灋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𧜓尾櫜疏飾小服皆疏素車棼蔽犬𧜓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𧜓革飾駹車雚蔽然𧜓髤飾漆車藩蔽豻𧜓雀飾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毀折入齎于職幣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嘑啟關陳車小喪共匶路與其飾歲時更續共其弊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

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大喪廞革車大射共三乏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

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正都禮與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夏官司馬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　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

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方相氏狂夫四人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甲下大夫二人

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槀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齊右下大夫二人　道右上士二人　大馭中大夫二人　戎僕中大夫二人　齊僕下大夫二人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趣馬下士皁一人徒四人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

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
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　邍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匡人中
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撢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
公司馬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
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
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以九伐之灋正
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
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
則滅之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

日而斂之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
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
者家二人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
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
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
祭社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
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
旅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
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
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前期

羣吏戒衆庶脩戰灋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敍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

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致而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小司馬之職掌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軍司馬闕

輿司馬闕

行司馬闕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眂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正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綱惡馬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掌喪祭奠竁之俎實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釁邦器及軍器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祭祀贊羞受徹焉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灋羊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爟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鼜以號戒若造都邑則

治其固與其守灋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掌疆闕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

環人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凡軍事縣壺以序聚㯫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

其事掌其治達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祭侯則爲位與大史數射中佐司馬治射正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抗皮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卵鳥歲時貢鳥物共膳獻之鳥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惟賜無常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掌擯士者膳其摯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爲介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事執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

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敺疫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

之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燕飲則相其灋王射則贊弓矢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大僕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于小廟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大祭祀相盥而登大喪持翣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脩寢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

司甲闕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祭祀授舞者兵大喪廞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

獻矢箙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從其弓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大喪共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至之儀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凡亡矢者弗用則更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既射則斂之無會計

槀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以待會而攷之亡者闕之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于陳中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遂

役之贊牛耳桃茢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凡有牲事則前馬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詔王之車儀

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軓乃飲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

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軷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車之儀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掌貳車之政令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賓客受其幣馬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校人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

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廐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牆則翦闔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廞馬亦如之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鎭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鎭曰衡山其澤藪曰雲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鎭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熒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鎭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鎭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鎭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

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鎭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鎭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鎭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衞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

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樹王舍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邍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灋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

家司馬亦如之

秋官司寇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六人　司圜中士六人下

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罪隸百有二十人蠻隸百有二十人　閩隸百有二十人　夷隸百有二十人　貉隸百有二十人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六人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脩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翨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硩蔟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赤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蟈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士亦如之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以圜土聚教罷

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過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以肺石遠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涖戮于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

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敍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卽市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涖戮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

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者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凡刉珥則奉犬牲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大祭祀大

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瀍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六卿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瀍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

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以時脩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凡盜賊軍鄉

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

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徬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禁暴氏掌禁庶氏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敍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

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蜡氏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骴禁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軍旅修火禁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

日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櫜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

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凡毆蠱則令之比之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

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

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蟲

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銜枚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銜枚禁嘂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齒杖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

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襘以補諸侯之烖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眂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

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衞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眂館將幣爲承而擯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覜省聘問臣之禮也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成六瑞王

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
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
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襘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
烖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
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
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
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
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凡
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
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飧如致積
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
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

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諸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眂上公之禮卿眂侯伯之禮大夫眂子男之禮士眂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眂其大夫之禮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眂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車皆陳車米眂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眂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

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罋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饔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飧牽壹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罋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眡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

外殺禮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欜及委則致積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及將幣爲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

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掌察闕

掌貨賄闕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凡

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

都則闕

都士闕

家士闕

冬官考工記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爲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

之作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摶埴之工陶旊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

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揱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防捎其藪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

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摶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六寸信其桯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

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輈人爲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媺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軓前十尺而策半之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凡揉輈欲

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輈欲頎典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輈欲弧而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輈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㮚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

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鋝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

桃氏爲劒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薄厚之所震動淸濁之所

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

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槩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

段氏闕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凡察革之道眂其鑽空欲其惌也眂其裏欲其易也眂其朕欲其直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眂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眂其鑽空而惌

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眹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

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摶之欲其無迆也眡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欲其藏也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也卷而摶之而不迆則厚薄序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

韗人爲皐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爲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韋氏闕

裘氏闕

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靑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靑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靑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靑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

筐人闕

㡛氏湅絲以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湅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淸其灰而盝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盝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

玉人之事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長三尺

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瑑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鎭宗后守之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

櫛人闕

雕人闕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

矢人爲矢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眂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眂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

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鬲實五觳厚半寸脣寸庾實二觳厚半寸脣寸

瓬人爲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凡陶瓬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器中膞豆中縣膞崇四尺方四寸

梓人爲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厚脣弇口出目短耳

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穨爾如委矣苟穨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

而射女强飲强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廬人爲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毄兵同强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强舉圍欲重重欲傅人傅人則密是故侵之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凡溝必因

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崇方其䅥參分去一大防外䅥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傅衆力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囷窌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竇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羊車二柯有參

分柯之一柏車二柯凡爲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鬲長六尺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者薄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疢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末蹷於腦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腦而不休於氣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以

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漆欲測絲欲沈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灂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荼斲目不荼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恒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斲摯必中膠之必均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恒角而短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恒角而達譬如終紲非弓之利也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恒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橋幹欲孰於火而無贏橋角欲孰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下柎之弓末應將

輿爲柎而發必動於𢐀弓而羽𢐀末應將發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
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爲
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
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絲三邸漆三斞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爲天子
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
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
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
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
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
能以愿中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
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大和無灂其次筋角皆有灂
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無灂合灂若背手文角環灂牛筋蕡灂麋筋斥蠖灂和
弓轂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終

鄭耕老曰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歐陽公讀書法同

儀禮

士冠禮

士冠禮筮于庿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卽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卽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面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眂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徹筮席宗人告事畢主人戒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送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荅拜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送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厥明夕爲期于庿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擯者告期于賓之家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

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

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櫛實于簞蒲筵二在南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畢袗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擯者玄端負東塾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擯者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荅拜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卽筵坐贊者坐櫛設纚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賓筵前坐正纚興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贊者卒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賓揖之卽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興賓揖之適房服素

積素韠容出房南面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筵于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荅拜薦脯醢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建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荅拜冠者奠觶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荅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入見姑姊如見母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

若不醴則醮用酒尊于房戶之閒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洗有篚在西南順始加醮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賓荅拜如初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荅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

筵西徹薦爵筵尊不徹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見于母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扃鼏始醮如初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脯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嚌之皆如初嚌肺卒醮取籩脯以降如初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荅拜若殺則舉鼎陳於門外直東塾北面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蒞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

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冬皮屨可也不屨繐屨記冠義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士昏禮

昏禮下達納采用鴈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使者玄端至擯者出請事入告主人

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荅拜揖入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授于楹間南面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賓禮辭許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甒醴于房中主人迎賓於庿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上荅拜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贊者薦脯醢賓卽筵坐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觶遂拜主人荅拜賓卽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納吉用鴈如納采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飪設扃鼏設洗于阼階東南饌于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大羹湆在爨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綌冪加勺在南枋尊于房

戶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巹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裧至于門外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女次純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姆纚笄宵衣在其右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纚黼在其後主人玄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荅拜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卽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贊者徹尊冪舉者盥出除冪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匕俎從設北面載執而俟匕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湇于醬南設對醬于東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湇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啟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贊告具揖婦卽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湇醬皆祭舉食舉也三飯卒食贊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荅拜酳

婦亦如之皆祭贊以肝從皆振祭嚌肝皆實于菹豆卒爵皆拜贊荅拜受爵再酳如初無從三酳用巹亦如之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荅拜坐祭卒爵拜皆荅拜興主人出婦復位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姆授巾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主人入親說婦之纓燭出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贊酌外尊酳之媵侍于戶外呼則聞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荅拜婦還又拜降階受笲腶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贊醴婦席于戶牖間側尊甒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贊荅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婦贊成祭卒食一酳無從席于北墉下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餕舅辭易醬婦餕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

姑酳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婦徹于房中媵御餕姑酳之雖無娣媵先於是與始飯之錯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歸婦俎于婦氏人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笲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婦出祝闔牖戶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辭無不腆無辱摯不用死皮帛必可制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殽全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祭醴始扱壹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

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閒加勺笲緇被纁裏加于橋舅荅拜宰徹笲婦席薦饌于房饗婦姑薦焉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婦酢舅更爵自薦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凡婦人相饗無降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致命曰敢納采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醴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先人之禮敢固以請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

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對曰某固唯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敬須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主人曰聞命矣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對曰某固敬具以須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爲外昏姻請覿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對曰某得以爲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擯者以摯出請受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

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荅再拜主婦又拜壻出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壻出主人送再拜

士相見禮

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請贄敢辭贄賓對曰某不以贄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贄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荅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嚮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贄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

奉摯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摯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賓入奠摯再拜主人荅壹拜賓出使擯者還其摯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摯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爲儀也敢以請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如士相見之禮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荅壹拜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若不

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以出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

鄉飲酒禮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荅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辱介亦如之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于兩壺設洗于阼階東

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羹定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荅拜還賓拜辱介亦如之賓及衆賓皆從之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荅拜拜介介荅拜揖衆賓主人揖先入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上主入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荅拜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賓降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賓對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復位當西序東面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對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

賓降洗主人降賓坐奠爵興辭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主人阼階東南面辭
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復阼階東西面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
主人拜洗賓荅拜興降盥如主人禮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
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
祭如賓禮不告旨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
荅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荅拜主人坐取觶于篚
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西序東面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
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荅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
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荅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賓西階上立主人
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復
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復位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
面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
如賓禮升不拜洗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

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立于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荅拜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閒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荅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荅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介荅拜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于賓南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荅壹拜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衆賓辯有脯醢主人以爵降奠于篚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卽席一人洗升舉觶于賓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荅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荅拜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受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舉觶者降設席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

左何瑟後首挎越內弦右手相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大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荅拜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荅拜司正立于楹閒以相拜皆揖復席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閒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盥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荅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東南面授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賓揖復席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受酬者自介右衆受酬者受自左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司正降復位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荅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荅拜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主人請徹俎賓許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席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

俎如賓禮衆賓皆降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筭爵無筭樂賓出奏陔主人送于門外再拜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薦脯醢羞唯所有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賓介不與鄉樂唯欲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蒲筵緇布純尊綌冪賓至徹之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獻用爵其他用觶薦脯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肫胳肺肺皆離皆右體進腠以爵拜者不徒作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凡奠者於左將舉於右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樂作大夫不入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磬階閒縮霤北面鼓之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司正既舉觶

而薦諸其位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旣旅士不入徹俎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主人之俎以東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筭爵然後與

鄉射禮

鄉射之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荅再拜乃請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荅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無介乃席賓南面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篚在其南東肆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縣于洗東北西面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羹定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主人荅再拜退賓送再拜賓及衆賓遂從之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賓荅再拜揖衆賓主人以賓揖先入賓厭衆賓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荅再拜主人坐取爵於上篚以降賓降主人阼階前西面坐

之席

奠爵興辭降賓對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荅拜乃降賓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卒盥壹揖壹讓升賓升西階上疑立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之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于席前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絕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篚下興盥洗主人阼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反位賓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荅拜興降盥如主人之禮賓升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

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荅再拜主人坐取觶于篚以降賓降主人奠觶辭降賓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賓不辭洗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之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以興反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反位主人揖降賓降東面立于西階西當西序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荅壹拜主人揖升坐取爵于序端降洗升實爵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衆賓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衆賓辯有脯醢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揖讓升賓厭衆賓升衆賓皆升就席一人洗舉觶於賓升實觶西階上坐奠觶拜執觶興賓席末荅拜舉觶者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荅拜降洗升實之西階上北面賓拜舉觶者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舉觶

者降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主人降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揖讓以大夫升
拜至大夫荅拜主人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席于尊東升不拜
洗主人實爵席前獻于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大夫
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乃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
告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荅拜大夫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揖讓
升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閒復位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坐奠爵拜大夫荅拜坐
祭卒爵拜大夫荅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再拜崇酒大夫荅拜主人復阼階揖降
大夫降立于賓南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
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
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
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不興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主人
取爵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爲之洗賓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卒洗升實爵工不興左
瑟一人拜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

敎說序下似挍西字

工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不洗遂獻笙于西階上笙一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反升就席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荅拜主人升就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西階上北面請安于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遂立于楹閒以相拜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荅再拜皆揖就席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進坐取觶興反坐不祭遂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于其所興少退北面立于觶南未旅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於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

十三立司正　十四司射請射　十五弟子納射器　十六司射比三耦

司正爲司馬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乃退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于其南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弣右執弦而授弓遂授矢三耦皆執弓搢三而挾一个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搢三而挾一个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不去旌誘射將乘矢執弓不挾右執弦南面揖揖如升射降出于其位南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遂適階西取扑搢之以反位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階鉤楹由

十七司馬命張侯倚旌　十八樂正遷樂　十九三耦取弓矢俟射　廿司射誘射　廿一三耦射

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閒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于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無射獲無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而俟于堂西南面東上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耦卒射賓揖司射降搢扑反位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閒西南面揖弓命取矢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于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于堂西襲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楅北括乃退司馬襲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若矢不備則

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于楅司射倚扑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諸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于賓適阼階上告于主人主人與賓爲耦遂告于大夫大夫雖衆皆與士爲耦以耦告于大夫曰某御於子西階上北面作衆賓射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衆賓將與射者皆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東上大夫之耦爲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司射乃比衆耦辯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司射作上耦取矢司射反位上耦揖進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順羽且興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興其他如上射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楅南皆左還北面搢三挾一个揖皆左還上射於右與進者相左相揖反位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后反位衆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之耦爲上司射作射如初一

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升請釋獲于賓賓許降搢扑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者設中遂視之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筭以從之釋獲者坐設中南當福西當西序東面興受筭坐實八筭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南末興共而俟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个釋一筭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爲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大夫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爲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襲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衆賓繼射釋獲皆如初司射所作唯上耦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

敎說決字衍

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如初獲者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司馬乘矢如初司射遂適西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筭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於下一筭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興自前適左東面坐兼斂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降復位坐兼斂筭實八筭于中委其餘於中西興共而俟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降袒執弓反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搢扑北面于三耦之南命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

廿一司馬命取矢乘矢

廿二數獲

廿三飲不勝者

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有執爵者執爵者坐取觶實之反奠於豐上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受觶以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衆賓繼飲射爵者辯乃徹豐與觶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適左个中皆如之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司馬受爵奠于篚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獲者負侯而俟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有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

並司馬獻獲者

並司射獻釋獲者

司射受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挾一个
搢扑以反位司射去扑倚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
適堂西命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就位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
弓各以其耦進反于射位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反位賓主人大夫降揖
如初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決遂執弓皆進階前揖及楅揖拾取矢如三耦卒北面
搢三挾一个揖退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揖就席大夫袒決遂
執弓就其耦揖皆進如三耦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興反位而后耦揖
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反位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
揖退耦反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卽席衆賓繼拾取矢皆如三耦以反位司
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
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司射降搢扑東面
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司射遂適階閒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
射退反位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閒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

弟三番射事見　卅六司射又請射命耦及射位　卅七三耦賓主人大夫衆賓皆拾取矢　卅八司射請以樂節射　卅九三耦賓主人大夫衆賓皆射

猶

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射如初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司馬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筭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降復位司射命設豐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司射遂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堂西以命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弣以退不反位遂授有司于堂西辯拾取矢揖皆升就席司射乃適堂西釋弓去扑說決拾襲反位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福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筭而俟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觶南而立樂正命弟子贊工即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反坐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興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拜執觶興主人荅拜賓不祭卒觶不拜不洗實之進東南面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主人進受觶賓主人之西北面拜送賓揖就席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司正升自西階相旅

樂射 卅樂射取矢數矢 卅一樂射釋獲告獲 卅二樂射飲不勝者 卅三拾取矢授有司 卅四退諸射器射事竟 卅五旅酬

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西序端東面衆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

司正降復位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舉觶者皆洗觶升實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席末荅拜舉觶者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荅拜舉觶者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北面東上賓與大夫拜舉觶者皆進坐奠于薦右賓與大夫辭坐受觶以興舉觶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興若無大夫則唯賓

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賓辭以俎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衆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屨

升坐乃羞無筭爵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卒觶不拜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而錯皆不拜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觶以實之受酬者不拜受辯旅皆不拜執觶者皆與旅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無筭樂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使人速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既獻衆賓一人舉觶遂無筭爵無司正賓不與徵唯所欲以告於鄉先生君子可也羞唯所有鄉樂唯欲記大夫與則公士爲賓使能不宿戒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尊綌冪賓至徹之蒲筵緇布純西序之席北上獻用爵其他用觶以爵拜者不徒作薦脯用籩五膱祭半膱橫于上醢以豆出自東房膱長尺二寸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肺皆離皆右體也進腠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凡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

弮通行本作弮

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樂作大夫不入樂正與立者齒三笙一和而成聲獻工與
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立者東面北上司正既舉觶而
薦諸其位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司射既袒
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
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射自楹閒物長如笴其閒容弓距隨長
武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命負侯者由其位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唯賓
與大夫降階遂西取弓矢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
韜上二尋凡挾矢於二指之閒橫之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始射獲而
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上射於右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
韋當楅髤橫而拳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射者有過則撻之衆賓不與射者不
降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
卒射卽席而反位卒事鹿中髤前足跪鑿背容八筭釋獲者奉之先首大夫降立于
堂西以俟射大夫與士射袒薰襦耦少退于物司射釋弓矢視筭與獻釋獲者釋弓

矢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主人亦飲于西階上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東方謂之右个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大夫說矢束坐說之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筭古者於旅也語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大夫後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楚扑長如笴刊本尺君射則爲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荅君而俟君樂作而后就物君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執矢以授若飲君如燕則夾爵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竟則虎中龍旜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士鹿中翿旌以獲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

燕禮

燕禮小臣戒與者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樂人縣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肆設膳篚在其北西面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冪用綌若錫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司宮筵賓于戶

西東上無加席也射人告具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升卽位于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反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諾射人反命賓出立于門外東面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於尊南北面東上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射人納賓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就席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賓荅再拜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乃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荅拜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反冪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

二居臣各就位次　三命賓　四請命執役者　五納賓　六主人獻賓

興加于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荅
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主人荅拜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坐
奠觚少進辭降主人東面對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
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
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
不拜酒不告旨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荅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
賓降立于西階西射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內東面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
于公公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
階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荅拜升受爵以
降奠于膳篚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
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主人奠爵于篚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
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荅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拜賓荅拜主人降
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

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再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小臣請致者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再拜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荅再拜執觶興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荅再拜執觶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觶洗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以旅酬於西階上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荅拜賓坐祭立飲卒觶不拜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

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不啐酒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荅拜受爵卿降復位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射人乃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荅再拜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再拜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脀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

爵

敖說降字衍

薦脯醢使人相祭卒受不拜主人受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卒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

十九公三舉旅以成大夫之禮　廿笙入　廿一獻笙　廿二歌笙閒作乃合鄉樂而告樂備　廿三立司正命安賓

不醉皆反坐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立于觶南東上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賓降洗升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公荅再拜賓反位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荅拜乃就席坐行之有執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荅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士旅酌卒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無筭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

荅拜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受賜爵者興授執散爵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爵於公者拜卒受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荅再拜大夫皆辟遂升反坐士終旅於上如初無筭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霤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記燕朝服於寢其牲狗也亨于門外東方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脀不嚌肺不啐酒其介爲賓無膳尊無膳爵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

夫燕亦大夫爲賓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羞卿者小膳宰也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唯公與賓有俎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凡公所辭皆栗階凡栗階不過二等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有內羞君與射則爲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小臣以巾授矢稍屬不以樂志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上射退于物一等既發則荅君而俟若飲君燕則夾爵君在大夫射則肉袒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有房中之樂

大射

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于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鑮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簜在建鼓之閒鼗倚于頌磬西紘厥明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南有豐冪用錫若絺綴諸箭蓋冪加勺又反之皆玄尊酒在北尊士旅食于西鑮之南北面兩圜壺又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設洗于阼階東南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陳設膳篚在其北西面又設洗于獲者之尊西北水在洗北篚在南東陳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于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官饌羹定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卽位于席西鄉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大史在干侯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食者在士南北面東上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大射正擯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爲賓擯者命賓賓少進禮辭反

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受命擯者反命賓出立于門外北面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公升卽席奏肆夏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荅再拜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荅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蓋冪酌者加勺又反之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宰胥薦脯醢賓升筵庶子設折俎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荅拜樂闋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荅拜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

散說散當作媵鄭注原不誤

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媵執羃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荅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賓降立于西階西東面擯者以命升賓賓升立于西序東面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荅拜樂闋升受爵降奠于篚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荅拜主人坐祭遂卒爵興坐奠爵再拜稽首公荅拜主人奠爵于篚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荅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賓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荅拜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

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適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小臣請致者若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荅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適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拜媵爵者皆退反位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荅拜執觶興公卒觶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荅拜執觶興賓進受虛觶降奠于篚易觶興洗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拜賓告于擯者請旅諸臣擯者告于公公許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荅拜賓坐祭立卒觶不拜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遂就席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復位

主人洗觚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乃薦脯醢卿升席庶子設折俎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不嚌肺興

加于俎坐挩手取爵遂祭酒執爵興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荅拜受爵卿降復位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擯者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荅拜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拜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主人洗觚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脀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卒擯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挎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于西階東乃歌鹿鳴三終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

十四二人再媵觶

十五公又行一爵為卿舉旅

十六主人獻大夫

十七作樂娛賓

人受虛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復位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終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擯者遂爲司正司正適洗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于公西階上北面命賓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興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北面立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弣右巨指鉤弦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遂適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于西堂下衆弓矢不挾總衆弓矢楅皆適次而俟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閒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涖之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大史俟于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大史許諾遂比三耦三耦俟

于次北西面北上司射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司射入于次搢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卒射北面揖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遂取扑搢之以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于物間左執弣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負侯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授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興共而俟司馬正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司射進與司馬正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

釋獲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于
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
去扑倚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三耦卒射反搢扑反位司馬正袒決遂執
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
命取矢負侯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俟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設楅
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既設楅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
坐委矢于楅北括司馬師坐乘之卒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
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興反位司射適西階西倚
扑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
大夫大夫則降卽位而后告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搢扑反位
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大夫與大
夫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衆耦立于大夫之南西
面北上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於

黃以周說二畫作三

大夫曰某御於子命衆耦如命三耦之辭諸公卿皆未降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一耦出西面揖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横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下射進坐横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兼諸弣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既拾取矢梱之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適楅南皆左還北面揖搢三挾一个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退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二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次中皆襲反位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諾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適阼階下北面請釋獲于公公許反搢扑遂命釋獲者設中以弓爲畢北面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筭于中横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興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

廿四三耦拾取矢于楅

廿五三耦再射釋獲

每一个釋一筭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
于中興執而俟
三耦卒射賓降取弓矢于堂西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公將射則司馬師命負
侯皆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俟司馬師反位隸僕人埽侯道司射去扑適阼階下告射
于公公許適西階東告于賓遂搢扑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一小
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于東堂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升
自西階先待于物北一笴東面立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釋弓反位公就物
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執弓皆以從於物小射正坐奠笥于物南遂拂以巾取
決興贊設決朱極三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正退俟于東堂小射正又坐
取拾興贊設拾以笥退奠于坫上復位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左執
弣右執簫以授公公親揉之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大射正立于公
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
矢公卒射小臣師以巾退反位大射正受弓小射正以笥受決拾退奠于坫上復位

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小臣正贊襲公還而后賓降釋弓于堂西反位于階西東面公卽席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后卿大夫繼射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出西面揖揖如三耦升射卒射降如三耦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衆皆繼射釋獲皆如初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卒射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司馬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如初小臣委矢于楅如初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束反位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司馬釋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筭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諸下一筭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興自前適左東面坐坐兼斂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於公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坐兼斂筭實八筭于

廿七公卿大夫及衆耦皆射

廿八射訖取矢

廿九數左右獲筭多少

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于西楹西降復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降反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搢扑東面于三耦之西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退俟于序端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僕人師洗升實觶以授賓諸公卿大夫受觶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公卒觶賓進受觶降洗散觶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坐不祭卒觶降奠于篚階西東面立擯者以

左

命升賓賓升就席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射爵辯乃徹豐與觶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設洗于尊西北篚在南東肆實一散于篚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俎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獲者右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適左个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立卒爵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卒司馬師受虛爵奠于篚獲者皆執其薦庶子執俎從之設于乏少南服不復負侯而俟司射適階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觚升實之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皆有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一个適階西搢扑以反位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反搢扑適次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司射先反位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

卅一 獻獲者

卅二 獻釋獲者

第三番射事竟

卅三 將以樂射射者拾取矢

如初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於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諸公卿升就席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司射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閒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于物如初公樂作而后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儀卒射如初賓就席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反位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小臣委矢司馬師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筭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復位司射命設

卌四以樂節射

卌五樂射後取矢數獲

卌六樂射後飲不勝者

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觶如初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次命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袒決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面鏃退適次皆授有司弓矢襲反位卿大夫升就席司射適次釋弓說決拾去扑襲反位司馬正命退福解綱小臣師退福巾車量人解左下綱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筭而俟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反位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者于門外大夫降復位庶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衆無不醉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主人洗酌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北面東上司正為上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

卅七樂射後拾取矢　卅八退諸射器樂坐燕以終禮三番射竟　卅九為大夫舉旅酬　卅徹俎安坐　卅一主人獻士及旅食

北上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主人執虛爵奠于篚復位賓降洗升媵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荅拜賓反位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荅拜乃就席坐行之有執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受荅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士旅酌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司射命射唯欲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荅拜壹發中三侯皆獲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獻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阼上如獻庶子之禮無筭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受賜者興授執散爵者執散爵者

乃酌行之唯受于公者拜卒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冪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正辭公荅拜大夫皆辟升反位士終旅於上如初無筭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燭於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霤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入驁

聘禮

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旣圖事戒上介亦如之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宰書幣命宰夫官具及期夕幣使者朝服帥衆介夕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史讀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公揖入官載其幣舍于朝上介視載者所受書以行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有司筵几于室

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又釋幣于行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于其左接聞命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衆介不從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遂行舍于郊斂旜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士帥沒其竟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未入竟壹肄爲壝壇畫階帷其北無宮朝服無主無執也介皆與北面西上習享士執庭實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及竟張旜誓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以介對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入竟斂旜乃展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

四受命遂行

五過他邦假道

六豫習威儀

七至竟迎入

八入竟展幣

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退圭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有司展羣幣以告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賓至于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勞者不荅拜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授老幣出迎勞者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賓用束錦儐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賓再拜稽首送幣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

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賓之受如初禮儐之如初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賓曰俟閒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八西夾六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薪芻倍禾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

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衆介皆少牢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
于朝賓入于次乃陳幣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公皮弁迎賓
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荅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
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
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
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
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
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降介逆出賓出公側授宰玉裼降立
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
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
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若有言則以束
帛如享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賓禮辭
聽命擯者入告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公升側受几于序端宰夫

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擯者告賓進訝
受几于筵前東面俟公壹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几不降階上荅再拜稽首宰夫實
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公側受醴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宰夫薦
籩豆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實設降筵北面以柶兼
諸觶尚擸坐啐醴公用束帛建柶北面奠于薦東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公降一等
辭栗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東面俟公壹拜賓降也
公再拜賓執左馬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
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
于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
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
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者自前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
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
側授宰幣馬出公降立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擯者入

十三私覿

告出許上介奉幣儷皮二人贊皆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士執衆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委皮南面執幣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公再拜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稽首送幣介出宰自公左受幣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擯者又納士介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公荅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擯者進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執幣者序從之擯者出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荅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荅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賓請有事於大夫公禮辭許賓即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有司入陳饔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膷臐膮蓋陪牛羊豕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堂上八豆設

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屈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兩簠繼之粱在北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醓醢屈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兩簠繼之粱在西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饌于東方亦如之西北上壺東上西陳醓醢百甕夾碑十以爲列醓在東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爲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設于門東爲三列東陳禾三十車車三秅設于門西西陳薪芻倍禾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荅拜揖入及廟門賓揖入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賓從升堂北面聽命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餼亦如之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庭實設馬乘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受幣于楹閒南面退東面俟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

左馬以出賓送于外門外再拜明日賓拜于朝拜饔與餼皆再拜稽首上介饔餼三牢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西夾亦如之筥及甕如上賓餼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凡其實與陳如上賓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儐之兩馬束錦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設于門外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無擯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下大夫擯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荅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賓東面致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擯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賓奉幣庭實從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大夫西面賓稱面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閒南面退西面立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覿介奉幣皮二人贊入門右奠幣再拜大夫辭擯者反幣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介升大夫再拜受介降拜大夫

降辭介升再拜送幣擯者出請衆介面如覿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大夫荅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擯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擯者退大夫拜辱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其面如賓面于卿之禮大夫若不見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爲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堂上籩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醙黍清皆兩壺大夫以束帛致之賓如受饔之禮儐之乘馬束錦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儐之兩馬束錦明日賓拜禮於朝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賓再拜稽首受老退賓再拜送上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賓介皆明日拜于朝上介壹食壹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饔無儐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大夫出賓送不拜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公退賓從請命于朝公辭賓退賓三拜乘禽於朝訝聽之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覿幣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儐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覿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儐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衆介如其面幣士送至于竟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旜禳乃入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禮玉亦如之執禮幣以盡言賜禮公曰然而不善乎授上介幣再拜稽首公荅再拜私幣不告君勞之再拜稽首君荅再拜若有獻

則曰某君之賜也君其以賜乎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君勞之再拜稽首君荅拜勞士介亦如之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賜介介皆再拜稽首乃退介皆送至于使者之門乃退揖使者拜其辱釋幣于門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觴酒陳席于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上介至亦如之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唯饔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受禮不受饗食赴者至則衰而出唯稍受之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卽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卽位踊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

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命君弔介爲主人主人歸禮幣必以用介受賓禮無辭也不饗食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士介死爲之棺斂之君不弔焉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

辭當行

于朝介將命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其禮如爲介三介

記久無事則聘焉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明日君館之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倉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爲肆又齎皮馬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辭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飧不致賓不拜沐浴而食之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賓卽館訝將公命又見之以其摯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摯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

卌二小聘

一記有故卒聘致書之事

二記使者受命將行之禮

三記朝聘玉幣

四記修辭之節因及辭對之言

五記賓館

六記設飧

七記賓訝往復之禮

八釋聘用摯辭之故

九記擯賓

十記賓介聘享之容

焉盈容衆介北面蹌焉私覿愉愉焉出如舒鴈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愼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閒可也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賄在聘于賄凡執玉無藉者襲禮不拜至醴尊于東箱瓦大一有豐薦脯五膱祭半膱橫之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擯者入告出禮辭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賓固辭公荅再拜擯者立于閾外以相拜賓辟擯者授宰夫于中庭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不禮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賜饔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僕爲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如饋食之禮假器於大夫朌肉及廋車聘日致饔明日問大夫夕夫人歸禮既致饔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士中日則二雙凡獻執一雙委其餘于面禽羞俶獻比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訝帥之自下門入各以其爵朝服士無饔無饔者無擯大夫不敢辭君初爲之辭矣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無饔者無饗禮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既將

十一記庭實貨幣之空
十二記襲裼之節
十三記公禮賓儀物
十四記覿後賓私獻
十五記君不親受之禮
十六記大夫勞賓
十七記賓受饔食而祭
十八記賓主行禮之節次
十九記賓游觀
廿記致禮者之辭服非其次
廿一記士介之致禮
廿二記賓問大夫大夫不辭非是又

公事賓請歸凡賓拜于朝訝聽之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宰夫獻無行則重賄反幣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又拜送賓於館堂楹閒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其介爲介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唯大聘有几筵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

公食大夫禮

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上介出請入告三辭賓出拜辱大夫不荅拜將命賓再拜稽首大夫還賓不拜送遂從之賓朝服卽位于大門外如聘卽位具羹定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扃鼏鼏若束若編設洗如饗小臣具槃匜在東堂下宰夫設筵加席几無尊飲酒漿飲俟于東房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公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公揖入賓從及廟門公揖入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

王說再當作壹

南

介門西北面西上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賓西階東北面荅拜擯者辭
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
拜稽首士舉鼎去鼏于外次入陳鼎于碑南南面西上右人抽扃坐奠于鼎西南順出
自鼎西左人待載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退大夫長盥洗東南
西面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卒盥序進南面匕載者西面魚腊飪載體進
奏魚七縮俎寢右腸胃七同俎倫膚七腸胃膚皆横諸俎垂之大夫既匕匕奠于鼎
逆退復位公降盥賓降公辭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
之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公立于序內西鄉賓立于階西疑立宰夫自東房薦豆
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士設俎于豆南
西上牛羊豕魚在牛西腊腸胃亞之膚以爲特旅人取匕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
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大羹湆不
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
公設之于醬西賓辭坐遷之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

罪戴鼎實于俎

五為賓設正饌

辯

飲酒實于觶加于豐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豆東宰夫東面坐啟簋會各卻于其西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公再拜揖食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醢上豆之間祭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挩手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間祭祭飲酒於上豆之間魚腊醬湆不祭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湆西賓北面辭坐遷之公與賓皆復初位宰夫膳稻于粱西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先者一人升設于稻南簋西間容人旁四列西北上膷以東臐膮牛炙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鮨鮨南羊炙以東羊胾醢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醬魚膾衆人騰羞者盡階不升堂授以蓋降出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贊升賓賓坐席末取粱即稻祭于醬湆間贊者北面坐奠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北面自間坐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對西面坐取之栗階升北面反奠于其所降辭公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坐遂卷加席公

六賓祭正饌

七為賓設加饌

八賓祭加饌

九賓食饌三飯

不辭賓三飯以湇醬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賓挩手興受宰夫設其豐于稻西庭實設賓坐祭遂飲奠於豐上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筵北面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升聽命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西楹西東面立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介逆出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公辭揖讓如初升賓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辭公如初賓升公揖退于箱賓卒食會飯三飲不以醬湇挩手興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再拜稽首公降再拜介逆出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魚腊不與

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訝聽之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庶羞西東毋過四列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鶉鴽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罋陳于楹外二以並北陳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閒二以並南陳庶羞陳于碑內庭實陳于碑外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賓朝服以受如

受饔禮無擯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大夫相食親戒速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降盥受醬湆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賓止也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主人辭賓反之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卒食徹于西序端東面再拜降出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賓受于堂無擯記不宿戒戒不速不授几無阼席亨于門外東方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皆卷自末宰夫筵出自東房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贊者盥從俎升簠有蓋冪凡炙無醬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卿擯由下上贊下大夫也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

覲禮

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使者不荅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使者左還而

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荅拜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儐之束帛乘馬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侯氏再拜稽首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侯氏裨冕釋幣于禰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依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事畢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自

屏南適門西從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饗禮乃歸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記几侯于東箱偏駕不入王門奠圭于繅上

喪服　子夏傳

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說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

父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尊也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

弟昆弟之子若子妻爲夫傳曰夫至尊也妾爲君傳曰君至尊也女子子在室爲父
布總箭笄髽衰三年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子嫁反在父之室
爲父三年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
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卽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
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父卒則爲母繼母如母傳曰繼
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
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
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母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父
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曰問者
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父在爲母傳
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妻傳曰
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出妻之子爲母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

此九字據爲衆子下疏及本節疏賈實無之蓋下夫之昆弟之子傳文或誤複而加之

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不杖麻屨者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大夫之適子爲妻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昆弟爲衆子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

四齊衰不杖期

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

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稺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爲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

後者服斬妾爲女君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婦爲舅姑傳曰
何以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
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
其祖也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
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
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
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
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傳曰何以期也大夫
不敢降其祖與適也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
父母遂也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寄公爲所寓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
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傳曰何以服
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
妻服也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

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庶人爲國君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繼父不同居者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大夫爲宗子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舊君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埽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

殤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從父昆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庶子

適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

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曰何以繐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

子女子子之下殤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卽葛五月者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爲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從母丈夫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庶婦君母之父母從母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緦麻三月者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庶孫之婦庶孫之中殤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外孫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從母之長殤報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

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士爲庶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貴臣貴妾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乳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從祖昆弟之子曾孫父之姑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甥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壻傳曰何以緦報之也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姑之子傳曰何以緦報之也舅傳曰何以緦從服也舅之子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夫之姑姊妹之長殤夫之諸祖父母報君母之昆弟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朋友麻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筭如邦人改葬緦童子唯當室緦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緫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緫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三袧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繐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士喪禮死于適室幠用斂衾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帶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三降衣于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復者降自後西榮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帷堂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有賓則拜之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親者在室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主人拜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卽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親者襚不將命以卽陳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牀上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徹衣者執衣如襚以適房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甸人掘坎于階閒少西爲垼于西牆下東鄉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于西

階下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綪明衣裳用布鬠笄用桑長四寸纋中布巾環幅不鑿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瑱用白纊幎目用緇方尺二寸䞓裏著組繫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纊極二冒緇質長與手齊䞓殺掩足爵弁服純衣皮弁服褖衣緇帶韎韐竹笏夏葛屨冬白屨皆繶緇絇純組綦繫于踵庶襚繼陳不用貝三實于笄稻米一豆實於筐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綌於笄櫛於簞浴衣於篋皆饌于西序下南上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煮于垼用重鬲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士有冰用夷槃可也外御受沐入主人皆出戶外北面乃沐櫛挋用巾浴用巾挋用浴衣渜濯棄于坎蚤揃如他日鬠用組乃笄設明衣裳主人入即位商祝襲祭服褖衣次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于米執以從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主人襲反位商祝掩瑱設幎目乃屨綦結于

跗連絇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筭設韐帶搢笏設決麗于掔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掔設
冒櫜之幠用衾巾柶鬠蚤埋于坎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夏
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冪用疏布久之繫用靲縣于重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
用靲賀之結于後祝取銘置于重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橫三縮一廣終幅
析其末緇衾赬裏無紞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饌于東堂
下脯醢醴酒冪奠用功布實于箪在饌東設盆盥于饌東有巾苴絰大鬲下本在左
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于東方婦人之帶牡麻
結本在房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南西方盥如東方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
面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設扃鼏鼏西末素俎在鼎西西順覆匕東柄士盥
二人以並東面立于西階下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
倒美者在中士舉遷尸反位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卒斂徹帷主人西面
馮尸踊無筭主婦東面馮亦如之主人髺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士舉男
女奉尸侇于堂幠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筭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即

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卽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乃奠舉
者盥右執匕卻之左執俎橫攝之入阼階前西面錯錯俎北面右人左執匕抽扃予
左手兼執之取鼏委于鼎北加扃不坐乃朼載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
在於中皆覆進柢執而俟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
人徹鼎巾待于阼階下奠于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豆錯俎錯于豆東立于俎北西
上醴酒錯于豆南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
主人拜送于門外乃代哭不以官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擯者
出告須以賓入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委衣如
於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朋友親襚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襚者
以褶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者亦如之升降自西階以東宵爲燎于中庭
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紟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紟不在
算不必盡用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觶木柶毼豆兩其實葵菹芋蠃醢兩籩
無縢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脡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掘肂見衽棺入主人不哭

升棺用軸蓋在下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坫南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鱄鮒九腊左胖髀不升其他皆如初燭俟于饌東祝徹盥于門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徹饌先取醴酒北面其餘取先設者出于足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醴酒位如初執事豆北南面東上乃適饌帷堂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士盥位如初布席如初商祝布絞紟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有大夫則告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筭卒斂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肂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筭卒塗祝取銘置于肂主人復位踊襲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奧東面祝反降及執事執饌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鬐三列腊進柢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奠由楹內入于室醴酒北面設豆右菹菹南栗栗東脯豚當豆魚次腊特于俎北醴酒在籩南巾如初既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于門

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衆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主人揖就次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君釋采入門主人辟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主人中庭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奉尸斂于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君升即位衆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乃奠升自西階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卒奠主人出哭者止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襲入即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朔夕哭不辟子卯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

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即位辟門婦人拊心不哭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取醴北面取酒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直西榮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錯立于豆北南面籩俎既錯立于執豆之西東上酒錯復位醴錯于西遂先由主人之北適饌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滅燭出祝闔戶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衆主人出婦人踊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主人卒拜送賓揖衆主人乃就次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籩位主人拜賓如朝夕哭卒徹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卒杝釋匕于鼎俎行杝者逆出甸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籩位敦啓會卻諸其南醴酒位如初祝與執豆者巾乃出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月半不

殷奠有薦新如朔奠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啓會面足序出如入其設于外如於室筮宅冢人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命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主人絰哭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歸殯前北面哭不踊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不踊婦人哭于堂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綪主人徧視之如哭椁獻素獻成亦如之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席于闑西閾外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絰左擁之涖卜卽位于門東西面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還卽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卜人

坐作龜興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婦哭告于異爵者使人告于衆賓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主人經入哭如筮宅賓出拜送若不從卜宅如初儀

既夕禮

既夕哭請啓期告于賓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夷牀饌于階間二燭俟于殯門外丈夫髽散帶垂即位如初婦人不哭主人拜賓入即位袒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啓三命哭燭入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踊無筭商祝拂柩用功布幠用夷衾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升自西階奠俟于下東面北上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衆人東即位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主人柩東西面置重如初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主人踊無筭降拜賓即位踊襲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薦車直東榮北輈質明滅燭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賓出主

人送于門外有司請祖期曰日側主人入袒乃載踊無筭卒束襲降奠當前束商祝飾柩一池紐前經後緇齊三采無貝設披屬引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器西南上綪茵苞二筲三黍稷麥甕三醯醢屑冪用疏布甒二醴酒冪用功布皆木桁久之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槃匜匜實于槃中南流無祭器有燕樂器可也役器甲冑干笮燕器杖笠翣徹奠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節而踊袒商祝御柩乃祖踊襲少南當前束婦人降卽位于階閒祖還車不還器祝取銘置于茵二人還重左還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薦馬如初賓出主人送有司請葬期入復位

公賵玄纁束馬兩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馬入設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于棧左服出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士受馬以出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賓賵者將命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賓從致命如初主人拜于位不踊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擯者出請若奠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

受羊如受馬又請若賻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主人拜賓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位若無器則捂受之又請賓告事畢拜送入贈者將命擯者出請納賓如初賓奠幣如初若就器則坐奠于陳凡將禮必請而后拜送兄弟賵奠可也所知則賵而不奠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書遣於策乃代哭如初宵爲燎于門內之右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如初其實羊左胖髀不升腸五胃五離肺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魚腊鮮獸皆如初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四籩棗糗栗脯醴酒陳器滅燎執燭俠輅北面賓入者拜之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徹者東鼎入乃奠豆西上綪籩蠃醢南北上綪俎二以成南上不綪特鮮獸醴酒在籩西北上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徹者入踊如初徹巾苞牲取下體不以魚腊行器茵苞器序從車從徹者出踊如初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筭從柩東當前東西面不命毋哭哭者相止也唯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南面讀書釋筭則坐卒命哭滅燭書與筭執之以逆出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

哭滅燭出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主人袒乃行踊無筭出宮踊襲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主人哭拜稽顙賓升實幣于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

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茵先入屬引主人袒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乃窆主人哭踊無筭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即位拾踊三襲賓出則拜送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筲於旁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三主人拜鄉人即位踊襲如初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婦人入丈夫踊升自阼階主婦入于室踊出即位及丈夫拾踊三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賓降出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遂適殯宮皆如啓位拾踊三兄弟出主人拜送衆主人出門哭止闔門主人揖衆主人乃就次猶朝夕哭不奠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記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有疾疾者齊養者皆齊徹琴瑟疾病外內皆埽徹褻衣加新衣御者四人皆坐持體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乃行禱于五祀乃卒主人啼兄弟哭設牀

第當牖衽下莞上簟設枕遷尸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楔貌如軛上兩末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卽牀而奠當腢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赴曰君之臣某死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襚者委衣于牀不坐其襚于室戶西北面致命夏祝淅米差盛之御者四人抗衾而浴襢笫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鬠無笄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卒洗貝反于笲實貝柱右顚左顚夏祝徹餘飯塡塞耳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垼用塊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縓綼緆緇純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掔甸人築坅坎隸人涅厠既襲宵爲燎于中庭厥明滅燎陳衣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

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兩甒醴酒酒在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豆在甒北二以並籩亦如之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觶俟時而酌柶覆加之面枋及錯建之小斂辟奠不出室無踊節既馮尸主人袒髻髮絞帶衆主人布帶大斂于阼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巾奠執燭者滅

燭出降自阼階由主人之北東既殯主人說髦三日絞垂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衰三升履外納杖下本竹桐一也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哭晝夜無時非喪事不言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主人乘惡車白狗幦蒲蔽御以蒲菆犬服木錧約綏約轡木鑣馬不齊髦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裧貳車白狗攝服其他皆如乘車朔月童子執帚卻之左手奉之從徹者而入比奠舉席埽室聚諸窔布席如初卒奠埽者執帚垂末內鬣從執燭者而東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筮宅冢人物土卜日吉告從于主婦主婦哭婦人皆哭主婦升堂哭者皆止啓之昕外內不哭夷牀輁軸饌于西階東其二廟則饌于禰廟如小斂奠乃啓朝于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奠止于西階之下東面北上主人升柩東西面眾主人東卽位婦人從升東面奠升設于柩西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主人降卽位徹乃奠升降自西階主人踊如初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柩從序從如初適祖薦乘車鹿淺幦干笮革靾載旜載皮弁服纓轡貝勒縣于衡道車載朝服稾

車載蓑笠將載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束前而降奠席于柩西巾奠乃牆抗木刊茵著用荼實綏澤焉葦苞長三尺一編菅筲三其實皆瀹祖還車不易位執披者旁四人凡贈幣無常凡糗不煎唯君命止柩于堩其餘則否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柩至于壙斂服載之卒窆而歸不驅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弓矢之新沽功有弭飾焉亦張可也有柲設依撻焉有韣翭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衛

士虞禮

士虞禮特豕饋食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腊爨亞之北上饎爨在東壁西面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尊于堂中北墉下當戶兩甒醴酒酒在東無禁冪用絺布加勺南枋素几葦席在西序下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北上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藉用葦席匜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巾在其東陳三鼎于

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匕俎在西塾之西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卽位于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卽位于堂亦如之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卽位于門西東面南上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主人卽位于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卽位于西方如反哭位祝入門左北面宗人西階前北面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降洗觶升止哭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贊薦菹醢醢在北佐食及執事盥出舉長在左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匕俎從設左人抽扃鼏匕佐食及右人載卒朼者逆退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腊特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設一鉶于豆南佐食出立于戶西贊者徹鼎祝酌醴命佐食啓會佐食許諾啓會卻于敦南復位祝奠觶于鉶南復位主人再拜稽首祝饗命佐食祭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觶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淳尸盥宗人授巾尸及階祝延尸尸升宗人詔踊如初尸入戶踊如初哭

止婦人入于房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從者錯篚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祝命佐食墮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尸嘗醴奠之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手執之祝命佐食邇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尸祭鉶嘗鉶泰羹湆自門入設于鉶南胾四豆設于左尸飯播餘于篚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實于篚又三飯舉胳祭如初佐食舉魚腊實于篚又三飯舉肩祭如初舉魚腊俎俎釋三个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反黍如初設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荅拜尸祭酒嘗之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賓降反俎于西塾復位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荅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荅拜主人坐祭卒爵拜尸荅拜筵祝南面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荅拜薦菹醢設俎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祭酒嘗之肝從祝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爵拜主人荅拜祝坐受主人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荅拜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荅拜受爵出實于篚升堂復位主婦洗足爵于房

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自反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尸祭籩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酌獻祝籩燔從獻佐食皆如初以虛爵入于房賓長洗繶爵三獻燔從如初儀婦人復位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皆哭祝入尸謖從者奉篚哭如初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几在南厞用席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贊闔牖戶主人降賓出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記虞沐浴不櫛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日中而行事殺于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羹飪升左肩臂臑肫骼脊脅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膉上肺祭一實于上鼎升魚鱄鮒九實于中鼎升腊左胖髀不升實于下鼎皆設扃鼏陳之載猶進柢魚進鬐祝俎髀脰脊脅離肺陳于階間敦東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匜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戶外北面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有柶豆實葵菹菹以西蠃醢籩棗烝栗擇尸入祝從尸尸坐不說屨

尸謖祝前鄉尸還出戶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降階還及門如出

戸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詔降尸服卒者之上服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旣饗祭于苴祝祝卒不綏祭無泰羹湆胾從獻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戸降復位于門西男女拾踊三如食閒祝升止哭聲三啓戸主人入祝從啓牖鄉如初主人哭出復位卒徹祝佐食降復位宗人詔降如初始虞用柔日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絜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饗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獻畢未徹乃餞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西饌籩豆脯四脡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在西塾尸出執几從席從尸出門右南面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賓出復位主人出即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即位于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尸即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于薦東朐在南尸左執爵取脯擩醢祭之佐食授嚌尸受振祭嚌反之祭酒卒爵奠于南方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婦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婦人踊如初賓長洗繶爵三獻如亞獻踊如初

佐食取俎實于篚尸謖從者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尸出門哭者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主婦亦拜賓丈夫說絰帶于廟門外入徹主人不與婦人說首絰不說帶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哭止告事畢賓出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旦而祔則薦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其他辭一也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明日以其班祔沐浴櫛搔翦用專膚爲折俎取諸脰膉其他如饋食用嗣尸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朞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朞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特牲饋食禮

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及筮日主人冠端玄即位于門外西面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席于門中闑西閾外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日

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筮者許諾還卽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主人受視反之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占曰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宗人告事畢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尚饗乃宿尸主人立于尸外門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主人辟皆東面北上主人再拜尸荅拜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爲某尸占曰吉敢宿祝許諾致命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尸入主人退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荅再拜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涖之敢宿賓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送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鼏棜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東足設洗于阼階東南壺禁在西序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主人及子姓兄弟卽位于門東如初賓及衆賓卽位于門西東面北上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主人再拜賓荅再拜三拜衆賓衆賓荅再拜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卽位于堂下如外位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賓出主人

出皆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絜請期曰羹飪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羹飪實鼎陳于門外如初尊于戶東玄酒在西實豆籩鉶陳于房中如初執事之俎陳于階間二列北上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几席陳于西堂如初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祝筵几于室中東面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卽位于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司具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卽位如初佐食北面立于中庭

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菹蝸醢醢在北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除鼏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鼎西面錯右人抽扃委于鼎北贊者錯俎加匕乃朼佐食升肵俎鼏之設于阼階西卒載加匕于鼎主人升入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出立于戶西南面主

人再拜稽首祝在左卒祝主人再拜稽首祝迎尸于門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尸至于階祝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從尸卽席坐主人拜妥尸尸荅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觶荅拜祭鉶嘗之告旨主人拜尸荅拜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設大羹湆于醢北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乃食食舉主人羞肵俎于腊北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俎舉獸幹魚一亦如之尸實舉于菹豆佐食羞庶羞四豆設于左南上有醢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舉骼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舉肩及獸魚如初佐食盛肵俎俎釋三个舉肺脊加于肵俎反黍稷于其所主人洗角升酌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尸左執角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荅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挼祭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嘏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

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荅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筵祝南面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設菹醢俎祝左執角祭豆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坐祭酒啐酒以肝從祝左執角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角拜主人荅拜受角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坐祭卒角拜主人荅拜受角降反于篚升入復位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宗婦執兩籩戶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祝贊籩祭尸受祭之祭酒啐酒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嚌之反之羞燔者受加于肵出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酢如主人儀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挼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祭酒啐酒入卒爵如主人儀獻祝籩燔從如初儀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于房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席于戶內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籩俎入設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肝從左執爵取肝擩于鹽坐振祭嚌之宗人受加于俎燔亦如之興席末坐卒爵拜主婦荅拜受爵酌醋左執爵拜主人荅拜坐祭立飲卒

爵拜主人荅拜主婦出反于房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
爵主人西面荅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主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實爵于篚入
復位三獻作止爵尸卒爵酢酌獻洸及佐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婦燔從皆如初更
爵酢于主人卒復位主人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洗賓辭洗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
獻賓賓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荅拜薦脯醢設折俎賓左執爵祭豆奠爵興取肺坐
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卒爵拜主人荅拜受爵酌酢奠爵拜賓荅拜主人
坐祭卒爵拜賓荅拜揖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位如初薦俎從設衆賓升拜受爵
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辨主人備荅拜焉降實爵于篚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
枋西方亦如之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主人奠觶拜賓
荅拜主人坐祭卒觶拜賓荅拜主人洗觶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主人
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荅拜賓奠觶于薦南揖復位主人洗爵獻長
兄弟于阼階上如賓儀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洗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衆兄弟之
儀主人西面荅拜更爵酢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不

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
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
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拜尸備荅拜焉舉奠洗爵入尸拜受舉奠荅拜尸祭
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
如主人酬賓儀宗人告祭脀乃羞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賓
奠觶拜長兄弟荅拜賓立卒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荅拜揖復
位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
者拜受長兄弟北面荅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爲加爵者作
止爵如長兄弟之儀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賓弟子
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於其長奠觶拜長皆荅拜舉觶者
祭卒觶拜長皆荅拜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
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荅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爵
皆無筭利洗散獻于尸酢及祝如初儀降實散于篚主人出立于戶外西南祝東面

告利成尸謖祝前主人降祝反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徹庶羞設于西序下筵對席佐食分簋鉶宗人遣舉奠及長兄弟盥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嘗食餕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膚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餕有以也兩餕奠舉于俎許諾皆荅拜若是者三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鉶食舉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酳上餕上餕拜受爵主人荅拜酳下餕亦如之主人拜祝曰酳有與也如初儀兩餕執爵拜祭酒卒爵拜主人荅拜兩餕皆降實爵于篚上餕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餕即位坐荅拜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餕荅拜受爵降實于篚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祝執其俎以出東面于戶西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即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壺棜禁

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卒奠冪用綌即位而徹之加勺籩巾以綌也纁裏棗烝栗擇鉶芼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荁棘心匕刻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皆西面饎爨在西壁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匜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匜北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嗣舉奠佐食設豆鹽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凡祝呼佐食許諾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佐食於旅齒於兄弟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宗婦贊薦者執以坐于戶外授主婦尸卒食而祭饎爨雍爨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三離肺一刌肺三魚十有五腊如牲骨祝俎髀脡脊二骨脅二骨膚一離肺一阼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一離肺一主婦俎觳折其餘如阼俎佐食俎觳折脊脅膚一離肺一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

脅膚一離肺一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升受降飲

少牢饋食禮

少牢饋食之禮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筮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乃釋韇立筮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吉則史韇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乃退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宿前宿一日宿戒尸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禮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爲尸尚饗筮卦占如初吉則乃遂宿尸祝擯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宿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若

不吉則遂改筮尸既宿尸反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諾乃退明日主人朝服卽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人概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司宮概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篚于東堂下勺爵觚觶實于篚卒概饌豆籩與篚于房中放于西方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司士又升魚腊魚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腊用麋卒脀皆設扃鼏乃舉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棜皆有冪甒有玄酒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設篚于洗西南肆改饌豆籩于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籩之實小祝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主人朝

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主人出迎鼎除鼏士盥舉鼎主人先入司宮取二勺于篚洗之兼執以升乃啓二尊之蓋冪奠于棜上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柄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膚爲下匕皆加于鼎東枋俎皆設于鼎西西肆肵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朼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于肵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肵橫之皆如初爲之于爨也佐食遷肵俎于阼階西西縮乃反佐食二人上利升羊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膊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腸胃體其載于俎皆進下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腊一純而俎亦進下肩在上膚九而俎亦橫載革順

卒脀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主婦被

錫衣移袂薦自東房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移袂執葵菹蠃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于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于房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序升自西階相從入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特膚當俎北端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敦皆南首主婦興入于房祝酌奠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又再拜稽首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坐取簞興以受尸巾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戶內祝在左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尸荅拜遂坐祝反南面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

祭于豆間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
與黍以授尸尸受同祭于豆祭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上佐食爾上敦黍于
筵上右之主人羞肵俎升自阼階置于膚北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于房中坐設
于韭菹之南下佐食又取一豕鉶于房中以從上佐食受坐設于羊鉶之南皆芼皆
有柶尸扱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食舉三飯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
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上佐食羞胾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于薦豆之北尸又食食
胾上佐食舉尸一魚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橫之又食上佐食舉尸腊肩尸
受振祭嚌之上佐食受加于肵又食上佐食舉尸牢骼如初又食尸告飽祝西面于
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肩尸受振祭嚌之佐
食受加于肵尸不飯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上佐食受
尸牢肺正脊加于肵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
酒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擩于俎鹽振
祭嚌之加于菹豆卒爵主人拜受尸爵尸荅拜祝酌受尸尸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

荅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祭主人佐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又祭酒不興遂啐酒祝與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荅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主人西面荅拜薦兩豆菹醢佐食設俎牢髀橫脊一短脅一腸一胃一膚三魚一橫之腊兩髀屬于尻祝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祝祭俎祭酒啐酒肝牢從祝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不興加于俎卒爵興主人酌獻上佐食上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西面荅拜佐食祭酒卒爵拜坐授爵興俎設于兩階之閒其俎折一膚主人又獻下佐食亦如之其脀亦設于階閒西上亦折一膚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授主婦贊者于房戶婦贊者受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

獻尸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荅拜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上佐食綏祭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其綏祭如主人之禮不嘏卒爵拜尸荅拜主婦以爵出贊者受易爵于篚以授主婦于房中主婦洗酌獻祝祝拜坐受爵主婦荅拜于主人之北卒爵不興坐授主婦主婦受酌獻上佐食于戶內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婦西面荅拜祭酒卒爵坐授主婦主婦獻下佐食亦如之主婦受爵以入于房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爵賓戶西北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賓拜祝受尸爵尸荅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爵賓坐奠爵遂拜執爵以興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荅拜賓酌獻祝祝拜坐受爵賓北面荅拜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祝入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祝反復位于室中主人亦入于室復位祝命佐食徹肵俎降設于堂下阼階南司宮設對席乃四人餕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食皆右之于席上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餕司士乃辯舉餕

者皆祭黍祭舉主人西面三拜養者養者奠舉于俎皆荅拜皆反取舉司士進一鉶于上養又進一鉶于次養又進二豆湆于兩下乃皆食食舉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養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于戶內以授次養若是以辯皆不拜受爵主人西面三拜養者養者奠爵皆荅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荅壹拜養者三人興出上養止主人受上養爵酌以醋于戶內西面坐奠爵拜上養荅拜坐祭酒啐酒上養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上養荅拜上養興出主人送乃退

有司

有司徹埽堂司宮攝酒乃燅尸俎卒燅乃升羊豕魚三鼎無腊與膚乃設扃鼏陳鼎于門外如初乃議侑于賓以異姓宗人戒侑侑出俟于廟門之外司宮筵于戶西南面又筵于西序東面尸與侑北面于廟門之外西上主人出迎尸宗人擯主人拜尸荅拜主人又拜侑侑荅拜主人揖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侑從亦左揖乃讓主人先升自阼階尸侑升自西階西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尸荅拜主人又拜

侑侑荅拜乃舉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舉魚鼎以入陳鼎如初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二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亦合執二俎以從匕皆加于鼎東枋二俎設于羊鼎西西縮二俎皆設于二鼎西亦西縮雍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並皆西縮覆二疏匕于其上皆縮俎西枋主人降受宰几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橫執几揖尸主人升尸侑升復位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尸進二手受于手閒主人退尸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于筵上左之南縮不坐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尸復位尸與侑皆北面荅拜主人降洗尸侑降尸辭洗主人對卒洗揖主人升尸侑升尸西楹西北面拜洗主人東楹東北面奠爵荅拜降盥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卒盥主人揖升尸侑升主人坐取爵酌獻尸尸北面拜受爵主人東楹東北面拜送爵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贊者執昌菹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陪設于南昌在東方興取籩于房𪎊蕡坐設于豆西當外列𪎊在東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設于初籩之南白在西方興退乃升司馬朼羊亦司馬載載右體肩臂肫骼

膞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腸一胃一祭肺一載于一俎羊肉
湇膞折正脊一正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南俎司士杝豕亦司士載亦右體肩
臂肫骼膞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膚五嚌肺一載于一俎侑
俎羊左肩左肫正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載于一俎侑俎豕左肩折正脊一脅
一膚三切肺一載于一俎阼俎羊肺一祭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湇臂一脊一脅一腸
一胃一嚌肺一載于一俎豕脅臂一脊一脅一膚三嚌肺一載于一俎主婦俎羊左
臑脊一脅一腸一胃一膚一嚌羊肺一載于一俎司士杝魚亦司士載尸俎五魚橫
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膴祭于其上卒升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降尸
升筵自西方坐左執爵右取韭菹擩于三豆祭于豆間尸取麷蕡宰夫贊者取白黑
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受于鼎西左手執俎左廉縮之卻
右手執匕枋縮于俎上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桃匕枋以
挹湇注于疏匕若是者三尸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縮執匕
俎以升若是以授尸尸卻手授匕枋坐祭嚌之興覆手以授賓賓亦覆手以受縮匕

于俎上以降尸席末坐啐酒興坐奠爵拜告旨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荅拜
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于俎司馬縮奠俎于
羊湆俎南乃載于羊俎卒載俎縮執俎以降尸坐執爵以興次賓羞羊燔縮執俎縮
一燔于俎上鹽在右尸左執爵受燔擩于鹽坐振祭嚌之興加于羊俎賓縮執俎以
降尸降筵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
東荅拜主人受爵尸升筵立于筵末主人酌獻侑侑西楹西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其
右北面荅拜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醢在南方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以授主婦
主婦不興受之奠麷于醢南蕡在麷東主婦入于房侑升筵自北方司馬橫執羊俎
以升設于豆東侑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又取麷蕡同祭于豆祭興左
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羞羊燔如尸禮侑降筵自北方北面于西
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人荅拜尸受侑爵降洗侑降立于西階西東面
主人降自阼階辭洗尸坐奠爵于篚興對卒洗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主人拜洗尸北
面于西楹西坐奠爵荅拜降盥主人降尸辭主人對卒盥主人升尸升坐取爵酌司

宮設席于東序西面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荅拜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主婦不興受設麷于菹西北蕡在麷西主人升筵自北方主婦入于房長賓設羊俎于豆西主人坐左執爵祭豆籩如侑之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次賓羞匕湆如尸禮席末坐啐酒執爵以興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主人坐奠爵于左興受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于湆俎司馬縮奠湆俎于羊俎西乃載之卒載縮執虛俎以降主人坐取爵以興次賓羞燔主人受如尸禮主人降筵自北方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西楹西荅拜主人坐奠爵于東序南侑升尸侑皆北面于西楹西主人北面于東楹東再拜崇酒尸侑皆荅再拜主人及尸侑皆升就筵司宮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東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拜獻尸尸拜于筵上受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席北拜送爵入于房取一羊鉶坐奠于韭菹西主婦贊者執豕鉶以從主婦不興受設于羊鉶之西興入于房取糗與腶脩執以出坐設之糗在蕡西脩在白西興立于主人席北西面尸坐左執爵祭糗脩同祭于豆祭以羊鉶之柶挹羊鉶遂

以挹豕鉶祭于豆祭祭酒次賓羞豕匕湆如羊匕湆之禮尸坐啐酒左執爵嘗上鉶
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婦荅拜執爵以興司士羞豕脀尸坐奠爵興受如羊肉湆之
禮坐取爵興次賓羞豕燔尸左執爵受燔如羊燔之禮坐卒爵拜主婦荅拜受爵酌
獻侑侑拜受爵主婦主人之北西面荅拜主婦羞糗脩坐奠糗于醴南脩在蕡南侑
坐左執爵取糗脩兼祭于豆祭司士縮執豕脀以升侑興取肺坐祭之司士縮奠豕
脀于羊俎之東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侑興次賓羞豕燔侑受如尸禮坐卒爵
拜主婦荅拜受爵酌以致于主人主人筵上拜受爵主婦北面于阼階上荅拜主婦
設二鉶與糗脩如尸禮主人其祭糗脩祭鉶祭酒受豕匕湆拜啐酒皆如尸禮嘗鉶
不拜其受豕脀受豕燔亦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北面荅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婦爵
以降主人降侑降主婦入于房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侑東面于西階西南尸易爵
于篚盥洗爵主人揖尸侑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侑從主人北面立于東楹東侑西楹
西北面立尸酌主婦出于房西面拜受爵尸北面于侑東荅拜主婦入于房司宮設
席于房中南面主婦立于西席婦贊者薦韭菹醓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人贊者

執軆蕡以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軆于菹西蕡在軆南主婦升筵司馬設羊俎于豆南主婦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又取軆蕡兼祭于豆祭主婦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次賓羞羊燔主婦興受燔如主人之禮主婦執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執爵拜尸西楹西北面荅拜主婦入立于房尸主人及侑皆就筵上賓洗爵以升酌獻尸尸拜受爵賓西楹西北面拜送爵尸奠爵于薦左賓降主人降洗觶尸侑降主人奠爵于篚辭尸對卒洗揖尸升侑不升主人實觶酬尸東楹東北面坐奠爵拜尸西楹西北面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荅拜降洗尸降辭主人奠爵于篚對卒洗主人升尸升主人實觶尸拜受爵主人反位荅拜尸北面坐奠爵于薦左尸侑主人皆升筵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

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荅壹拜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于篚興對卒洗升酌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荅拜宰夫自東房薦脯醢醢在西司士設俎于豆北羊骼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膚一賓坐左

執爵右取肺擩于醢祭之執爵興取肺坐祭之祭酒遂飲卒爵執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荅拜受爵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宰夫執薦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衆賓長升拜受爵主人荅拜坐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脀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其脀體儀也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執爵以興賓荅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賓荅拜賓降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長賓于西階南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賓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荅拜主人洗賓辭主人坐奠爵于篚對卒洗升酌降復位賓拜受爵主人拜送爵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兄弟之長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荅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辯受爵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脀設于其位其先生之脀折脅一膚一其衆儀也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荅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亦有薦脀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荅其長拜乃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

以辯宰夫贊主人酌主人於其羣私人不荅拜其位繼兄弟之南亦北上亦有薦脀
主人就筵尸作三獻之爵司士羞湆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膴祭祭之祭酒卒爵司士
縮奠俎于羊俎南橫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尸奠爵拜三獻北面荅拜受爵酌
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荅拜司馬羞湆魚一如尸禮卒爵拜三獻荅拜受爵酌致主
人主人拜受爵三獻東楹東北面荅拜司士羞一湆魚如尸禮卒爵拜三獻荅拜受
爵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授之尸升筵
南面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荅拜執爵以降實于篚二人洗觶升實爵西楹西北
面東上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侑荅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侑荅
拜皆降洗升酌反位尸侑皆拜受爵舉觶者皆拜送侑奠觶于右尸遂執觶以興北
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在右坐奠爵拜主人荅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酬就
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拜受爵尸拜送尸就筵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侑在左坐奠
爵拜執爵興侑荅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復位侑拜受主人拜送主人復筵
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上遂及私人拜

受者升受下飲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卒飲者實爵于篚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南長在左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荅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荅拜洗升酌降長拜受于其位舉爵者東面荅拜爵止賓長獻于尸如初無涪爵不止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於下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筭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拜侑與長賓亦如之衆賓從司士歸尸侑之俎主人退有司徹若不賓尸則祝侑亦如之尸食乃盛俎臑臂肫脡脊橫脊短脅代脅皆牢魚七腊辯無髀卒盛乃舉牢肩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奠于羊俎東乃摭于魚腊俎俎釋三个其餘皆取之實于一俎以出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不言尸又三飯佐食受牢舉如儐主人洗酌酳尸賓羞肝皆如儐禮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荅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亦如儐其綏祭其嘏亦如儐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脀皆如儐主婦其洗獻于尸亦如儐主婦反取籩于房中執棗糗坐設之棗在稷南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不興

受設之栗在糗東脯在棗東主婦興反位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牢燔用俎鹽在右尸兼取燔擩于鹽振祭嚌之祝受加于肵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荅拜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醋主婦主婦主人之北拜受爵尸荅拜主婦反位又拜上佐食綏祭如儐卒爵拜尸荅拜主婦獻祝其酌如儐拜坐受爵主婦主人之北荅拜宰夫薦棗糗坐設棗于菹西糗在棗南祝左執爵取棗糗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燔如尸禮卒爵主人受爵酌獻二佐食亦如儐主婦受爵以入于房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賓戶西北面荅拜爵止主婦洗于房中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主婦戶西北面拜送爵司宮設席主婦薦韭菹醢坐設于席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棗糗以從主婦不興受設棗于菹北糗在棗西佐食設俎臂脊脅肺皆牢膚三魚一腊臂主人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遂祭籩奠爵興取牢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主婦荅拜受爵酌以醋戶內北面拜主人荅拜卒爵拜主人荅拜主婦以爵入于房尸作止爵祭酒卒爵賓拜祝受爵尸荅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坐祭遂飲卒爵拜尸荅拜獻

祝及二佐食洗致爵于主人主人席上拜受爵賓北面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荅拜受爵酌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司宮設席東面主婦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荅拜婦贊者薦韭菹醢菹在南方婦人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棗于菹南糗在棗東佐食設俎于豆東羊臑豕折羊脊脅祭肺一膚一魚一腊臑主婦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之祭籩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執爵興筵北東面立卒爵拜賓荅拜賓受爵易爵于篚洗酌醋于主人戶西北面拜主人荅拜卒爵拜主人荅拜賓以爵降奠于篚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主人降拜衆賓洗獻衆賓其薦脀其位其酬醋皆如儐禮主人洗獻兄弟與內賓與私人皆如儐禮其位其薦脀皆如儐禮卒乃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辯賓長獻于尸尸醋獻祝致醋賓以爵降實于篚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筭爵利洗爵獻于尸尸酢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于主人曰利成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謖祝前尸從遂出于廟門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

俎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徹阼薦俎乃養如儐卒養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厞用席納一尊于室中司宮埽祭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司宮闔牖戶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衆賓出主人拜送于廟門外乃反婦人乃徹徹室中之饌

儀禮終

閻若璩曰五萬六千六百廿四字　嚴州本後總計經注字數云經共五萬六千一百十五

禮記

曲禮上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勿有○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

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槩祭祀不爲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

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

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卽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閒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

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許嫁笄而字○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主人未辯客不虛口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卒食客自前跪徹

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胄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繢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劍苞苴

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齊者不樂不弔○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生與來日死與往日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

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愼不失色於人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龜爲卜筴爲筮卜筮者先聖

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曲禮下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凡

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尙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龜策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公事不私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廏庫爲次居室爲後○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

室不斬於丘木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於士不荅拜也非其臣則荅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男女相荅拜也○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

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曰享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

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子於父母則自名也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儗人必於其倫○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

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兎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寇曰兵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

檀弓上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

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孔子旣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旣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喪冠不緌○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夏后氏尙黑大事斂

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
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
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幕魯也○晉獻
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
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
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
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
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
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
哉踰月則其善也○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
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
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曾子寢疾病樂
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

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子路有姉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

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曾子之喪浴於爨室○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

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尙右二三子亦皆尙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

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易墓非古也○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

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

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絰也者實也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喪

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

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子思之母死於衞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曾子曰

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小斂之
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縣
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杜橋之
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
不以弔◯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
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
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
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讀賵曾
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
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
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
處言語飲食衎爾◯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國子高曰
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

於椁反壤樹之哉○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婦人不葛帶○有薦新如朔奠○既葬各以其服除○池視重霤○君即位而爲椑歲壹漆之藏焉○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父兄命赴者○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朝奠日出夕奠逮日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椁以端長六尺○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不以樂食○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

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孔子惡野哭者○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士備入而后朝夕踊○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君於士有賜帟

檀弓下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有殯聞

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子張死曾子有母
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有若之喪悼公弔焉
子游擯由左○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
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
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
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
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
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
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
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帷殯非古也自敬
姜之哭穆伯始也○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復盡愛之道
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拜稽顙哀戚之
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銘明旌也以死者

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爲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月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

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殆於用人乎哉○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衞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経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経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経○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

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

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亡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

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無變也○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

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

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哀公
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
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
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
辱命○孺子䵒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
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
中者也而君何學焉○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
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
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仕而
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虞而立尸有几筵卒
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
至于庫門○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軍有憂則
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

三日哭○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

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子思之母死於衞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弃爲埋馬也敝蓋不弃爲

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避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幷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

吶吶然如不出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尩而奚若曰天久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孔子曰衞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王制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

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

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屛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亦弗故生也○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觀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

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
加地進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
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天子無事與諸侯
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
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
鬯於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
侯曰頖宮○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
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
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
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
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冢宰制國用必於

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仂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天子社稷皆

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

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屛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屛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大

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臝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凡制五刑必卽天論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氾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

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

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

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間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間田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

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月令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天子居靑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靑旂衣靑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

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天子居靑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靑旂衣靑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田獵罝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乃合

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林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

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
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
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
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
聲○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
粗養壯佼○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竾簧飭鍾
磬柷敔○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
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別羣
則縶騰駒班馬政◉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
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角
解蜩始鳴半夏生木菫榮○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

山陵可以處臺榭○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彊○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

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駵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愼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牆垣

補城郭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

鈞石角斗甬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愼因其類○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

整設于屛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愼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

塞徯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椁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
級○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
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是月也大飲烝○天子乃祈來
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帥講
武習射御角力○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
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
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
土地侵削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
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
交○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
奄○飭死事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
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是月也命奄尹

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糱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昬婁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命

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曾子問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

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

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曾子問曰昬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卽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昬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

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衞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衞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

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

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曾子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

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

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

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文王世子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

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

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

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周公踐阼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

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
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
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
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
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
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
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
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
衆鄉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
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
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
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

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淸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愼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喩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言偃復問曰

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孔子曰於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

固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竝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

禮何以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

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櫱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

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
弗耨也講之於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
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
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
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
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
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
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
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
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
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
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
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禮器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禮有以多

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
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
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
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
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
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
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
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
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有以高
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
⊗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爲
貴也○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
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有以素爲貴者至敬

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爲貴也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愼其獨也○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愼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

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愼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摲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愨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槀鞂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

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是故昔先王尙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愼其所以與人者○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

得也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郊特牲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

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尙腶脩而已矣○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

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

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諸侯

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鍚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

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

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

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

二代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

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

荅己也○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

射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

敬二日伐鼓何居○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荅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

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

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天子適四方先柴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

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

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尙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尙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尙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尙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后斷也○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喩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禮

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

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〇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

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

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

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

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

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

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

者也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

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

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

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〇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

腥爓祭用氣也〇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

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愼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尙曰求諸遠者與祊之爲言倞也肵之爲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涚齊貴新也凡涚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涚于清汁獻涚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

酒也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內則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偪屨著綦○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綫纊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温之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男女未冠笄者鷄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凡內外鷄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由命

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敦牟巵匜非餕莫敢用與恆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既食恆餕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愼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

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待之已雖弗欲姑
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婦未
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父母
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
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
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
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
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
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
姑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
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
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
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

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于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膳膷臐膮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兎鶉鷃○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爲醴黍酏漿水醷濫○酒清白○羞糗餌粉酏○食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析稌犬羹兎羹和糝不蓼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腶脩蚳醢脯羹兎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兎皆有芼爵鷃蜩范芝栭蔆

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

庶人耆老不徒食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藙和用醯獸用梅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魴鱮烝雛燒雉薌無蓼○不食雛鱉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攢之○牛夜鳴則庮羊冷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鴇奧鹿胃○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或曰麋鹿魚為菹麕為辟雞野豕為軒兔為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

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爲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

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毋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炮取豚若將封之刲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爲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

咸如之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愼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

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

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記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尙左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凡女拜尙右手

玉藻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

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前爲躐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

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醬不祭若祭爲已偞卑○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凡尊必上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髦大帛不緌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以帛裏布非禮也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

入公門纊爲繭緼爲袍禪爲絅帛爲褶〇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〇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古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

寸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天子素帶朱裏終辟王后褘衣夫人揄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荅之拜則走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綪結佩而爵韠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

玉而綦織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〇童子之節也緇布
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童子不
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〇侍
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
其醬則客自徹之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〇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有
慶非君賜不賀有憂者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
飧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卽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
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〇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
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大夫不親拜爲
君之荅己也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荅拜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
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士於大夫不
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〇禮不盛

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立容辨卑毋讇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

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

明堂位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

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氏牲尙黑殷白牡周騂剛○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魯公之廟文

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喪服小記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笄以終喪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苴杖竹也削杖桐也○祖父卒而后

爲祖母後者三年○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禮不王不禘○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

不爲除喪也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閒不同時而除喪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

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絰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大夫不主士之喪○爲慈母之父母無服○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士祔於大夫則易牲○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

面⊗祔葬者不筮宅○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宗子母在爲妻禫○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爲父母妻長子禫○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箭笄終喪三年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卽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卽位可也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卽位可也○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主人

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后之墓○父不爲衆子次於外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絰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絰卽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

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

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

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

少儀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襚親者兄弟不以襚進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始入而辭曰辭矣卽席曰可矣排闔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擖○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犆弔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寢則坐而

將命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劒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執玉執龜筴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葛絰而麻帶取俎進俎不坐○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未嘗不食新○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臣則左之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劍則啟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熲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筴籥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噍毋爲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膴○凡齊執之以右居之以左○贊幣自

左詔辭自右○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君子不食圂腴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凡洗必盥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凡羞有湆者不以齊爲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喙祭耳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壺者面其鼻飲酒者禨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其有折俎者取祭肺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犆豕則以豕左肩五箇○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學記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

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

喩可謂繼志矣○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喩能博喩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愼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荅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學矣三

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

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

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

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

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生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

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靑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

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

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旣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衞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

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

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

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
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
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夫樂
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
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
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
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
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
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
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
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
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

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雜記上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毁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於廟門外○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

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復西上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公子附於公子○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君

不撫僕妾○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凡哭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緦冠繰纓大功以上散帶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於四隅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等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后蕤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暢臼以椈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刋其柄與末○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重旣虞而埋之○凡婦人從其

夫之爵位小斂大斂啓皆辯拜○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弔者卽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再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卽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

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於殯東南隅宰舉以東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賵者出反位于門外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

啇祝鋪絞紟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雜記下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服之服卒事反喪服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卽位如始卽位之禮○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

然○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

曰伯子某○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非爲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練則弔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綍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

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凡弁絰其衰侈袂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卽位自因也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世柳之母死相者由左世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世柳之徒爲之也○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

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嫂不撫叔叔不撫嫂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

服官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封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

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

喪大記

疾病外內皆埽　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　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

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君子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　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　小斂主人卽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　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大夫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於堂上主

人卽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卽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賓出徹帷　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卽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子皆杖不以卽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弃

杖者斷而弃之於隱者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弃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垼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弃于坎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期之喪三不食

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

喪服大記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

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凡斂者六人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

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甴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襢之　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　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焉爲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卽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　君弔則復殯服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卽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卽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卽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君弔見尸柩而後踊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

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　君大夫鬠爪實于綠中士埋之　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　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祭法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

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

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寛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祭義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

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　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　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

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有必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教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

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尙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

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

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

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

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靑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

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錯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爲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

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

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尙齒夏后氏貴爵而尙齒殷人貴富而尙齒周人貴親而尙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尙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　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尙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摠干所以

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温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温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祭統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謂之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　凡天之所生地之

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以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揔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

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　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

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

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鄕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

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故衞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卽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衞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衞孔悝之鼎銘也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淸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

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

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愼始差若豪氂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哀公問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

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行之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旣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

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

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仲尼燕居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

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子曰禮者何也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

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
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淸
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子
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
素薄於德於禮虛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
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
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子張問政子曰
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
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
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
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
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
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

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孔子閒居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

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坊記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

至於己斯亡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尙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

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

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卽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

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

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

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子曰鬼神之爲德

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

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

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

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孼見乎著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

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鮫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

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

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表記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

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

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子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惟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

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尙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尙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敎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

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

以女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讇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子曰事君愼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

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緇衣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子曰夫民教

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諐于儀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

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子曰有國者章善㿈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㿈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　子曰政之不行也敎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愼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

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

以威儀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

奔喪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荅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　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

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　齊衰以下不及

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卽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卽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卽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卽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卽位而哭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爲位不奠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

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凡爲位者壹袒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問喪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擧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擧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

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胷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

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服問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既免去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

服也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間傳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齊

衰之喪居堊室苄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
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苄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
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
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
服者也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
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
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
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易服者何爲易輕
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
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
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三年問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　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　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

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深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投壺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盤還曰辟　已拜受矢進卽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　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鈞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　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

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魯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

鼓○□○○□□○□○○□半○□○□○○○□□○□○魯鼓○□○○○□□○□○□□○□○○□□○半○□○○○

□□○薛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魯鼓○□○○□□○○半○□○○□○○○□

○□○薛鼓○□○○○□○□○□○○□○□○○□○半○□○□○○○○□○

儒行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

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幷日而食上荅之不敢以疑上不

砦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愼靜而尙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

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

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

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

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

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冠義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

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昏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愼重正昏禮也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

尊卑以親之也　敬愼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　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

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

鄉飲酒義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旣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中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

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敎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主

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　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別矣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　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

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射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

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斸有存者　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

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燕義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

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荅拜之禮無不荅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荅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

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聘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君使士迎於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　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　古之

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

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喪服四制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 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

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秃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　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禮記終　鄭畊老曰九萬九千二十字歐陽公讀書法作一十字

春秋左傳

隱公

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經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卽位攝也○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

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其是之謂乎○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
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
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有蜚不爲災亦
不書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冬十
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
○衞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衞衞人爲之伐鄭取廩
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衞南鄙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
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十二月祭伯
來非王命也○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經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秋八月庚辰公及
戎盟于唐○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鄭人伐衞

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

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鄭人伐衞討公孫滑之亂也

經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君氏卒○秋武氏子來求賻○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葬宋穆公

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

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卽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衞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衞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

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經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傳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

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卽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經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邾人鄭人伐宋○螟○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宋人伐鄭圍長葛

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

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冬十二月辛巳臧

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經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冬宋人取長葛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秋宋人取長葛○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經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滕侯卒○夏城中丘○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夏城中丘書不時也○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經八年春宋公衞侯遇于垂○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衞侯盟于瓦屋○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衞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衞請先相見衞侯許之故遇于犬

丘○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齊人卒平宋衞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經九年春天子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挾卒○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

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夏城郎書不時也○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

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經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爲師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秋七月

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經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

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

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己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桓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秋大水○冬十月

傳元年春公卽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冬鄭伯拜盟○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滕子來朝○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秋七月杞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九月入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

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
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
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
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
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
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秋七月杞
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九月入杞討不敬
也○公及戎盟于唐脩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
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
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
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

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立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

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夏齊侯衞侯胥命于蒲○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傳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會于嬴成昏于齊也○夏齊侯衞侯胥命于蒲不盟也○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秋公子翬如齊逆女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

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如紀○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葬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大雩○螽○冬州公如曹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

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仍叔之子弱也○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經六年春正月寔來○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秋八月壬午大閱蔡人殺陳佗○九月丁卯子同生○冬紀侯來朝

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

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北戎伐齊齊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

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秋大閱簡車馬也○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傳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天王使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烝○秋伐邾○冬十月雨雪○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傳八年春滅翼○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閒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祭公來逆王后于紀禮也

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冬曹大子來朝賓

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傳十年春曹桓公卒○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經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

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經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傳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

經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衞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衞師燕師敗績○三月葬衞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傳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鎭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鎭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

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衞燕戰不書所戰後也○鄭人來請脩好

經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衞人陳人伐鄭

傳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夏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會○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

經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袲伐鄭

傳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冬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經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傳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冬城向書時也○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

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經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癸巳葬蔡桓侯○及宋人衞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衞故也○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伐邾宋志也○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傳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讁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莊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夏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王姬歸于齊○齊師遷紀郱鄑郚

傳元年春不稱卽位文姜出故也○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

經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秋七月齊王姬卒○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乙酉宋公馮卒

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冬公次于滑

傳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夏五月葬桓王緩也○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經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三月紀伯姬卒○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傳四年春王正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

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經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郳犂來來朝○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五年秋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冬伐衛納惠公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螟○冬齊人來歸衛俘

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寗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

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經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秋大水○無麥苗○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傳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夏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經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傳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

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刼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

經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冬浚洙

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

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
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傳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

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秋宋大水○冬王姬歸于齊

傳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旣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冬齊侯來逆共姬○乘丘之役公以

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十月宋萬出奔陳

傳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弃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夏六月齊人滅遂○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宋人背北杏之會

經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秋七月荊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衞侯鄭伯于鄄

傳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裹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二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

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經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夏夫人姜氏如齊○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鄭人侵宋○冬十月

傳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秋諸侯爲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荊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於幽○邾子克卒

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强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强鉏不能衛其

足○冬同盟于幽鄭成也○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蔿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夏齊人殲于遂○秋鄭詹自齊逃來○冬多麋

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秋有蜮○冬十月

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秋有蜮爲災也○初楚武王克權使鬭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卽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夫人姜氏如莒○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初鬻拳强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卽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經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傳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

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傳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經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癸丑葬我小君文姜○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冬公如齊納幣

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

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經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荊人來聘○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秋丹桓宮楹○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秋丹桓宮之楹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郭公

傳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

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經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夏五月癸丑衞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伯姬歸于杞○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冬公子友如陳

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經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傳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冬杞伯姬來○莒慶來逆叔姬○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

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弃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冬築郿○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傳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晉獻公娶于賈無子

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耦○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

鄀曰城

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夏鄭人侵許○秋有蜚○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城諸及防

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廐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樊皮叛王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鄣○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傳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鬭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鬭班殺子元鬭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經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秋築臺于秦○冬不雨

傳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經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狄伐邢

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

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閔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冬齊仲孫來

傳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巳公曰

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顚而後枝葉從之魯不弃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附)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經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冬齊高子來盟○十有二月狄入衛○

鄭棄其師

傳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夏吉禘于莊公速也○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冬十二月狄人伐衞衞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衞師敗績遂滅衞衞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衞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

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

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

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僖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傳元年春不稱卽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秋楚人伐鄭鄭卽齊故也盟于犖謀救鄭也○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下陽○秋

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衞焉不書所會後也○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顚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秋盟于貫服江黃也○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經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徐人取舒○六月雨○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

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秋會于陽穀

謀伐楚也○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弃德不祥○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

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袞斂○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

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杞伯姬來朝其子○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

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愼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夏公孫

兹如牟娶焉○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

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

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經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傳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甯毋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

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茍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摠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衞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傳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經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佹諸卒○冬晉里奚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九月晉獻公卒

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鬭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

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宋襄公卽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温温子奔衛○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秋七月○冬大雨雪

傳十年春狄滅温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晉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丕

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
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
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
也丕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
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經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八月
大雩○冬楚人伐黃

傳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
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
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夏揚拒泉皋伊
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
王○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

丑陳侯杵臼卒

傳十二年春諸侯城衞楚丘之郛懼狄難也○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經十有三年春狄侵衞○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

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

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經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秋八月

辛卯沙鹿崩○狄侵鄭○冬蔡侯肸卒

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

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

咎幾亡國○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

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弃信背鄰患孰

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

背施幸災民所弃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夏五月日有食

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鄫○己卯晦震

夷伯之廟○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卽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秋伐厲以救徐也○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

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

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弃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

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三月壬申公

子季友卒○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傳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夏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

焉○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聲姜以
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齊侯之夫
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
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
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
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
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
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狄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
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
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
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從師

于訾婁狄師還○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經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梁亡

傳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昬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

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經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夏郜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滑人叛鄭而服於衞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秋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衞難也於是衞方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鬭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經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衞○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夏大旱○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

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皥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皥濟而脩祀紓禍也

經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衞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

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弃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富辰言於
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
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
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
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弃
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
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
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
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
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

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丙子晨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芈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經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

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
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
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
是聞其何後之有○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
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晉公子重耳之及於
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
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顚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
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劉以叔隗妻趙
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
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衞衞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
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
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
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

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下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

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晉侯夷吾卒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

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衞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

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衞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衞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卽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弃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

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旣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

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
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
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
政禮也○衞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衞侯燬滅邢○夏四月癸酉衞侯燬卒○宋蕩伯姬
來逆婦○宋殺其大夫○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葬衞文公○冬十有二月癸
亥公會衞子莒慶盟于洮
傳二十五年春衞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衞侯燬滅邢
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
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
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
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
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

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起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秋秦晉伐鄀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

師至酅不及○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卽晉冬

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

經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秋入杞責無禮也○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

新昏於衞若伐曹衞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衞○公子買戍衞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衞○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衞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衞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六月衞侯鄭自楚復歸于

衞衞元咺出奔晉○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衞元咺自晉復歸于衞○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衞衞人弗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衞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衞侯請盟晉人弗許衞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衞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衞楚人救衞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犫顚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犫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犫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顚

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衞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衞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衞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衞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衞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衞且私許復曹衞曹衞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

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

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旣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衞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

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孫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槖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經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公至自圍許○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傳二十九年春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夏公會王子虎

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秋大雨雹爲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

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旣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狄圍衞十有二月衞遷于帝丘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

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秋晉蒐于淸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傳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

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經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晉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尙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衞且使

遽告于鄭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衞也○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

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狄侵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

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文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晉侯伐衞○叔孫得臣如京師○衞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公孫敖如齊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

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衞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衞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衞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衞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衞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

爲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衞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經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丁丑作僖公主○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

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衞故也書士縠堪其事也陳侯爲衞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

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卽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秦人伐晉○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衞侯如陳拜晉成也○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經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夏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

戚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冬成風薨

經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初鄀叛楚卽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六人叛楚卽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

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

經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旣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臧文仲以陳衞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

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卽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

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何以爲民

經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傳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

根無所庇陰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衞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衞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

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秋八月齊侯宋公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衞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

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經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衞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秋襄王崩○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

官皆貴之也○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菫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

經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冬楚子使椒來聘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隧○葬曹共公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

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經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鬭宜申及仲歸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

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厥貉之會麇子逃歸

經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秋曹文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郕大

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

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傳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客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

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城諸及鄆書時也

經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蒢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

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荅拜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宋子哀來奔○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子叔姬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卽位○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

憾將免我乎爾爲之○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鬭克及公子燮初鬭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

執之又執子叔姬

經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

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衞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

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經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

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夫人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鱹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弃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以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卽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

蕩虺爲司馬

經十有七年春晉人衞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衞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

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强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經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莒弒其君庶其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齊懿

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旣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

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

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

宣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

月齊人取濟西田○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

皐○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旣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尙多弃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

乃去之○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飮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爲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旣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

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經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

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夏楚人侵鄭鄭卽晉故也○宋文公卽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

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

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弃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

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經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楚人伐鄭

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卽自逆也○冬來反馬也○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經六年春晉趙盾衞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衞侵陳陳卽楚故也○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楚人伐鄭取成而還○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經七年春衞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傳七年春衞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經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戊子夫人嬴氏薨○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巳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城平陽○楚師伐陳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爲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城平陽書時也○陳及晉平楚

師伐陳取成而還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癸酉衞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秋取根牟言易也○滕昭公卒○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効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經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

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饑楚子伐鄭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公如齊奔喪○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秋劉康公來報聘○師伐邾取繹○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聘○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欑函○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令尹蒍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

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

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有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謂之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旣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

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

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旣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

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
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
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
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
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弃
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
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
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
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
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
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
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
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

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弃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

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鬭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衞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

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己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

子圍宋○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初稅畝○冬蝝生○饑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弃之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衞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舍)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荅申

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玆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

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顚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冬蝝生饑幸之也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夏成周宣榭火○秋郯伯姬來歸○冬大有年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

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秋郯伯姬來歸出也○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

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衞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甲戌楚子旅卒○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傳十八年春晉侯衞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

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成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三月作丘甲○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冬十月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爲齊難故作丘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秋王人來告敗○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

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

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

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衞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

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衞師衞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

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爲○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

德愼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愼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愼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卽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

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卽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衞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衞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衞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

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愼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墍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八同者衆也○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鎭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鄭伐許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

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衞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衞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衞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衞禮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鞌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旣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

視之如實出巳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鄭伯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

山崩○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十

一月己酉定王崩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取鄟○衞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取鄟言易也○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衞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衞人不保說欲襲衞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衞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衞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衞人登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

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六月鄭悼公卒○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師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經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吳伐郯○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

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夏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

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衛人來媵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

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聲伯如莒逆也○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屛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秋召桓公來賜公命○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

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衞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二月伯姬歸于宋○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

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晉人來媵禮也○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

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城中城書時也○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經十年春衞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衞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

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犨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

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卽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旣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何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

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盧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衞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爲○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

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

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

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衞孫林父自晉歸于衞○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衞侯臧卒○秦伯卒

傳十四年春衞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衞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衞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

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

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衞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許遷于葉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夏六月宋共公卒○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衞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

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犂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

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曹伯歸自京師○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

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

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

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
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
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
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
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
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
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
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
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衞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
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
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
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
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

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復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

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位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鎭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衞皆失軍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

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犫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郤犫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郤犫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閒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衞亦閒於卿○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愼其細也今而明之

其可乎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讁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

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旣矯亦嬖於厲公

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玆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淸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

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旣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二月乙酉朔晉侯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脩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

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八月邾宣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築鹿囿書不時也○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

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襄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衞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衞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

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

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病而卒○公如晉始朝也○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耏外○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

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
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
袁僑盟陳請服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
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
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
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
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
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
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
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
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
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葬

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

謂乎○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

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仲孫蔑衞孫林父會吳于善道○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公至自會○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

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秋大雩旱也○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

謂忠乎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鄫鄫恃賂也○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

經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城費○秋季

孫宿如衞○八月螽○冬十月衞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陳侯逃歸

傳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秋季武子如衞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衞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衞君今吾子不後寡君

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

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衞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秋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淸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

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騈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經九年春宋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

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

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弃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衞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氾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

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

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戍鄭虎牢○楚公子
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
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
乎夏四月戊午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
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
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
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
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
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
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
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
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

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鎭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八

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己酉師于牛首○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刼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

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

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楚執鄭行人良霄○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鄭人患晉楚之

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乃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衞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兹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

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

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經十有二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吴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逆之○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夏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尙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

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

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衞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巳未衞侯出奔齊○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衞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冑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嘷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

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卽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吳子諸樊旣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衞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

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衞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衞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

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河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

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衞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衞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衞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衞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衞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衞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

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晉侯問衞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衞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衞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衞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衞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秋八月丁巳

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蔿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

公卒。遂不克會○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卽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湨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

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功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

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

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而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

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卽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

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城西郛○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

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卽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

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城西郛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蹷其本必不有其宗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

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齊子初聘于齊禮也○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衞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

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

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
雖賤必書重地也○齊侯使慶佐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
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
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
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欒桓子娶於范
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
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
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
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
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
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
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
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

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謩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

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厭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惟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會於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湨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秋欒盈自楚適齊

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
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
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
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
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
君子曰善戒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
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
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
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
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
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
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
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

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十二月鄭游眅將歸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畀我來奔○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

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旣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旣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

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秋齊侯伐衞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驅成秩御莒恆申鮮虞之傅摯爲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衞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

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飮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飮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飮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

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

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

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

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於櫜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

同乘兄弟也故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衞侯入于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梨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梨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

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勿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

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

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楚蒍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衞獻公入于夷儀○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之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

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之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也○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

是君也死彊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衞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棊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衞甯喜弒其君剽衞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衞侯

衎復歸于衞○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晉人執衞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衞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

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不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

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寧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

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旣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

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
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
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
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鄭伯歸自晉使子
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初楚
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
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
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
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
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
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
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
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

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

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

失政也○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冬十有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衆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衛甯

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祗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衞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

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衞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

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

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尙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寅遂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

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病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

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旣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衞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愼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秏名也。土虛而民秏。不饑何爲。○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

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衞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衞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邾悼公來朝時事也○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恆有子禍○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太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鎭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

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玆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

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奊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

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

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衞侯衎卒○閽弑吳子餘祭○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衞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秋九月葬衞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卽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

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監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吳人伐楚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鄭子展卒子皮卽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屛其弃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

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尙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卽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可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

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

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請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衞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

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弒景侯○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畤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汏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

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爲

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愼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

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己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

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旣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偸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偸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己亥孟孝伯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長立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

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

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以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衞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

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

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衞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衞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

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昭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三月取鄆○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公子比出奔晉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

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

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

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衞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衞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衞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

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

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爲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卽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

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

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

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

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愼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

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寵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楚靈王卽

位薳罷爲令尹薳啟彊爲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

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

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鎭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旣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

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

達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汏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

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八月大雩旱也○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九月取鄫○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

脩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衞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衞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衞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

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
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
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
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
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
之卒章藏冰之道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
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
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
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
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
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
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
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

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汏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汏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汏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鬭

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己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葴尹宜咎城鍾離薳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

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

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

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之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楚子以屈伸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

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氾勞屈生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愼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

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旣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

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啟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

否其誰能當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淸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杞柏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衞○秋九月大雩○楚薳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

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
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
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
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
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
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
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
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
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宋寺人柳有
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
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
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
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六月丙戌鄭災○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慁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秋七月大雩旱也○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經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夏四月甲辰朔日

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衞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衞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

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楚子成章華之臺願以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鎭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愼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衞惡之衞大魯

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讁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愼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啟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愼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鄭子產聘于晉晉侯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鮌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

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

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飮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秋八月衞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衞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䳭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衞之嗣衞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衞弔且反戚田衞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臣簡公如衞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

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玆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單獻公弃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衞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尙享衞國主其社稷遇

屯䷂又曰余尙立縶尙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衞襄公

經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秋蒐于紅○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

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衞革車千乘○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

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災○秋仲孫貜如齊○冬築郎囿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衞趙黶會楚子于陳○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

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穎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愼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穎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

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經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

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從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

氏始大○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愼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愼也喪夫人之力弃德曠宗以及其身不

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五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

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弃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弃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禬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

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
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
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
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
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
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
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十二月單成公卒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弃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
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
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
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
丘實殺無知衞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
也

經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齊侯衞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鄭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憖遂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

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六月葬鄭簡公○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皋歸○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奔郊○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

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憖謀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衞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

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

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經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

其室及卽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
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
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
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
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
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
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
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
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
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
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
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
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弃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

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圍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

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芊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弃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羇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

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弃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衞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衞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弃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

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衞地叔鮒求貨於衞淫芻蕘者衞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衞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弃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

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弃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

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脩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吳滅州來令尹子期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

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弃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己也尊晉罪己禮也○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

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

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衞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夏蔡朝吳出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愼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

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弃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䳄鞮歸○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

有以鎭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鎭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經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二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

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偸也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偸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

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藉手以拜○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八月晉昭公卒○九月大雩旱也鄭

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經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

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皡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愼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玆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

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天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六月鄅人入鄅○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三月曹平公卒○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愼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

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

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旣事晉矣其敢有二心○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寗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飮大子止之藥

卒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郳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

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
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
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
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
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
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令尹子瑕
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
蹶由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冬十月
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愼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
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汏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

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旣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尙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尙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

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刧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衞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衞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

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衞旣出聞衞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衞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昭臨敝邑鎭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衞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衞侯以爲乘馬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衞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衞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于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

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詬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

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

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旣戒旣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淸濁大小長短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飮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

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

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

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愼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楊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楊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

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姪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犨請一矢城曰余言汝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

置在君蔡無他矣○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經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大蒐于昌間○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奬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能無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

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爲大司徒樂祁爲司馬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

單子亡乙丑奔于平畤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毁其西南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晉人圍郊○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

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執人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取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

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

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東王必大克○楚大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啟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衞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

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愼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經二十四年春王三月丙戌仲孫貜卒○婼至自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葬杞平公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

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秋八月大雩旱也○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温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

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衞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鸜鵒來巢○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九月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鎭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

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尙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

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秋書再雩旱甚也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

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
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
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
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
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
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
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
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
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
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
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
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
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

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刼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

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十一月宋公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卽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

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

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衞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

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汝寬守闕塞○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氏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

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

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

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

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

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

敢請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弃刑法倍

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

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

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

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

大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

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齊

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

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弒其君僚○楚殺其大夫郤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衞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胷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

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衞皆利納公固

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廄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

所以不獲諸侯邇無及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卽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

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憖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强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

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經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

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衞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子○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

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旣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旣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冬晉趙

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謂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弃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

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厎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弃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吳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

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於適歷○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

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薛伯穀卒同盟故書○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衞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

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衞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

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

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王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費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定公

經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

公卽位○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煬宮○冬十月隕霜殺菽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衞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

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經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冬盟于郯脩邾好也○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

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經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

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衞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衞衞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衞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衞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尙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

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尙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衞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尙年也今將尙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衞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衞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衞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

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

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

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己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經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於越入吳○六月丙申季孫

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夏歸粟於蔡以周亟矜無資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

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楚子入于郢初鬭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鬭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鬭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鬭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冬城中城○季孫斯仲

孫忌帥師圍鄆

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

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

經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衞行人北宮結以侵衞齊侯衞侯盟于沙○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傳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衞衞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齊國夏

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逆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

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於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顚虎曰盡客氣也○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尙羔○晉師將盟衞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衞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衞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衞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衞侯之手及捥衞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衞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衞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衞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衞國有難工商未嘗

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衞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衞○九月師侵衞晉故也○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

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鄭駟歂嗣子大叔爲政

經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大弓○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

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取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衞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衞侯曰可也衞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

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經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傳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

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不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

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

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

經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經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衞公孟彄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傳十二年夏衞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于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衞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衞公孟彄帥師伐曹○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薛弒其君比

傳十三年春齊侯衞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衞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

無晉師乃止○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

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初衞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旣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衞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

經十有四年春衞公叔戍來奔衞趙陽出奔宋○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衞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衞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衞世子蒯聵出奔宋○衞公孟彄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城莒父及霄

傳十四年春衞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

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

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衞侯次于渠蒢○邾子來奔喪○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冬城漆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

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巳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旣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衞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哀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衞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

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夏四月齊侯衞侯救邯鄲圍五鹿○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

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齊侯衞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衞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不知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

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人盟于句繹○夏四月丙子衞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衞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初衞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衞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衞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衞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

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
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
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
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
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麇
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
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
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
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
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
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
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
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

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經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愼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

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旣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衞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

經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城西郛○六月辛丑亳社災○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夏楚人旣克夷虎乃謀北方左

司馬眅中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經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

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經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柤○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

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
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
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
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
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
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
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
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
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
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
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
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
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

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章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

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經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鄫○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晉師侵衛衛不服也○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

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

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説説之因訪政事大説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説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邗

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吳伐我○夏齊人取讙及闡○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讙及闡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疾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

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

子革以爲政○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殺之○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經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夏楚人伐陳陳卽吳故也○宋公伐鄭○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

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經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秋吳子使來復儆師○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經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

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
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衞世叔齊出奔宋
傳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
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
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
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
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
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
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
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
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
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
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

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衞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

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
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
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
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
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
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
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
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
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
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
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
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
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

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憖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卽位故夏戊爲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會吳于槖皋○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言不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衞初衞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衞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衞侯會吳于鄖公及衞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衞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衞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衞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衞君衞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衞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衞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衞君誰敢不懼

隨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衞侯衞侯歸效夷言子之尙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厤過也○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鍚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鍚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鍚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經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衞○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

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爲虛○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

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

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衹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叔還卒○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陳宗豎出奔楚○宋向魋入于曹以叛○莒子狂卒○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衞宋向巢來奔○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秋晉趙鞅帥師伐衞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陳轅買出奔楚○有星孛○饑

傳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齊簡公之在

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飮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耏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

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恆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卽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旣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旣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

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衞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甲午齊陳恆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敢歸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鄭伯伐宋○秋八月大雩○晉趙鞅帥師伐衞○冬晉侯伐鄭○及齊平○衞公孟彄出奔齊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

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芊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秋齊陳瓘如楚過衞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

恆告曰寡君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刼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

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衞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衞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衞衞侯輒來奔○二月衞子還成出奔宋○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衞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六月衞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

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祏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衞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

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愼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殺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反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

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於葉○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傳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晉趙鞅

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旣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

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髠之以爲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宋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劖般邑以與之劖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爲

子橐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橐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

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

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傳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

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王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人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擧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躛言也役

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大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衞侯出奔宋衞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㱔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衞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

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衞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衞衞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衞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

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
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
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
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
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
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遂卒于越○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
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茷爲
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
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
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
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
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
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令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

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已爲烏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盂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衞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

日請念○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
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
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
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
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
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
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顚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
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
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
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
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
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
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

有陘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春秋說題辭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李燾曰今更跋一千四百二十八字

春秋左傳終

鄭耕老曰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歐陽公讀書法同

春秋公羊經傳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爲稱字褒之也曷爲褒之爲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爲可褒柰何漸進也眛者何地期也○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

之惡也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爲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孰及之內之微者也○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爲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夏五月莒人入向入者何得而不居也○無駭帥師入極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爲貶疾始滅也始滅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履緰來逆女紀履緰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鄭人伐衞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三月庚戌天王崩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曷爲或言崩或言薨

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秋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葬宋繆公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翬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弒公也其與弒公柰何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隱曰吾否吾使脩塗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柰何曰請作難弒隱公於鍾巫之祭焉弒隱公也○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晉者何公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碏立之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上之邑也○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盛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

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九月考仲子之宮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初獻六羽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邾婁人鄭人伐宋○螟何以書記災也○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宋人伐鄭圍長葛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也吾與鄭人則曷爲未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冬宋人取長葛外取邑

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滕侯卒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夏城中丘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秋公伐邾婁○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爲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

八年春宋公衞侯遇于垂○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庚寅我入邴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衞侯盟于瓦屋○八月葬蔡宣公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公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庚辰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俠卒。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邴。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秋宋人衞人入鄭。○宋人蔡人衞人伐載。鄭伯伐取之。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衞人之力也。○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夏五月公會鄭伯于祁黎。○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冬十有一月

壬辰公薨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繼弑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如其意也○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曷爲爲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爲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秋大水何以書記災也○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

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柰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滕子來朝○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爲爲隱諱隱賢而桓賤也○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戊申納于大廟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秋七月紀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九月入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

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柰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六月公會紀侯于盛○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既者何盡也○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曷爲以二日卒之怴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

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葬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大雩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螽何以書記災也○冬州公如曹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蔡人殺陳佗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柰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九月丁卯子同生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

之以初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甞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兹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天王使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烝何以書譏亟也○秋伐邾婁○冬十月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衞侯于桃丘弗遇

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衞侯鄭伯來戰于郎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衞人鄭人盟于惡曹○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突歸于鄭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鄭忽出奔衞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

也○公會宋公于夫童○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毆蛇○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郯○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曷爲後日恃外也其恃外柰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曷爲從外恃外故從外也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三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何以書記異也○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夏五者何無聞焉爾○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乙亥嘗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

不如勿嘗而已矣○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以者何行其意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突何以名奪正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爲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鄗○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者何鄭之邑曷爲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爲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爲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侈伐鄭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

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卽罪爾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二月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趡○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癸巳葬蔡桓侯○及宋人衞人伐邾婁○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卽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卽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卽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三月夫人孫于齊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其與弑公奈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

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秋築王姬之館于外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何以非禮築于外非禮也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爲必爲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王姬歸于齊何以書我主之也○齊師遷紀郱鄑郚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也爲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秋七月齊王姬卒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爲錄焉爾我主之也○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乙酉

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冬公次于郎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三月紀伯姬卒○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爲一體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

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此復讎也曷爲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倪黎來來朝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衞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王人耳○夏六月衞侯朔入于衞衞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秋公至自伐衞曷爲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衞侯朔入于衞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螟○冬齊人來歸衞寶此衞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衞人歸之也衞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霣如雨恆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何以書記異也○秋大水○無麥苗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託不得已也甲午祠兵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爲久也曷爲

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曷爲不言降吾師辟之也○秋師還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曰師病矣曷爲病之非師之罪也○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公曷爲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爲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夏公伐齊納糾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齊小白入于齊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爲伐敗復讎也此復讎乎大國曷爲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爲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其取之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柰何宜爲君者也○冬浚洙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曷爲畏齊也辭殺子糾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二月公侵宋曷爲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三月宋人遷宿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夏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秋宋大水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冬王姬歸于齊何以書過我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

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劔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夏六月齊人滅遂○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劔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劔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

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秋七月荊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衞侯鄭伯于鄄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會于鄄○夏夫人姜氏如齊○秋宋人齊人邾婁人伐兒○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衞人伐鄭○秋荊伐鄭○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同盟者何同欲也○邾婁子克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夏齊人瀸于遂瀸者何瀸積也衆殺戍者也○秋鄭瞻自齊逃來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冬多麋何以書記異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

濟西何大之也○秋有蜮何以書記異也○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夫人姜氏如莒○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痾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癸丑葬我小君文姜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

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冬公如齊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祭叔來聘○夏公如齊觀社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公至自齊○荆人來聘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秋丹桓宮楹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柰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曹羈者何

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赤歸于曹郭公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伯姬歸于杞○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何以不名衆也曷爲衆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爲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爲曹羈諱也○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

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冬杞伯姬來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莒慶來逆叔姬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衞衞人及齊人戰衞人敗績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故使衞主之也曷爲使衞主之衞未有罪爾敗者稱師衞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冬築微大無麥禾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新延廄者何脩舊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

脩○夏鄭人侵許○秋有蜚何以書記異也○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城諸及防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鄣鄣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秋築臺于秦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冬不雨何以書記異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

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卽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爲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路寢者何正寢也○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公子慶父如齊○狄伐邢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弑君不言卽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弑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旣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爲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季子來歸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冬齊仲孫來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曷爲外之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秋八月辛丑公薨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

也孰弒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

惡也旣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公子慶父出奔

莒○冬齊高子來盟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

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柰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

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

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

高子也○十有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

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弒君子不言卽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

例也○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

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葢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爲先言次

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夏六月邢遷于陳儀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此一事也曷爲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爲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婁人于朾○九月公敗邾婁師于纓○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犂獲莒挐莒挐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

魯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然則曷爲不於弒焉貶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孰城城衞也曷爲不言城衞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虞師晉師滅夏陽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柰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

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冬十月不雨何以書記異也○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何以書記異也○徐人取舒其言取之何易也

○六月雨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此大

會也曷爲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冬公子友如齊

莅盟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潰者何下叛上

也國曰潰邑曰叛遂伐楚次于陘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夏許男

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

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

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

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爲王者之

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

公爲主序績也○齊人執陳袁濤塗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柰何濤

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

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

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

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葬許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慈帥師會齊人宋人衞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杞伯姬來朝其子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夏公孫慈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鄭伯逃歸不盟其言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爲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伐鄭圍新城邑不言圍此其言

圍何彊也○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婁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曹伯般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鄭伯乞盟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九月

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甲戌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弒未踰年君之號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衞○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

夫里克里克弒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弒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爲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秋七月○冬大雨雹何以書記異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處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孰城之城杞也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爲

不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狄侵鄭○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季姬歸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

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其稱季友何賢也○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

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爲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狄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鄫子會于邾婁其言會盟何後會也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梁亡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夏郜子來朝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五月乙巳西宮災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

書記異也○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衞○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夏大旱何以書記災也○秋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爲
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冬公伐邾婁○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此楚
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曷爲爲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
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
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
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
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
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
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衞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
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爲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此圍辭
也曷爲不言其圍爲公子目夷諱也○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爲爾也公與爲爾柰何公與議爾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婁取須朐○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婁人戰于升陘○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卒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同姓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何以不言遂兩之也○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遬盟于向○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其言至巂弗及何侈也○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乞師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冬楚人伐宋圍緡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爲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

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衞曷爲再言晉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爲伐衞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衞衞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公子買戍衞不卒戍刺之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衞何遂公意也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楚人救衞○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楚殺其大夫得臣○衞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衞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其言如會何後會也○公朝于王所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六月衞侯鄭自楚復歸于衞○衞元咺出奔晉○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

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魯子曰温近而踐土遠也○壬申公朝于王所

其日何錄乎內也○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

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

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

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

國柰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

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

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

柰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衛元咺

自晉復歸于衛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爲叔武爭也○諸侯遂圍

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公

至自圍許○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秋大雨

雹○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衛侯鄭歸于衛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爲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己入君入則己出以爲不臣也○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

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卽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

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婁取叢○秋公子遂帥師伐邾婁○晉人敗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霣霜不殺草李梅實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丁丑作僖公主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

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柰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斂○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柰何先禰而後祖也○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已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諼也其爲諼奈何伐楚爲救江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衞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王使召伯來會葬○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讙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

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七年春公伐邾婁○三月甲戌取須朐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遂城郚○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眜以師奔秦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此晉先眜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外也其外奈何以師外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莅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何

以不言出遂在外也○螺○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曷爲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冬

楚子使椒來聘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屈貉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圈○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遂來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

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爲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運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婁子蘧篨卒○自正月不雨至秋七月○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斐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婁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婁○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書記異也○公至自會○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已立之也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宋子哀來奔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

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然則曷爲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罪然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其言來何閔之也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者何恢郭也入郛書乎曰不書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犀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泉臺者何郎

臺也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成爲郎臺旣成爲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己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處臼弒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十有七年春晉人衞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聖姜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莒弒其君庶其稱國以弒何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繼弒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其意也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衞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爲近正柰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弑子赤之賂也○秋邾婁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冬晉趙穿帥師侵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

元○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獋○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其言之何緩也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葬匡王○楚子伐賁渾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衞孫免侵陳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獋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

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劒蓋利劒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劒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劒於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跋之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孰爲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弒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

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七年春衞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辛巳有事于太廟○仲

遂卒于垂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爲弒子赤貶然則曷爲不於其弒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戊子夫人熊氏薨○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城平陽○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冬十月癸酉衞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泄冶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於我也曷爲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婁取蘱○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饑何以書以重書也○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欑函○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

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衛○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

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
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
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
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
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
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
爾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
有是以亡也○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牟婁○初稅畝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
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
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冬蝝生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生

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
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夏成周宣謝災成周者何東周也
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
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秋郯伯姬來歸○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
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盟于斷道○秋公
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婁人戕鄫子于
鄫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賊而殺之也○甲戌楚子旅卒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
葬辟其號也○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檉遂
奔齊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
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三月作丘甲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爲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衞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衞師敗績○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斮於是斮逢丑父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

窺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
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鞌之戰齊師大
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
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
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壹戰
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
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八
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遬卒○取汶陽田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冬楚師
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
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焉
爾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葬衛繆公○二月公至自伐
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

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率師圍棘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將咎如○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鄭伐許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運○鄭伯伐許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梁山崩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沠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取鄟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邾婁諱亟也○

衛孫良夫率師侵宋○夏六月邾婁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率師侵宋○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率師侵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吳伐郯○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冬大雩○衞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爲使我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

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婁人伐郯◯衛人來媵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
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
而歸之也◯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
也◯晉人來媵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
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
潰◯楚人入運◯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率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其言乃不郊何不
免牲故言乃不郊也◯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媵不
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
爲侈也◯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州來聘己丑及郤州盟◯夏季孫行父

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夏公會晉侯衞侯于沙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婁人滕人伐秦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曹伯廬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衞孫林父自晉歸于衞○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率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衞侯臧卒○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衞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

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公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癸丑公會晉侯衞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婁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衞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婁人會吳于鍾離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也○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曹伯歸自京師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柰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柰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

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州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十有七年春衞北宮結率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邾婁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人邾婁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于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婁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郤錡郤州郤至○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婁子來朝○築鹿囿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

也○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彭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衞侯邾婁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衞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其爲宋誅柰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柰何以入是爲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夏晉韓屈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于合○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婁子來朝○冬衞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晉師宋師衞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

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爲不繫乎鄭爲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其言如會何後會也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曷爲殊及陳袁僑爲其與袁僑盟也○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將滅之則曷爲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秋大

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公至自會○冬戍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婁○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婁子來朝○城費○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螺○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鄬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爲不言其大夫弒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

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於是弑之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陳侯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此侵也其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衞人邾婁人于邢丘○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火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

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戍鄭虎牢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會于蕭魚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大夫無遂事此

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夏。晉侯使士彭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詩。詩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囆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吳于向。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結鄭公孫囆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伐秦。已未。衛侯衎出奔齊。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囆莒人邾婁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婁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

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瞷卒○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婁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晉人執邾婁子公至自伐齊此同圍齊也何以

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爲其亟伐也或曰爲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取邾婁田自漷水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漷移也○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喜○冬葬齊靈公○城西郛○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遬會莒人盟于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遬帥師伐邾婁○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光出奔楚○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

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商任○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婁鼻我來奔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秋齊侯伐衞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渝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己卯仲孫遬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婁○晉人殺欒盈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

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衞侯入于陳儀陳儀者何衞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衞諼君以弑也○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囆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吳子謁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衞甯喜弑其君剽○衞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衞侯衎復歸于衞此諼君以弑也其言復歸何惡剽也曷爲惡剽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然則曷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衞侯也○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

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晉人執衛甯喜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瑗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爲殺甯喜出奔也曷爲爲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孼之事也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孼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

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曷爲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爲殆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婁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閽弒吳子餘祭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爲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齊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

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簒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頗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天王殺其弟年夫○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外夫

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晉人齊人宋人衞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所爲何錄伯姬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卿不得憂諸侯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衞石惡陳公

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漷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爲貶
爲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
何言將自是弒君也今將爾詞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爲
不於其弒焉貶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
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著
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三月取運運者何內
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
也曷爲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六月丁巳邾
婁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
名從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
叔弓帥師疆運田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畏莒也○
葬邾婁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

河乃復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婁子來
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
邾婁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
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齊誅
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
脅齊君而亂齊國也遂滅厲○九月取鄫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
內大惡諱也○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爲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
中○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牟夷者何莒
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秋
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

也○秦伯卒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冬楚子蔡侯陳
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
比出奔衛○秋九月大雩○楚薳頗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三月公如楚○叔孫舍如齊涖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
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
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秋蒐于紅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
蓋以罕書也○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
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葬陳哀公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火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
也曰存陳悕矣曷爲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陳存

悕矣○秋仲孫貜如齊○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夏晉欒施來奔○秋七月季孫隱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封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仲孫貜會邾婁子盟于侵羊○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齊國酌宋華亥衞北宮佗鄭軒虎曹人杞人于屈銀○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

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耳○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然○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此弒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弒立也歸無惡於弒立者何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則曷爲加弒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弒何言將自是爲君也○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恥不與焉○蔡侯廬歸于蔡○

陳侯吳歸于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隱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夏蔡昭吳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曼子殺之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爲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隱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賁渾戎○冬有星孛于大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

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何以書記異也○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六月邾婁人入鄅○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婁○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爲不成于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

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爲主于國或爲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秋盜殺衞侯之兄輒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痤卒○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大蒐于昌姦○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其稱王猛何當國也○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簒辭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十有二月

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晉人圍郊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天王居于狄泉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尹氏立王子朝○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叔孫舍至自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鬱釐卒○冬吳滅巢○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世心衞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黃父○有鸜鵒來巢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

之禽也宜穴又巢也○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楊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

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鞌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十有二月齊侯取運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運○夏公圍成○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鄟陵公至自會居于運○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夏四月吳弑其君僚○楚殺其大夫郤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衞北宮喜曹人邾婁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婁快來奔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倪卒○秋七月○冬十月運潰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郛之也曷爲郛之君存焉爾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隱如會晉荀櫟于適歷○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弓以濫來奔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柰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

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不絕則

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衞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婁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周○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公

元年春王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卽位也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卽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卽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卽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卽位卽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煬宮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冬十月霣霜殺菽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異大乎災也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時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其言新作之何脩大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婁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杞伯戊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劉卷

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衞孔圄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衞而不相迿古之道也○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楚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於越入吳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遬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澤○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

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盜竊寶玉大弓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鋟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弒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慬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大弓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晉趙鞅帥師圍衞○

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齊人曷爲來歸運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宋樂世心出奔曹○宋公子池出奔陳○冬齊侯衞侯鄭游遬會于鞌○叔孫州仇如齊○齊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衞公孟彄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十有三年春齊侯衞侯次于垂瑕○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衞公孟彄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

歸于晉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衞公叔戌來奔○晉趙陽出奔宋○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牄歸○夏衞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衞侯于堅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尙來歸脤石尙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燔○衞世子蒯聵出奔宋○衞公孟彄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婁子來會公○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壬申公薨于高寢○鄭軒達帥師伐宋○齊侯衞侯次于蘧篨○邾婁子來奔喪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

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冬城漆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衞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夏四月丙子衞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戚者何衞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衞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于栗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衞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齊國夏曷爲與衞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柰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爲

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柰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婁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城西郛○六月辛丑蒲社災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

公

五年春城比○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衞○秋九月癸酉齊侯處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

六年春城邾婁葭○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柤○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舍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爲諼也此其爲諼柰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

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鄫○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也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吳伐我○夏齊人取讙及僤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歸邾婁子益于邾婁○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讙及僤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柰何詐之也○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薛伯寅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袁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公會吳于橐皐○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夏許男戌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

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晉魏多帥師侵衞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盜殺陳夏彄夫○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終

春秋穀梁傳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及者何內爲志焉爾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不日其盟渝也眛地名也○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段弟也

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宿邑名也○冬十有二月祭伯來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公子益師卒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會者外爲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夏五月莒人入向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無侅帥師入極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履綸來逆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

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鄭人伐衛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於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三月庚辰天王崩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秋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之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

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八月庚辰宋公和卒諸侯日卒正也○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葬宋繆公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戊申衛祝吁弒其君完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翬者何也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與于弒公故貶也○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祝吁之挈失嫌也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

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夏四月葬衛桓公月葬故也○秋衛師入郕入者內弗受也郕國也將卑師衆曰師○九月考仲子之宮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脩之非隱也初獻六羽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邾人鄭人伐宋○螟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宋人伐鄭圍長葛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塡服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者墮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冬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滕侯卒滕侯

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夏城中丘城爲保民爲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戎者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衛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庚寅我入邴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邴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諸侯日卒正也○辛亥宿男卒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八月葬蔡宣公月葬故也○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螟○冬十有二月無侅卒無侅之名未有

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三月癸酉大雨震電震雷也電霆也○庚辰大雨雪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俠卒俠者所俠也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爲君也○夏城郎○秋七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冬公會齊侯于防會者外爲主焉爾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秋宋人衞人入鄭○宋人蔡人衞人伐載鄭伯伐取之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郕國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犆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

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

桓公

元年春王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正月公卽位繼故不言卽位正也繼故不言卽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卽位也繼故而言卽位則是與聞乎弒也繼故而言卽位是爲與聞乎弒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卽位之道而卽位是無恩於先君也○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會者外爲主焉爾○鄭伯以璧假許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及者內爲志焉爾越盟

地之名也○秋大水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冬十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及其大夫孔父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滕子來朝○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秋七月紀侯來朝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已卽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蔡侯鄭伯會于鄧○九月入杞我入之

也○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夏齊侯衞侯胥命于蒲胥之爲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衞侯也○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公子翬如齊逆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公會齊侯于讙無譏乎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夫人姜氏至自齊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五穀皆熟爲有年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夏天王使宰

渠伯糾來聘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夏齊侯鄭伯如紀○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葬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爲天王諱伐鄭也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大雩○螽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冬州公如曹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閱兵車也脩教明諭國道也平而脩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爲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蔡人殺陳佗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憙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

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於蔡也○九月丁卯子同生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其不言邾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也○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天王使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烝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秋伐邾○冬十月雨雪○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卽謀於我故弗與使也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爲之中者歸之也○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爲內諱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突歸于鄭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鄭忽出奔衛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再稱日決日義也○十有二

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三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無冰時燠也○夏五鄭伯使其弟禦來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冬十有二

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衞人陳人伐鄭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譏奪正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反正也○許叔入于許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公會齊侯于蒿○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袲伐鄭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衞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冬城向○十有一月衞侯朔出奔齊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郎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

者爲內諱也○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於蔡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癸巳葬蔡桓侯○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其地於外也薨稱公舉上也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葬我君接上下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桓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繼弑不言卽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卽位也○三月夫人孫于齊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

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爲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諸侯日卒正也○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王姬歸于齊爲之中者歸之也○齊師遷紀郱鄑郚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秋七月齊王姬卒爲之主者卒之也○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侯伐衞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夏四月葬宋莊公月葬故也○五月葬桓王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或曰卻尸以求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日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秋紀季以酅入于齊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冬公次于郎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饗甚矣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三月紀伯姬卒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郜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旣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秋郳黎來來朝郳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衞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衞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衞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夏六月衞侯朔入于衞其不言伐衞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秋公至自伐衞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螟○冬齊人來歸衞寶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婦人不會會非正也○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見恒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秋大水高下有水災曰大水○無麥苗麥苗同時也○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次止也俟待也甲午治兵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於郕也○秋師還還者事未畢也遯也○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夏公伐齊納糾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齊小白入于齊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冬浚洙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二月公侵宋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三月宋人遷宿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夏六月齊

師宋師次于郎次止也畏我也○公敗宋師于乘丘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武歸荆者楚也何爲謂之荆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爲絕之獲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秋宋大水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冬王姬歸于齊其志過我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有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以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夏

六月齊人滅遂遂國也其不日微國也○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劌之盟

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會事之成也○秋七月荆入蔡

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冬單伯會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于鄄復同會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復同會也○夏夫人姜氏如齊婦人

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荆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

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

外內寮一疑之也○邾子克卒其曰子進之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

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鄭詹鄭

之佞人也○夏齊人殲于遂殲者盡也然則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

無遂則何爲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秋鄭詹自齊逃來逃義曰逃○冬多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故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貴爲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夏公追戎于濟西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秋有蜮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其不日數渝惡之也○夫人姜氏如莒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夏齊大災其志以甚也○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婦人弗目也○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爲嫌天子之葬也○癸丑葬我小君文姜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以言小君也○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爲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不言公高傒伉也○冬公如齊納幣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夏公如齊觀社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爲尸女也無事不出竟公至自齊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荆人來聘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公及齊侯遇于穀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蕭叔朝公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

外非正也○秋丹桓宮楹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親迎恆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秋公至自齊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覿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鴈雉腒婦人之贄棗栗鍛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郭公赤蓋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夏五月癸丑衛

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伯姬歸于杞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覊崇也○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冬杞伯姬來○莒慶來逆叔姬諸侯之嫁子於

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荆伐鄭荆者楚也其曰荆州舉之也○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善救鄭也○冬築微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大無麥禾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

二十九年春新延廐延廐者法廐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爲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夏鄭人侵許○秋有蜚一有一亡曰有○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城諸及防可城也以大及小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鄣也○秋七月齊人降鄣降猶下也鄣紀之遺邑也○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不曰卒而曰葬閔紀之亡也○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齊人伐山戎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獻戎捷軍得曰捷戎菽也○秋築臺于秦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

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遇者志相傳也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公子慶父如齊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狄伐邢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齊人救邢善救邢也○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莊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盟納季子也季子來歸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冬齊仲孫來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秋八月辛丑公薨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公子慶父出奔莒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冬齊高子來盟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十有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夫人薨不地地故也齊人以歸不言以喪

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薨之也○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九月公敗邾師于偃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莒無大夫其曰莒挐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紿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曰棄師之道也○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夏陽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

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冬十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雨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徐人取舒○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秋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冬公子季友如齊莅盟莅者位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伐楚次于陘遂繼事也次止也○夏許男新臣卒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爲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齊人執陳袁濤塗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秋及江人黃人伐陳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八月公至自伐楚有

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衞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杞伯姬來朝其子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

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鄭伯逃歸不盟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執不言所於地緼於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善救許也○冬公至自伐鄭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毋衣裳之會也○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

車之會也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汋之也○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甲子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以尊及卑也荀息閑也○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殺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爲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爲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爲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傳里克謂世子曰

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秋七月○冬大雨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㔻鄭父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八月大雩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衞○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兵車之會也○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夏六月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己也朝

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繒子也○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狄侵鄭○冬蔡侯肸卒諸侯時卒惡之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兵車之會也遂次于匡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善救徐也○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螽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繒○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夷狄相敗志也○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也決不日而月也六鶂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鶂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

之鶂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鶂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

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大夫

日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兹卒大夫日卒正也○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兵車之會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

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旣滅

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

爲之諱也○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

小白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

稱嫌焉爾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非伐喪也○夏師救齊善救齊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狄救

齊善救齊也○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功近而德遠矣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繒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繒子用之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己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梁亡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鄭棄其師惡其長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夏郜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爲閔宮也○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邢爲主焉爾邢小其爲主何也其爲主乎救齊○冬楚人伐隨隨國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夏大旱旱時正也○秋宋公

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雩執宋公以伐宋以重辭也○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會者外爲主焉爾釋宋公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爲復雩之恥也雩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荅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

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既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閔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爲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晉侯夷吾卒

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衞侯燬滅邢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夏四月癸酉衞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

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宋殺其大夫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納者內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巂急辭也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也○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國也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冬楚人伐宋圍閔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非道用師也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公至自伐齊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稱晉侯忌也○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啟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諱會天王也○陳侯如會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公朝于王所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衛元咺出奔晉○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諱會天王也○天王守于河陽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溫河陽也壬申公朝于王所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目惡以外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爲已傎矣○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於衛也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諸侯遂圍許遂繼事也○曹伯襄復歸于曹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遂會諸侯圍許遂繼事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公至自圍許○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爲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及公子瑕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衛侯鄭歸于衛○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天子之宰通於四海○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婦人旣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於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滑國也○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

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
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
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殽之巖唫之下我
將尸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
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匹馬
倚輪無反者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
也○癸巳葬晉文公日葬危不得葬也○狄侵齊○公伐邾取訾樓○秋公子遂帥
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
寢小寢非正也○隕霜不殺草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李梅實
實之爲言猶實也○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
葬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

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夷狄不言正不正○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丁丑作僖公主作爲也爲僖公主也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不言公處父伉也爲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斂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於大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

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叔服也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秦人伐晉○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寗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已晚○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

毛伯來會葬會葬之禮於鄙上○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射姑殺者也射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射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晉狐夜姑出奔狄○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爲言可以已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

也。遂城郜。遂繼事也。○夏四月宋公壬臣卒○宋人殺其大夫稱人以殺誅有罪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不言出在外也輟戰而奔秦以是爲逃軍也。

○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其曰諸侯略之也。○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莅盟莅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不日前定之盟不日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爲信故謹而日之也○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宋司城來奔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車猶可求金甚矣○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辛丑葬襄王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晉人殺其

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卑以尊致病文公也○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冬楚子使萩來聘楚無大夫其曰萩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及蘇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然則何爲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

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稱帥師言有難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籧篨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脩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鄭伯會公于棐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之爲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爲君也○宋子哀來奔其曰子哀失之也○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私罪也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秋齊人侵我西鄙其

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師丘。復行父之盟也。○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爲多失道矣。自古爲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十有七年。春。晉人衞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臺下。非正也。○秦伯罃卒。○夏五月戊戌。齊

人弑其君商人○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冬十月子卒子卒不日故也○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一曰就賢也○季孫行父如齊○莒弑其君庶其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繼故而言卽位與聞乎故也○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由上致之也○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衞放猶屛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遂繼事也○晉趙盾帥師救陳善救陳也○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其曰師何也以其大之也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伐鄭所以救宋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皐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三望○葬匡王○楚子伐陸渾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及者內爲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

可以肯也公伐莒取向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衞孫免侵陳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七年春衞侯使孫良夫來盟來盟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爲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其

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壬午猶繹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萬入去籥以其爲之變譏之也○戊子夫人熊氏薨○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鄝○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庚寅日中而克葬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城平陽○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冬十月癸酉衞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泄冶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公娶齊齊由以爲兄弟反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衞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人衞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饑○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夷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欑函不言及外狄○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丁亥楚子入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晉師敗績績功也功事也曰其事敗也○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嬰兒賢也○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初稅畝。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冬蝝生。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夏成周宣榭災。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秋郯伯姬來歸。○冬大有年。五穀大熟爲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衞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十有八年春晉侯衞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戕猶殘也捝殺也○甲戌楚子呂卒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正寢也○歸父還自晉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至檉遂奔齊遂繼事也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三月作丘甲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秋王師敗績于貿戎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爲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冬十月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衞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

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爰婁鞌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壹戰緜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壹戰壹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牆咎如○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其日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鄭伐許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鄭伯伐許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秋大水○冬十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立者不宜立也○取鄟鄟國也○衞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

帥師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吳伐郯○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冬大雩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衞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衞人來媵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

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晉人來媵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不言戰以鄭伯也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爲親者諱疾○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爲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楚人入鄆○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城中城者非外民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犫來聘己丑及郤犫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三月公如京師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言受命不敢叛周也○曹伯廬卒于師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葬時正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也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爲賢者崇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會又會外之也○許遷于葉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孫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日事遇晦曰晦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

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曹伯歸自京師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爲不失其國也歸爲善自某歸次之○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而辭也猶存公也存意公亦存也公存也○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大夫日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秋公至自會不曰至自伐鄭也公不周乎伐鄭也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不周乎伐鄭則何爲日也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

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蜃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其地未踰竟也○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自禍於是起矣○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己丑公薨于路寢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衞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繼正卽位正也○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若言中國焉內鄭也○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陳侯使袁僑如會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爲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

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秋公至自晉○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繒世子巫如晉外不言如而言如爲我事往也○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繒人于戚公至自會○冬戍陳內辭也○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善救陳也○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繒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繒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繒非滅也非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

也○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小邾子來朝○城費○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陳侯逃歸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濕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會又會外之也○夏五月甲午遂滅傅陽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公至自會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伯逃歸陳侯致柤之會存中國也○楚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戍鄭虎牢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作爲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夏

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

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公至自伐鄭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

魚公至自會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行人者

挈國之辭也○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邰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取邑不書圍安足

書也○季孫宿帥師救邰遂入鄆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

也○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衞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

晉荀偃齊人宋人衞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己未衞侯出奔齊○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衞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過我故志之也○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衞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瞯卒○宋人伐陳○夏衞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稱行人怨接於上也○秋齊侯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焉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曹伯負芻卒于師閔之也○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則何爲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取邾田自漷水軋辭也其不日惡盟也○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城西郛○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濕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光出奔楚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庚子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畀我來奔

○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渝言救後次非救也○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晉人殺欒盈惡之弗有也○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莊公失言

涇于崔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于重丘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日歸見知弒也○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座○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弒

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衞侯之弟專出奔晉專喜之徒也專之爲喜之徒何也己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約邯鄲終身不言衞專之去合乎春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湨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爲之會也○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衞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閔公也○夏五月公至自楚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庚午衞侯衎卒○閽弑吳子餘祭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

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闇弑吳子餘祭仇之也○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衞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秋七月葬衞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其曰北燕從史文也○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天王殺其弟佞夫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

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不言大夫惡之也○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晉人齊人宋人衞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會不言其所爲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楚宮非正也○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子卒日正也○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繼正卽位正也○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衞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郭○三月取鄆○夏秦伯之

弟鍼出奔晉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疆之爲言猶竟也○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恥如晉故著有疾也○季孫宿如晉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

中日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遂滅厲遂繼事也○九月取繒○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貴復正也○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賁泉狄人謂賁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雩○冬蓮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三

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莅盟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衞侯惡卒鄉曰衞齊侯今曰衞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衞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陳公子留出奔鄭○秋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〇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〇大雩〇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惡楚子也〇葬陳哀公不與楚滅閔公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〇許遷于夷〇夏四月陳火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〇秋仲孫貜如齊〇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〇夏齊欒施來奔〇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〇戊子晉侯彪卒〇九月叔孫婼如晉〇葬晉平公〇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〇葬宋平公〇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何爲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〇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〇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〇大蒐于比蒲〇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〇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衞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〇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〇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

偃挈燕伯也○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虎○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溪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比之不弑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弑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此未嘗有國也使

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冬十月葬蔡靈公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弒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夏蔡朝吳出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戎○冬有星孛于大辰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爲四國災也○六月邾人入鄅○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卽止自責而責之也○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弒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

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夢出奔宋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秋盜殺衞侯之兄輒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衞侯衞侯累也然則何爲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衞謂之輒○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東出奔楚東者東國也何爲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自宋南里者專也○大蒐于昌間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亂之爲言事未有所成也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不卒者也其曰卒失嫌也○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晉人圍郊○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甫胡子髡沈子盈滅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獲陳夏齧獲者非與之辭也上下之稱也○天王居于狄泉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尹氏立王子朝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婼至自晉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鸜鵒來巢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鸜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九月乙亥公孫于齊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次于陽州次止也齊侯唁公于野井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邡公也○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夏公圍成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公至自會居于鄆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周有入無出也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遠矣非

也奔直奔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公在外也○夏四月吳弑其君僚○楚殺其大夫郤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在外也○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不得入於魯也○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倪卒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秋七月○冬十月鄆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櫟于適歷○夏四月丁巳薛

伯穀卒○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爲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大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公

元年春王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卽位喪在外也○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殯然後卽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卽位是有故公也言卽位是無故公也卽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

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卽位謹之也定之卽位不可不察也公卽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卽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卽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卽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卽位也內之大事日卽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卽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

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立煬宮立者不宜立者也○冬十月隕霜殺菽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先言雉門尊尊也○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三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後而再

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爲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爲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爲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楚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

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於越入吳○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冬城中城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衞○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衞○冬衞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貴復正也○盜竊寶玉大弓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大弓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衞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離會不致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爲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

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莅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墮猶取也○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

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非國言圍圍成大公也公至自圍成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衞公孟彄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衞公叔戍來奔○晉趙陽出奔宋○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衞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衞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衞世子蒯聵出奔宋衞公孟彄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

公○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不敬莫大焉○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非正也○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衞侯次于渠蒢○邾子來奔喪喪急故以奔言之○秋七月壬申弋氏卒妾辭也哀公之母也○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戊午日下稷乃克葬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辛巳葬定弋○冬城漆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此該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

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尙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

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弑蔡侯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城西郛○六月辛丑亳社災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屛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上達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衞○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不正其閏也

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柤○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衞○夏公會吳于繒○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吳伐我○夏齊人取讙及闡惡內也○歸邾子益于邾益之名失國也○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讙及闡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公會吳于橐皋○秋公會衛

侯宋皇瑗于鄖○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衞○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於中國也

春秋穀梁傳終　閻若璩曰四萬一千五百十二字

論語

學而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

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爲政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子曰君子不器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八佾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
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林放問
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
諸夏之亡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
泰山不如林放乎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
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
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
之矣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

羊我愛其禮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里仁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子

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子

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公冶長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

朽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

是用希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雍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季康子問仲由

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

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述而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子於

是日哭則不歌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子之所愼齋戰疾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冉有曰夫子爲衞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

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泰伯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

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

不信吾不知之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子罕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牢

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
兩端而竭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
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
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
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
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
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
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
覆一簣進吾往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
也未見其止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子曰後生可畏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鄉黨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

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入太廟每事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

車馬非祭肉不拜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先進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

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

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顏淵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
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司馬牛問君子子
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司
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
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
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
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
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棘
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

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子路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

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
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
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子曰其身
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
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
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敎之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
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
人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
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
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
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

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説遠者來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説也説之不以道不説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説也説之雖不以道説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憲問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子路問成人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

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

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衛靈公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子曰已矣乎吾末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

人求諸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子曰有教無類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子曰辭達而已矣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

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季氏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旣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

人不議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

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陽貨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

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

口之覆邦家者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微子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

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子張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

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

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闚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堯曰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

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論語終　鄭畊老曰一萬三千七百字三一作二歐陽公讀書法作一萬一千七百五字

孝經

開宗明義章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天子章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諸侯章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卿大夫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士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庶人章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三才章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

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於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孝治章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聖治章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紀孝行章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五刑章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

大亂之道也

廣要道章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廣至德章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廣揚名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諫諍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感應章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愼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事君章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喪親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慼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孝經終 鄭耕老曰一千九百三字歐陽公讀書法同

釋詁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弘廓宏溥介純夏幠厖墳嘏丕弈洪誕戎駿假京碩濯訏宇穹壬路淫甫景廢壯冢簡劉昄晊將業席大也幠厖有也迄臻極到赴來弔艐格戾懷摧詹至也如適之嫁徂逝往也賚貢錫畀予貺賜也儀若祥淑鮮省臧嘉令類綝彀攻穀介徽善也舒業順敘也舒業順敍緒也怡懌悅欣衎喜愉豫愷康妉般樂也悅懌愉釋賓協服也遹遵率循由從自也遹遵率循也靖惟漠圖詢度咨諏究如慮謨猷肇基訪謀也典彝法則刑範矩庸恆律戛職秩常也柯憲刑範辟律矩則法也辜辟戾辠也黃髮齯齒鮐背耇老壽也允孚亶展諶誠亮詢信也展諶允慎亶誠也謔浪笑敖戲謔也粵于爰曰也爰粵于也爰粵于那都繇於也敆郃盍翕仇偶妃匹會合也仇讎敵妃知儀匹也妃合會對也妃媲也紹胤嗣續纂緌績武係繼也忥謚溢蟄慎貉謐顗頠密寧靜也隕磒湮下降墜摽蘦落也命令禧畛祈請謁訊誥告也永悠迥違遐逷闊遠也永悠迥遠遐也

虧壞圮垝毀也矢雉引延順薦劉繹尸旅陳也尸職主也尸寀也寀寮官也績緒采
業服宜貫公事也永羕引延融駿長也喬嵩崇高也崇充也犯奢果毅剋捷功肩堪
勝也勝肩戡劉殺克也劉獮斬刺殺也亹亹蠠沒孟敦勗釗茂劭勔勉也鶩務昏暋
強也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朕余躬身也台朕賚畀卜陽予也肅延誘薦餤晉
寅藎進也羞餞廸烝進也詔亮左右相導也詔相導左右助勴也亮介尚右也左右
亮也緝熙烈顯昭晧熲光也劼鞏堅篤掔虔膠固也噊孰誰也暀暀皇皇藐藐穆穆
休嘉珍禕懿鑠美也諧輯協和也關關噰噰音聲和也勰燮和也從申神加弼崇重
也殼悉卒泯忽滅罄空畢罊殲拔殄盡也苞蕪茂豐也揫斂屈收戢蒐裒鳩樓聚也
肅齊遄速亟屢數迅疾也寁駿肅亟遄速也壑阬阬滕徵隍漮虛也黎庶烝多醜師
旅衆也洋觀裒衆那多也流差柬擇也戰慄震驚戁竦恐慴懼也痡瘏虺頹玄黃劬
勞咎顇瘽瘉鰥戮癙癵痒疧疵閔逐疚痗瘥痱癉瘵瘼癠病也恙寫悝盱繇慘恤
罹憂也倫勩邛敕勤愉庸癉勞也勞來強事謂翦篲勤也悠傷憂思也懷惟慮願念
惄思也祿祉履戩祓禧褫祜福也禋祀祠蒸嘗禴祭也儼恪祗翼諲恭欽寅熯敬也

朝旦夙晨晙早也須竢替戾底止徯待也噊幾烖殆危也饑汔也治肆古故也肆故
今也惇亶祜篤掔仍肶埤竺腹厚也載謨食詐偽也話猷載行訛言也遘逢遇也遘
逢遇遻也遘逢遇遻見也顯昭覲釗覿見也監瞻臨涖頫相視也鞫訩溢盈也孔魄
哉延虛無之言間也瘞幽隱匿蔽竄微也訖徽妥懷安按替戾底廢尼定曷遏止也
豫射厭也烈績業也績勳功也功績質登平明考就成也梏梗較頲庭道直也密康
靜也豫寧綏康柔安也平均夷弟易也矢弛也弛易也希寡鮮罕也鮮寡也酬酢侑
報也毗劉暴樂也覭髳茀離也蠱謟貳疑也楨翰儀榦也弼棐輔比俌也疆界邊衛
圉垂也昌敵彊應丁當也浡肩搖動蠢迪俶厲作也茲斯咨呰已此也嗟咨䟘也閑
狎串貫習也曩塵佇淹留久也逮及暨與也隱假格陟躋登陞也揮盝歇涸竭也挋
拭刷清也鴻昏於顯間代也饁饟饋也遷運徙也秉拱執也廞熙興也衛蹶假嘉也
廢稅赦舍也棲遲憩休苦㰴齂呬息也供峙共具也憮憐惠愛也娠蠢震戁妯騷感
訛蹶動也覆察副審也契滅殄絕也郡臻仍迺侯乃也迪繇訓道也僉咸胥皆也育
孟耆艾正伯長也艾歷也秝秭算數也歷傅也艾歷覛胥相也乂亂靖神弗淈治也

頤艾育養也汱渾隕墜也際接翜捷也毖神溢慎也鬱陶繇喜也馘穧獲也阻艱難也剡絜利也允任壬佞也俾拼抨使也俾拼抨使從也儴仍因也董督正也享孝也珍享獻也縱縮亂也探篡俘取也徂在存也在存省士察也烈枿餘也迓迎也元良首也薦摯臻也賡揚續也祔祪祖也卽尼也尼定也邇幾暱近也妥安坐也貉縮綸也貉嘆安定也伊維也伊維侯也時寔是也卒猷假輟已也求酋在卒就終也崩薨無祿卒徂落殪死也

釋言

殷齊中也斯誃離也謖興起也還復返也宣徇徧也馹遽傳也蒙荒奄也告謁請也肅噰聲也格懷來也畛厎致也恀怙恃也律遹述也俞盒然也豫臚敘也庶幾尚也觀指示也若惠順也敖憮傲也幼鞠稚也逸諐過也疑休戾也疾齊壯也悈褊急也貿賈市也厞陋隱也遏遾逮也征邁行也圮敗覆也荐原再也憮敉撫也臞脙瘠也桄熲充也屢暱亟也靡罔無也爽差也爽忒也佴貳也劑翦齊也饙餾稔也媵將送也作造爲也餥餱食也鞫究窮也滷矜鹹苦也干流求也流覃也覃延也佻偷也潛

深也濳深測也穀鞠生也啜茹也茹虞度也試式用也誥誓謹也競逐彊也禦圉禁
也窒薶塞也黼黻彰也膺身親也愷悌發也髦士官也畯農夫也蓋割裂也邕支載
也諈諉累也漠察淸也庇庥廕也穀履祿也履禮也隱占也逆迎也憯曾也增益也
窶貧也薆隱也僾唈也基經也基設也祺祥也祺吉也兆域也肇敏也挾藏也浹徹
也替廢也替滅也速徵也徵召也琛寶也探試也髦選也髦俊也俾職也紕飾也淩
慄也慄慼也鐲明也茅明也明朗也猷圖也猷若也偁舉也稱好也坎律銓也矢誓
也舫舟也泳游也迨及也冥幼也降下也傭均也強暴也窕肆也肆力也俅戴也瘞
幽也翿纛也烘燎也煁烓也陪朝也康苛也樊藩也賦量也粻糧也庶侈也庶幸也
筑拾也奘駔也集會也舫泭也洵均也洵龕也逮遝也是則也畫形也賑富也局分
也懠怒也僁聲也葵揆也揆度也逮及也惄飢也眕重也獵虐也土田也戍遏也師
人也硈鞏也棄忘也囂閑也謀心也獻聖也里邑也襄除也振古也懟怨也縭介也
號謼也凶咎也苞稹也逜寤也顁題也猷肎可也務侮也貽遺也貿買也賄財也甲
狎也菼騅也菼薍也粲餐也渝變也宜肴也夷悅也顛頂也耋老也輶輕也俴淺也

絢綾也訛化也跋躐也疐跲也烝塵也戎相也飫私也孺屬也幕暮也煽熾也熾盛
也柢本也窕閒也淪率也罹毒也檢同也郵過也遜遯也斃踣也僨僵也畛殄也曷
盍也虹潰也隌闇也㓞膠也孔甚也厥其也戛禮也閣臺也囚拘也攸所也展適也
鬱氣也宅居也休慶也祈叫也濬幽深也哲智也弄玩也尹正也皇匡正也服整也
聘問也愧慙也殛誅也克能也翌明也訩訟也晦冥也奔走也逡退也疐仆也亞次
也諗念也屆極也弇同也弇蓋也恫痛也握具也振訊也鬩恨也越揚也對遂也燬
火也懈怠也宣緩也遇偶也曩曏也偟暇也宵夜也懊忨也愒貪也楷柱也裁節也
竝併也卒既也慒慮也將資也黹紩也遞迭也矧況也廩廯也逭逃也訊言也閒俔
也沄流也干扞也趾足也跳刖也襄駕也忝辱也燠煖也塊堛也將齊也餬饘也啟
跪也䁯密也開闢也袍襺也障畛也靦姡也鬻糜也舒緩也翢纛也纛翳也隍壑也
芼搴也典經也威則也苛妎也芾小也迷惑也狃復也逼迫也般還也班賦也濟渡
也濟成也濟益也緡綸也辟歷也漦盝也覓綽也袞黻也華皇也昆後也彌終也

明明斤斤察也條條秩秩智也穆穆肅肅敬也諸諸便便辯也肅肅翼翼恭也廱廱
優優和也兢兢憴憴戒也戰戰蹌蹌動也晏晏溫溫柔也業業翹翹危也惴惴憢憢
懼也番番矯矯勇也桓桓烈烈威也洸洸赳赳武也藹藹濟濟止也悠悠洋洋思也
蹶蹶踖踖敏也薨薨增增衆也烝烝遂遂作也委委佗佗美也忯忯惕惕愛也偁偁
格格舉也蓁蓁孽孽戴也懕懕媞媞安也祁祁遲遲徐也丕丕簡簡大也存存萌萌
在也懋懋慔慔勉也庸庸慅慅勞也赫赫躍躍迅也綽綽爰爰緩也坎坎墫墫喜也
瞿瞿休休儉也旭旭蹻蹻憍也夢夢訰訰亂也爆爆邈邈悶也儚儚洄洄惛也版版
盪盪僻也爞爞炎炎薰也居居究究惡也仇仇敖敖傲也佌佌瑣瑣小也悄悄慘慘
慍也痯痯瘐瘐病也殷殷惸惸忉忉慱慱欽欽京京忡忡惙惙怲怲弈弈憂也畇畇
田也畟畟耜也郝郝耕也繹繹生也穟穟苗也緜緜穮也挃挃穫也栗栗衆也溞溞
淅也烰烰烝也俅俅服也峨峨祭也鍠鍠樂也穰穰福也子子孫孫引無極也顒顒
卬卬君之德也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噰噰喈喈民協服也佻佻
契契愈遐急也宴宴粲粲尼居息也哀哀悽悽懷報德也儵儵嘒嘒罹禍毒也晏晏

旦旦悔爽忒也皋皋琄琄刺素食也懽懽愮愮憂無告也憲憲洩洩制法則也謔謔謞謞崇讒慝也翕翕訿訿莫供職也速速蹙蹙惟逑鞫也抑抑密也秩秩清也粤夆掣曳也朔北方也不俟不來也不遹不蹟也不徹不道也勿念勿忘也萲諼忘也每有雖也饎酒食也舞號雩也暨不及也蠢不遜也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瑟兮僩兮恂慄也赫兮烜兮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既微且尰骭瘍爲微腫足爲尰是刈是濩濩煑之也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張仲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美女爲媛美士爲彥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猗嗟名兮目上爲名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之子者是子也徒御不驚輦者也襢裼肉袒也暴虎徒搏也馮河徒涉也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婆娑舞也擗拊心也矜憐撫掩之也緎羔裘之縫也殿屎呻也幬謂之帳侜張誑也誰昔昔也不辰不時也凡曲者爲罶鬼之爲言歸也

釋親

父爲考母爲妣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爲曾祖王母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爲高祖王母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祖母父之晜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父之從父晜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晜弟爲族父族父之子相謂爲族晜弟族晜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晜弟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晜孫晜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王父之姊妹爲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爲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爲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父之從父晜弟之母爲從祖王母父之從祖晜弟之母爲族祖王母父之兄妻爲世母父之弟妻爲叔母父之從父晜弟之妻爲從祖母父之從祖晜弟之妻爲族祖母父之從祖祖父爲族曾王父父之從祖祖母爲族曾王母父之妾爲庶母祖王父也晜兄也 宗族○母之考爲外王父母之妣爲外王母母之王考爲外曾王父母之王妣爲外曾王母母之晜弟爲舅母之從

父晜弟爲從舅母之姊妹爲從母從母之男子爲從母晜弟其女子子爲從母姊妹

母黨◯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晜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謂晜弟之子爲姪謂出之子爲離孫謂姪之子爲歸孫女子子之子爲外孫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

妻黨◯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謂夫之庶母爲少姑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子之妻爲婦長婦爲嫡婦衆婦爲庶婦女子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兩壻相謂爲亞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嬪婦也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　婚姻

釋宮

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牖戶之間謂之扆其內謂之家東西牆謂之序西南隅謂之奧

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柣謂之閾棖謂之楔楣謂之梁樞
謂之椳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戺垝謂之坫牆謂之墉鏝謂之杇椹謂之榩
地謂之黝牆謂之堊樴謂之杙在牆者謂之楎在地者謂之臬大者謂之栱長者謂
之閣閣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雞棲於弋爲榤鑿垣而棲爲塒植謂之傳傳謂之突
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閞謂之槉栭謂之楶棟謂之桴桷謂之榱桷直而遂謂
之閱直不受檐謂之交檐謂之樀容謂之防連謂之簃屋上薄謂之筄兩階間謂之
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屏謂之樹閍謂之門正門謂之應門觀謂
之闕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衖門謂之閎門側之堂謂之塾
橛謂之闑闔謂之扉所以止扉謂之閎瓴甋謂之甓宮中衖謂之壼廟中路謂之唐
堂途謂之陳路旅途也路場猷行道也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三達謂之劇
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
逵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隄
謂之梁石杠謂之徛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

臺陜而脩曲曰樓

釋器

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盎謂之缶甌瓿謂之瓵康瓠謂之甈斪斸謂之定斫謂之鐯斛謂之疀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罔也嫠婦之笱謂之罶罺謂之汕篧謂之罩槮謂之涔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罝麋罟謂之罞彘罟謂之羉魚罟謂之罛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絇謂之救律謂之分大版謂之業繩之謂之縮之彝卣罍器也小罍謂之坎衣裗謂之視黼領謂之襮緣謂之純袕謂之襞衣眥謂之襟衱謂之裾衿謂之袸佩衿謂之褑執衽謂之袺扱衽謂之襭衣蔽前謂之襜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裳削幅謂之纀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笰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環謂之捐鑣謂之钀載轡謂之轙轡首謂之革餀謂之餯食饐謂之餲摶者謂之爛米者謂之檗肉謂之敗魚謂之餒肉曰脫之魚曰斮之冰脂也肉謂之羹魚謂之鮨肉謂之醢有骨者謂之臡康謂之蠱澱謂之垽鼎絕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款足者謂之鬲贈謂之鬵鬵鉹也璲瑞也玉十謂之區羽本謂

之翮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縳百羽謂之緷木謂之虡旄謂之藣菜謂之蔌白蓋謂之苫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餅金謂之鈑錫謂之鈏象謂之鵠角謂之觷犀謂之剒木謂之剫玉謂之雕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璆琳玉也簡謂之畢不律謂之筆滅謂之點絕澤謂之銑金鏃翦羽謂之鍭骨鏃不翦羽謂之志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珪大尺二寸謂之玠璋大八寸謂之琡璧大六寸謂之宣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繸綬也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青謂之葱黑謂之黝斧謂之黼邸謂之柢雕謂之琢蓐謂之茲竿謂之箷簀謂之第革中絕謂之辨革中辨謂之弮鏤鋑也卣中尊也

釋樂

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大瑟謂之灑大琴謂之離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大磬謂之毊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大篪謂之沂大塤謂之嘂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大管謂之簥其

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大籥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徒鼓瑟謂之步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謠徒擊鼓謂之咢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寋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和樂謂之節

釋天

穹蒼蒼天也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四時○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祥○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果不熟爲荒仍饑爲荐災○大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歲陽○大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歲名○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

極月陽○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寎四月爲余五月爲皋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月名○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焚輪謂之穨扶搖謂之猋風與火爲庉迴風爲飄日出而風爲暴風而雨土爲霾陰而風爲曀天氣下地不應曰雺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蜺爲挈貳弇日爲蔽雲疾雷爲霆霓雨霓爲霄雪暴雨謂之涷小雨謂之霢霂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濟謂之霽風雨○壽星角亢也天根氐也天駟房也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星紀斗牽牛也玄枵虛也顓頊之虛虛也北陸虛也營室謂之定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降婁奎婁也大梁昴也西陸昴也濁謂之畢咮謂之柳柳鶉火也北極謂之北辰何鼓謂之牽牛明星謂之啓明彗星爲欃槍奔星爲彴約星名○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蒸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祭星曰布祭風曰磔是禷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禘大祭也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祭名○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宵田

爲獠火田爲狩乃立冢土戎醜攸行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振旅闐闐出爲治兵尙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講武○素錦綢杠纁帛縿素陞龍于縿練旒九飾以組維以縷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注旄首曰旌有鈴曰旂錯革鳥曰旟因章曰旃旌旂

釋地

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楊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九州○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陓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鄭有圃田周有焦護十藪○東陵阠南陵息愼西陵威夷中陵朱滕北陵西隃鴈門是也陵莫大於加陵梁莫大於湨梁墳莫大於河墳八陵○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九府○

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爲邛邛岠虛齧甘草卽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中有枳首蛇焉此四方中國之異氣也五方○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下溼曰隰大野曰平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可食者曰原陂者曰阪下者曰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野○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鈆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岠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空桐東至日所出爲大平西至日所入爲大蒙大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四極

釋丘

丘一成爲敦丘再成爲陶丘再成銳上爲融丘三成爲崐崘丘如乘者乘丘如陼者陼丘水潦所止泥丘方丘胡丘絕高爲之京非人爲之丘水潦所還埒丘上正章丘澤中有丘都丘當途梧丘途出其右而還之畫丘途出其前戴丘途出其後昌丘水

出其前湣丘水出其後沮丘水出其右正丘水出其左營丘如覆敦者敦丘邐迤沙丘左高咸丘右高臨丘前高旄丘後高陵丘偏高阿丘宛中宛丘丘背有丘爲負丘左澤定丘右陵泰丘如畝畝丘如陵陵丘丘上有丘爲宛丘陳有宛丘晉有潛丘淮南有州黎丘天下有名丘五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丘○望厓洒而高岸夷上洒下不漘隩隈厓內爲隩外爲隈畢堂牆重厓岸岸上滸墳大防涘爲厓窮瀆汜谷者㵎厓岸

釋山

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山三襲陟再成英一成坯山大而高崧山小而高岑銳而高嶠卑而大扈小而衆巋小山岌大山峘屬者嶧獨者蜀上正章宛中隆山脊岡未及上翠微山頂冢崒者厜㕒山如堂者密如防者盛巒山墮重甗隒左右有岸厒大山宮小山霍小山別大山鮮山絕陘多小石磝多大石礐多草木岵無草木峐山上有水埒夏有水冬無水㠣山瀆無所通谿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山夾水㵎陵夾水澞山有穴爲岫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泰山爲東嶽華山爲

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梁山晉望也

釋水

泉一見一否爲瀸井一有水一無水爲瀱汋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湀闢流川過辨回川灉反入潬沙出汧出不流歸異出同流肥瀵大出尾下水醮曰厬水自河出爲灉濟爲濋汶爲瀾洛爲波漢爲潛淮爲滸江爲沱過爲洵潁爲沙汝爲濆水決之澤爲汧決復入爲氾河水淸且瀾漪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江有沱河有灉汝有濆滸水厓水草交爲湄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潛行爲泳汎汎楊舟紼縭維之紼繂也縭緌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正絕流曰亂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

水泉○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陼小陼曰沚小沚曰坻人所爲爲潏水中河出崐崘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河曲○徒駭太史

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九河

釋草

藿山韭茖山葱葝山䪥蒚山蒜薜山蘄椵木槿櫬木槿朮山薊楊枹薊葥王蔧菉王
芻拜蔏藋蘩皤蒿蒿菣蔚牡菣齧彫蓬薦黍蓬蔨鼠莞葝鼠尾菥蓂大薺蒤虎杖孟
狼尾瓠棲瓣茹藘茅蒐果臝之實栝樓荼苦菜萑蓷虉綬粢稷衆秫戎叔謂之荏菽
卉草菤雀弁蘥雀麥蘾烏蘞萰菟荄蘩菟蒵黃菟瓜茢薽豕首荓馬帚藱懷羊茭牛
蘄葖蘆萉洦灌苬芝筍竹萌簜竹莪蘿苨菧苨經履莕接余其葉苻白華野菅薜白
蘄菲芴葍營熒委萎葋艼熒竹萹蓄葴寒漿薢茩芵茪莁荑蔱蘠瓞瓝其紹瓞芍鳧
茈蘱薡蕫蘻芺鉤芺䪥鴻薈蘇桂荏薔虞蓼蓧蓨虋赤苗芑白苗秬黑黍秠一稃二
米稌稻葍藑茅臺夫須䕡蘄莔貝母荍蚍衃艾冰臺蕈亭歷苻鬼目薜庾草蔜蕿蘘
離南活莌龍天蘥須葑蓯蒡隱荵茜蔓于蓾蘆杜夫搖車出隧蘧蔬蘄茝蘪蕪茨蒺
藜蘮蒘竊衣髦顛蕀雚芄蘭蕁莸藩蒤蔦蔨鹿藿其實莥薃侯莎其實媞莞苻離其
上蒚荷芙渠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紅蘢

古其大者蘬蒫薺實蕡枲實枲麻須葑蓯蕢赤莧蘠蘼虋冬萹苻止濼貫衆
莙牛藻蓫薚馬尾苹萍其大者蘋莃菟葵芹楚葵藬牛蘈藚牛脣苹藾蕭連異翹澤
烏蕵傅橫目釐蔓華蔆蕨攈大菊蘧麥薜牡䕯葥山莓齧苦堇藫石衣蘜治蘠唐蒙
女蘿女蘿菟絲苗蓨茥蒛葐芨堇草虃百足菺戎葵蘻狗毒垂比葉蕧盜庚茡麻母
瓝九葉藐茈草倚商活脫蘵黃蒢藒車芞輿權黃華葞春草蔠葵蘩露菋荎藸蒤委
葉皇守田鉤藈姑望乘車困衱袶攫烏階杜土鹵盱虺牀蘇欶赤枹薊菟奚顆凍中
馗菌小者菌菆小葉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蘪從水生薇垂水薜山麻莽數節桃枝
四寸有節粼堅中簢筡中仲無笐篙箭萌篠箭枹霍首素華軌鬷芏夫王藄月爾葴
馬藍姚莖涂薺芐地黃蒙王女拔蘢葛藗牡茅菤耳苓耳蕨鼈蕎邛鉅繁由胡莣杜
榮稂童粱藨麃的薂購蔏蔞茢勃茢葽繞蕀蒬茦刺蕭萩薚海藻長楚銚芅蘦大苦
芣苢馬舃馬舃車前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帛似帛布似布華山有之荒東蠡緜
馬羊齒萿麋舌搴柜朐蘩之醜秋爲蒿芺薊其實荂蔈荂荼猋藨芀葦醜芀葭華蒹
薕葭蘆菼薍其萌虇蕍芛葟華榮卷施草拔心不死荺茭荄根攫橐含華荂也華荂

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釋木

稻山榎栲山樗柏椈髡梱椵柂梅柟柀煔櫠椵杻檍楙木瓜椋卽來栵栭檴落柚條

時英梅楥柜柳栩杼味荎著藲荎杜甘棠狄臧槔貢綦朹繫梅朻者聊魄榽橀梫木

桂棆無疵椐樻檉河柳旄澤柳楊蒲柳權黃英輔小木杜赤棠白者棠諸慮山櫐欇

虎櫐杞枸檵杬魚毒檓大椒椇鼠梓楓欇欇寓木宛童無姑其實夷櫟其實梂檖蘿

楔荊桃旄冬桃榹桃山桃休無實李痤椄慮李駁赤李棗壺棗邊要棗櫅白棗樲酸

棗楊徹齊棗遵羊棗洗大棗煮塡棗蹶泄苦棗晳無實棗還味棯棗櫬梧樸枹者謂

櫬采薪采薪卽薪棪樕其劉劉杙櫰槐大葉而黑守宮槐葉晝聶宵炕槐小葉曰榎

大而皵楸小而皵榎椅梓桋赤楝白者楝終牛棘灌木叢木瘣木苻婁蕡藹枹遒木

魁瘣棫白桵梨山樆桑辨有葚梔女桑桋桑榆白枌唐棣栘常棣棣欑苦荼樕樸心

榮桐木棧木干木檿桑山桑木自斃柛立死椔斃者翳木相磨槸棤皵梢梢櫂樅松

葉柏身檜柏葉松身句如羽喬下句曰朻上句曰喬如木楸曰喬如竹箭曰苞如松

柏曰茂如槐曰茂祝州木髦柔英槐棘醜喬桑柳醜條椒樧醜荥桃李醜核瓜曰華之桃曰膽之棗李曰疐之樝梨曰鑽之小枝上繚爲喬無枝爲檄木族生爲灌

釋蟲

螜天螻蜚蠦蜰螾衝入耳蜩蜋蜩螗蜩蚻蜻蜻蠽茅蜩蝒馬蜩蜺寒蜩蜓蚞螇螰蛣蜣蜣蜋蝎蛣蝠蠰齧桑諸慮奚相蜉蝣渠略蛂蟥蛢蠸輿父守瓜蝚蛖螻不蜩王蚥蛄螫強蛘不過蟷蠰其子蜱蛸蒺藜蝍蛆蝝蝮蜪蟋蟀蛬蟼蟆蛝馬蝬蛗螽蠜草螽負蠜蜇螽蚣蝑蟿螽螇蚸土螽蠰谿螼蚓蜸蚕莫貈蟷蜋蛑虰蛵負勞蜭毛蠹蟔蛅蟴蟠鼠負蟫白魚蛾羅翰天雞傅負版強蚚蛶螪何螝蛹蜆縊女蚍蜉大螘小者螘蠪朾螘螱飛螘其子蚳次蟗鼅鼄鼅鼄蝥土鼅鼄草鼅鼄土蠭木蠭蟦蠐螬蝤蠐蝎蛜威委黍蟰蛸長踦蛭蝚至掌國貉蟲蠁蠖蚇蠖果蠃蒲盧螟蛉桑蟲蝎桑蠹熒火卽炤密肌繼英蚅烏蠋蠓蠛蠓王蛈蝪蟓桑繭雔由樗繭棘繭欒繭蚢蕭繭翥醜鏬螽醜奮強醜捋蠭醜螸蠅醜扇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

釋魚

鯉鱣鰋鯷鱧鯇鯊鮀鮂黑鰦鰼鰌鰹大鮦小者鮵魾大鱯小者鮡鰝大鰕鯤魚子鱀是鱁鱦小魚鮥鮛鮪鯦當魱鮤鱴刀鱊鮬鱖鯞魚有力者鰴魵鰕鮅鱒魴魾鯬鯠蜎蠉蛭蟣科斗活東魁陸蜪蚅鼁蟾諸在水者黽蜌螷蚌含漿鼈三足能龜三足賁蚹蠃螔蝓蠃小者蜬螖蠌小者蟧蜃小者珧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貝居陸贆在水者蜬大者魧小者鰿玄貝貽貝餘貾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蚆博而頯蜠大而險蟦小而橢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鴃蠚螣螣蛇蟒王蛇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鯢大者謂之鰕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

釋鳥

隹其鳺鴀鶌鳩鶻鵃鳲鳩鴶鵴鷑鳩鵧鷑鴡鳩王鴡鵅鵋䳢鶅鵵軌鴗天狗鷚天鸙鵱鷜鵝鶬麋鴰[illegible]烏鸔舒鴈鵝舒鳧鶩鳽鵁鶄輿鵛[illegible]鶨鵜鴮鸅鶾天雞鷽山鵲鷣負

雀齧齒艾鶨鵙老鳸鴳桑鳸竊脂鳭鷯剖葦桃蟲鷦其雌鴱鶠鳳其雌皇鶺鴒雝渠鷽斯鵯鶋燕白脰烏鴽鴾母密肌繫英巂周燕燕鳦鴟鴞鸋鴂狂茅鴟怪鴟梟鴟鶛劉疾生哺鷇生噣雛爰居雜縣春鳸鳻鶞夏鳸竊玄秋鳸竊藍冬鳸竊黃桑鳸竊脂棘鳸竊丹行鳸唶唶宵鳸嘖嘖鵖鴔戴鵀鶭澤虞鷀鷧鷯鶉其雄鶛牝痺鸍沈鳧鴢頭鵁鵽鳩寇雉萑老鵵鶟鶦鳥狂鸏鳥皇黃鳥翠鷸鸀山烏蝙蝠服翼晨風鸇鸉白鷢寇雉泆泆鷏蟁母鷉須蠃鼯鼠夷由倉庚商庚鴩餔枝鷹鶆鳩鶼鶼比翼鵹黃楚雀鴷斲木鸄鶶鷵鸕諸雉鷺舂鉏鷂雉鷮雉鳪雉鷩雉秩秩海雉鸐山雉雗雉鵫雉雉絕有力奮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鷂南方曰𪂊東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鳥鼠同穴其鳥為鵌其鼠為鼵鸛鷒鶝鶔如鵲短尾射之銜矢射人鵲鵙醜其飛也翪鳶烏醜其飛也翔鷹隼醜其飛也翬鳧鴈醜其足蹼其踵企烏鵲醜其掌縮亢鳥嚨其粻嗉鶉子鳼鴽子鸋雉之暮子為鷚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鳥少美長醜為鶹鷅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鵙伯勞也倉庚鵹黃也

釋獸

麋牡麔牝麎其子麇其跡躔絕有力狄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跡速絕有力麉麕牡麌牝麜其子麆其跡解絕有力豜狼牡貛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兔子嬎其跡迒絕有力欣豕子豬䝐豶幺幼奏者豱豕生三豵二師一特所寢橧四豴皆白豥其跡刻絕有力貔牝豝虎竊毛謂之虦貓貘白豹甝白虎虪黑虎貀無前足鼳鼠身長須而賊秦人謂之小驢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麙貍子隸貈子貆貒子貗貔白狐其子豰麝父麕足豺狗足貙獌似貍羆如熊黃白文麢大羊麠大麃牛尾一角麐大麕旄毛狗足魋如小熊竊毛而黃猰貐類貙虎爪食人迅走狻麑如虦貓食虎豹驨如馬一角不角者騏獂如羊麢麕身牛尾一角猶如麂善登木貄脩毫貙似貍兕似牛犀似豕彙毛刺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貍狐貒貈醜其足蹯其跡内蒙頌猱狀猱蝯善援貜父善顧威夷長脊而泥麔麚短脰贙有力豦迅頭蜼卬鼻而長尾時善椉領猩猩小而好啼闕洩多狃寓屬○鼢鼠鼸鼠鼷鼠鼶鼠鼬鼠鼩鼠鼭鼠鼣鼠鼫鼠鼤鼠鼨鼠豹文鼮鼠鼳鼠鼠屬○牛曰齝羊曰齥麋鹿曰齸鳥曰嗉寓鼠曰嗛齸屬○獸

曰釁人曰撟魚曰須鳥曰狊須屬

釋畜

騊駼馬野馬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騉蹄趼善陞甗騉駼枝蹄趼善陞甗小領盜驪絕有力駥膝上皆白惟馵四骹皆白驓四蹢皆白首前足皆白騱後足皆白翑前右足白啟左白踦後右足白驤左白馵駵馬白腹騵驪馬白跨驈白州驠尾本白騴尾白駺馰顙白顛白達素縣面顙皆白惟駹回毛在膺宜乘在肘後減陽在幹茀方在背闋廣逆毛居馻騋牝驪牡玄駒褭驂牡曰騭牝曰騇駵白駁黃白騜駵馬黃脊騝驪馬黃脊騽青驪駽青驪驎驒青驪繁鬣騥驪白雜毛駂黃白雜毛駓陰白雜毛駰蒼白雜毛騅彤白雜毛騢白馬黑鬣駱白馬黑脣駩黑喙騧一目白瞯二目白魚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馬屬○摩牛犦牛犤牛犩牛犣牛犝牛犑牛角一俯一仰觭皆踊觢黑脣犉黑眥牰黑耳犚黑腹牧黑腳犈其子犢體長牬絕有力欣犌牛屬○羊牡羒牝牂夏羊牡羭牝羖角不齊觤角三觠羷羳羊黃腹未成羊羜絕有力奮羊屬○犬生三猣二師一玂未成毫狗長喙獫短喙猲獢絕有力

狣尨狗也狗屬○雞大者蜀蜀子雓未成雞僆絕有力奮雞屬○馬八尺爲駥牛七尺爲犉羊六尺爲羬彘五尺爲豟狗四尺爲獒雞三尺爲鶤六畜

戴東原曰爾雅萬七百九十一言

爾雅終　吳元恭本爾雅計經萬三千一百一十三字

孟子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

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

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

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

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

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

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

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兎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

勇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
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
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
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
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
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
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
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飮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
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
者好君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
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

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

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它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

已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

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

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公孫丑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

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

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旣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

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

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

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公孫丑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

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

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

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

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

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

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

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

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百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敍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

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間

曰命之矣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強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

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絜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

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

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

已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

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

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

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鶂鶂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

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

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離婁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

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

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

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

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

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

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

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

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敎溢乎四海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淸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淸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

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

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

手之舞之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離婁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

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

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逄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

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

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

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

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萬章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

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唯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

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

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

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

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

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

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勛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

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咸丘蒙

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

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

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

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

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

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

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

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衞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衞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衞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衞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

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萬章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淸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

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

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

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衞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衞孝公公養之仕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

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

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
之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
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
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
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
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
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告子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孟子曰子能順
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
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
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

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歟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荅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

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

生至於日至之時皆孰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

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

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

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

而已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荅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

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

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

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

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旣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魯欲使愼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愼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鄕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鄕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

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而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

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盡心句章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

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尙志曰何謂尙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

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

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盡心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問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

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

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曰禹之聲尙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

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

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

獨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

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孟子終

趙岐曰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歐陽公鄭畊老同

陳士元曰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



奉詒

伯夏弟為考入北京大學之紀念

十五年八月廿三日

李宗裕

壬申四月十八日甲申即新曆五月廿三日星期一駱鴻凱請飲于錫拉胡同玉華臺食肆酒闌乃言及門人李宗裕以肺疾亡于去年十二月追念亡兒念華沒已五易歲矣死亦以瘵此書贈者受者並歸下里盡波電謝窮經亦欲何為鐙下泫然聊記于此黃侃是日陪坐者鄭奠亦待亡兒有情者也